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第六號

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時事述評（十篇）	記者
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的	闕[illegible]
法國經濟狀況概觀（巴黎通信）	謝冠生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東京通信）	濟之
第三國際第四屆大會之經過	朱枕薪
黃梨州朱舜水乞師日本辯	梁啓超
凱末爾的生平	幼雄
埃及發掘古墓記	W生
析心學論略	湯澄波
德皇追憶錄	化魯譯
乞丐（小說）	王靖譯
好的預兆（劇本）	余芷湘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　酌酬書劵或本雜誌。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誌社收。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嵊縣錢智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二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二元	四元
郵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爲限）	二角一分	二元一角	四元二角

郵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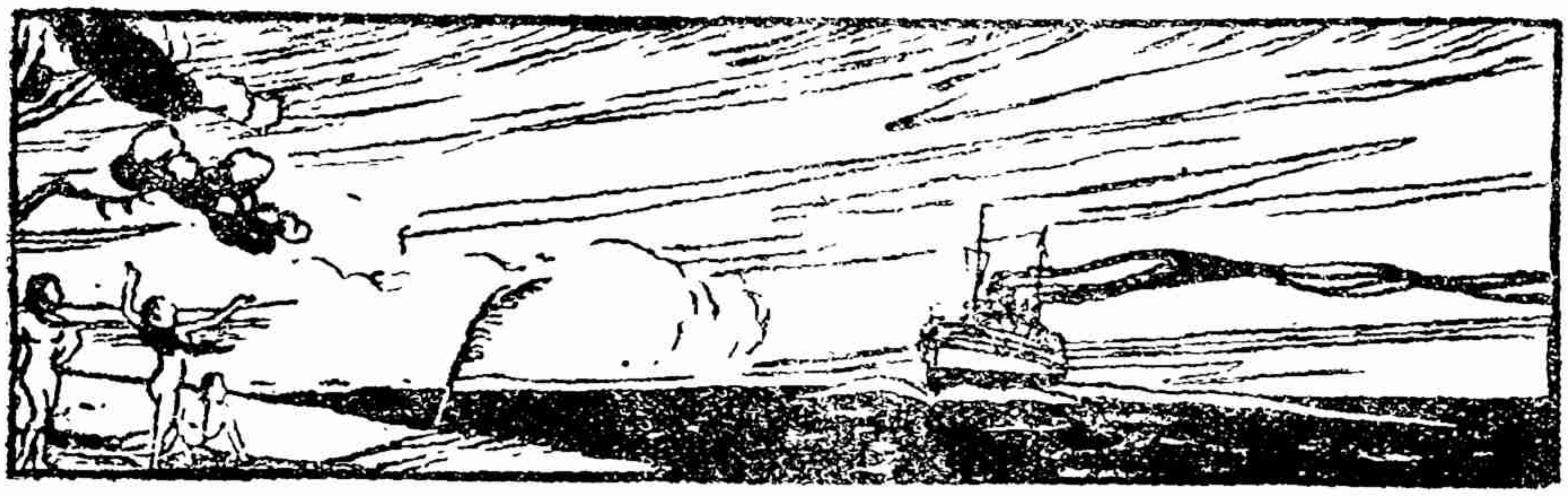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本埠	一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郵會各國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 地位	全面（方十六）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對面　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函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
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六號
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互助的文化觀……堅瓠(一)

時事述評

粵局決裂了……梓生(二)
倒閣形勢與索薪風潮……湖一(五)
鴉片公賣……樸之(九)
意大利內閣改組……化魯(一一)
埃及憲法公布……幼雄(一五)
四川方面的和平空氣……梓生(四)
私印印花票案……樸之(七)
湖南的省憲與報館……南雁(一〇)
復活後的洛桑會議……幼雄(一三)
禁酒運動……化魯(一六)
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的……閻一士(一九)
法國經濟狀況概觀(巴黎通信)……謝冠生(二六)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赤塔通信)……濟之(三六)
第三國際第四屆世界大會之經過……朱枕薪(四六)
凱末爾的生平……幼雄(五五)
黃梨州朱舜水乞師日本辯……梁啓超(六二)
埃及發掘古墓記……W生(六五)



析心學論略……湯澄波（七一）

德皇追憶錄……化魯譯（七九）

乞丐（小說）法國 Level 著……王靖譯（一〇五）

好的預兆（劇本）德國 Roderick Benedix 著……余芷湘（一〇九）

評論之評論

◆代議制的討論……（一二一）
◆金佛郎問題的又一意見……（一二四）
◆科學教育與中國……（一二八）
◆中國之買辦制……（一二九）
◆根本救濟棉荒辦法……（一三三）
◆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一三四）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三七）
◆外國之部……（一三八）

【補白】

美國西部的打獵……（二五）
牛頓（名人軼事）……（三五）
慕沙里尼的不怕死……（四五）
無國王之王國……（六一）
從羅紋看察智慧的發明……（七〇）
德國之秘密團體——C黨……（七七）
湯姆生科學大綱介紹……（七八）

【插圖】

凱末爾……（一幅）
威廉第二……（一幅）
埃及古墓的大發見……（七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六號

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互助的文化觀

堅瓠

大戰以後，忽然有許多西洋學者，恭維起中國文化來，如羅素就是最顯著的一個。這正合着梁任公先生的話：『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喊救命，要等中國人去超拔他們』了。本來文化這件東西，是爲適應人生的需要而起的；而人類的天性，對於固有的環境發生不滿，必設想一種相反的境界來矯正他。所以西洋學者的羨慕中國文化，我們儘可以說他們出於誠意中國文化的優點，我們儘可以說能補救西洋文化的破綻。但是西洋人所處是一種境界；中國人所處又是一種境界；補救西洋文化是一件事，保持固有文化又是一件事。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西洋文化的發見破綻，就關起大門，於中國文化爲獨得之祕。

我們可以舉幾個最淺近的例，來證明上述的提言：

譬如西洋的物質文明，是被一部分人所呪詛的。可是我們要提高生活狀態，是不是應該開發天然的富源，供給物質的便利？還是『囚首垢面而談詩書』，玩弄那精神文明的光景？

又如西洋的工業革命，是已經促成階級分裂的惡現象的。可是我們要安頓國內的無業階級，抵抗外來的經濟侵略，是不是應該採用大規模的工業制度？還是依着甘地的教訓，用手搖車去抵制洋布的輸入？

反過來說，如中國人的愛和平，能容忍，都是被西洋人稱爲美德的。可是我們因爲太和平了，所以祇好聽武人橫行；因爲太容忍了，所以永沒有徹底的改革。我們還是用西洋人的奮鬪精神來改造我們的環境？還是保持委心任運的舊道德來慰安我們的痛苦？

我的結論：以爲文化是可以互相補足的。我們應該認淸我們的病源，對症下藥；不應該聽了隔壁人家的醫案，就認爲自己家內早已有了祕傳的良方。

時事述評

粵局決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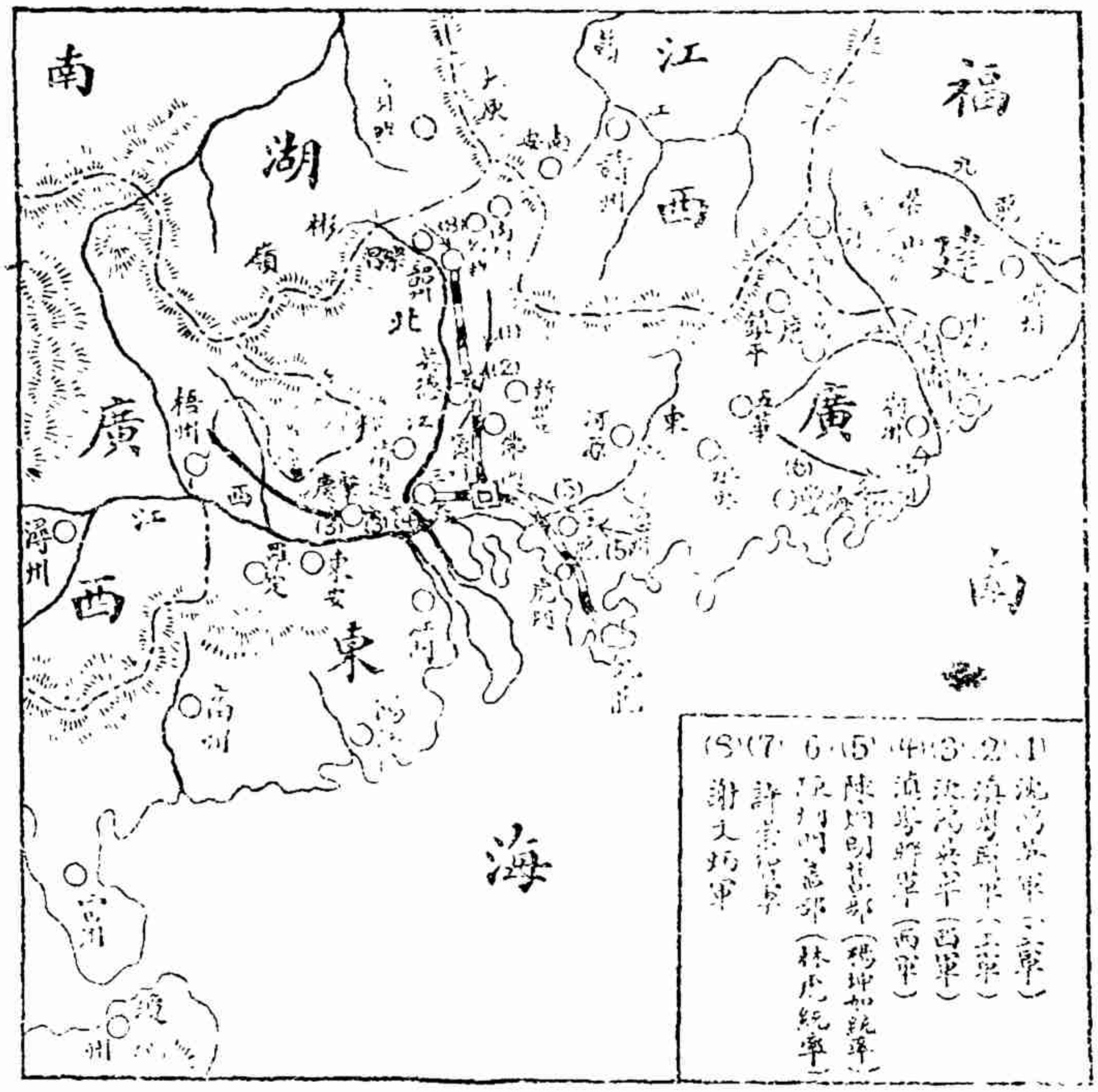
廣東方面一月二十六日江防司令部會議變故以後的種種，我們都不妨看作孫沈兩方的各自蓄勢，時局大變化的醞釀。這種不可終日的形勢，一直拖延了三個月之久，到了四月中旬時候，孫文已經把滇軍完全收服，許崇智部又得如願接防潮汕；而桂軍陳天太劉玉山也有所接洽，大有可以發動的形勢；而對方的沈鴻英則已由南雄方面得到吳佩孚的餉款軍械，又得北軍數千人的實力接濟，且鑒於滇軍的被敵收用，桂軍次第離己，也不得不急急舉事了。孫沈兩方在戰前的相迫是：沈軍由李易標出面，反對孫文賣廣東公產，甚至公然譏嘲孫文的五權憲法應加入變賣公產權而改為六權，其態度實已非常顯明；孫氏方面則由程潛以大本營名義逼沈軍即日移防西江。這種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情形，直到四月十五日沈鴻英在新街就職，發電請孫離粵，並派兵攻擊廣州滇軍，而始實行決裂。

四月十日以後，沈鴻英確實偵知滇軍楊希閔，桂軍陳天太劉玉山等的附孫離己，及孫派種種圖己的計畫，知不可稍待，乃借名移防，將軍隊集中於新街一帶，並在韶關新街等地方迭開會議，決定軍事行動的計畫；至孫派原定先行掃除潮汕惠陳炯明舊部，收買各派軍隊，使沈軍孤立，然後除之；後因滇軍報告沈將急變，遂亦調集兵隊於西江，準備截擊沈軍；於是十六日以後廣州北江及西江兩方面為相持不下的大戰了。

一，廣州及北江的戰爭：——這一方面孫沈各以主力軍相持。最初沈於十五日夜半以滇軍所收編的黃志桓舊部首先發動，向滇軍攻擊；並一面以大軍分二路猛撲滇軍，希圖以最短時間消滅滇軍勢力，佔領廣州。不料滇軍早有準備，兩軍在觀音山試

驗場(滇軍駐紮地)兩處戰爭非常猛烈,後孫文調到各路粵軍及劉玉山部相助滇軍改守爲攻向李易標駐地白雲山衝鋒,並分兵包圍沈軍石井兵工廠兩軍鬭智鬭力極力相持至十九日沈軍因白雲山兵工廠等要隘相繼失陷,遂向北江退却;於是廣州方面已成孫勝沈敗的形勢,而戰地移向北江了。

新街原爲沈軍第二防線,惟因無險可扼,因是二十日沈軍又退却,改以源潭爲第一防線,黎洞爲第二防線,韶關爲第三防線。孫軍此時已成滇粵桂聯軍,爭得軍田後,在銀盞坳與沈軍相持,連日各有勝負,二十五日沈軍由南雄調到北軍數千,利用地勢,用機關車向聯軍衝鋒,聯軍幾被衝散,退至新街附近,死傷極衆;惟次日聯軍改變軍略,卒能擊退北軍,奪取機關車多輛,仍追沈軍至銀盞坳。連日兩軍在銀盞坳軍田之間,對峙屢進屢退,各不相下,戰事重心乃移向清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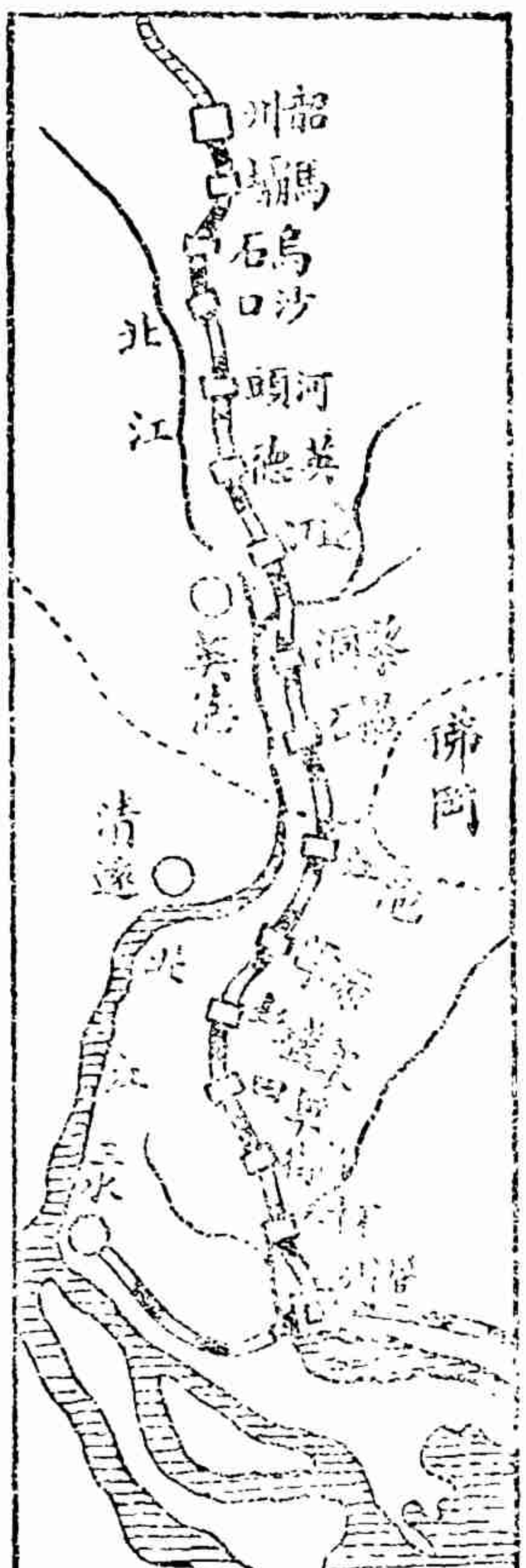
廣東戰區圖

清遠爲聯絡西北江樞紐,孫軍自廣州戰事了後,即分兵向這方面活動,圖由此進取英德,從側面截沈軍後路。二十五日滇軍向清遠攻擊,沈榮光因兵少不敵,敗退。聯軍入占清遠後,即被由銀盞坳調來大隊沈軍圍困,被俘多人,向後急退。

二,西江的戰事——這方面本是桂軍勢力,惟自陳天太投孫後,與三水滇軍聯絡,桂軍祇張希栻一旅,不得不藉廣西梧州的後路接應了。廣州開戰後,桂軍即在三水蘆苞活動,孫文則以程潛率領海陸大軍集中三水,專辦西江軍事。肇慶張希栻陳天太兩軍亦於十九日衝突。二十二日陳得滇軍助力占領該

地。惟次日陳部有一團惡陳背沈，與他部桂軍協同逐陳，肇慶再爲沈軍所有。二十五日孫派陳策周之貞等以全力爭該地，桂軍又被逐出。惟桂軍得梧州援軍後，仍包圍該城，陳周力爭，損失頗大。最近則因雙方均以淸遠一帶爲重心，這方面信息頗少。

三，東江及其他方面——沈軍由吳佩孚極力謀沈陳合作，圖利用東江陳炯明舊部，一面阻許崇智前進，一面會攻廣州。又圖以林虎攻許，以謀占領東江。但是楊坤如的獨立，現在還未有確實的證據；而林虎圖贛的矛盾消息，又接續傳來。總之，在我們這篇文章發刊以前，這方面還沒有確實的消息可供記述！（梓生）



四川方面的和平空氣

川東戰事，楊但血戰兩月，各受極大損失。惟但懋辛一方既有楊春芳倒戈於先，何光烈湯子模又態度不明，內部頗爲不穩；而楊森則因吳佩孚的竭力爭川，得有大批北軍的援助，所以重慶要地，終於在四月六日入於楊手。但軍初退永川，內江，後因被迫不得不退駐資瀘敘一帶，（參看本誌第三號四川戰事開始篇地圖）以圖與成都及滇黔援軍聯絡。但軍既經退敗，各部都因此有不願再戰的表示；而楊森也因本部傷亡過甚，精疲力盡，情願棄戰言和，在重慶發出通電，邀但懋辛石靑陽所部各派代表到重慶磋商收編辦法；至吳佩孚則因此方已得手，更電飭趙榮華監督楊森，務將川軍盡力裁去，以求一勞永逸，這是川東方面的和平形勢！

川北方面自二月底成都解圍，鄧陳敗退後，即由田頌堯劉斌劉文輝等向兩軍爲第一次的和平運動。其後劉成勳因對方不肯就範，以十萬元獎銀命前敵限日攻克鄧陳駐地，賴心輝又承熊克武意旨率軍緊迫，以致戰事再起。這時鄧陳除急向廣元退却，以圖與劉存厚及吳心田援軍聯絡外；並與各方籌定五路包圍成都辦法；計劉存厚由綿竹出彭縣攻西；吳心田由劍閣至羅山攻東北；趙榮華爲東路右翼；盧金山爲東路

左翼；楊森為東路主軍，合攻成都不料這計畫尚未實行，鄧陳忽取法鹿士元的間道襲成都，以奇兵繞出中江反攻；適其時劉斌等也因和平失望，對劉成勳決裂，乃互相聯合更會同西面的陳遐齡邊軍於三月二十七日把成都二次包圍。劉成勳此時因省軍已被截斷，成都又旦夕將下，不得已再行向敵方磋議和平辦法。兩方磋議結果，公推中立色彩最濃厚的劉文輝入成都任衞戍司令，劉成勳實行下野；並定城內劉賴軍隊均離開城外，城外攻軍亦不得入城，省城由劉文輝中立軍維持。這項磋議於四月七日實行；熊克武賴心輝兩人則因主張武力反抗不成，率部分退簡資兩地，以與重慶退出之但軍聯絡；而川中其餘的十一將領則已推鄧錫侯為聯軍總指揮，以謀聯合收束川省軍事，這是川北或川中方面的和平形勢！

川東川北都成和平的形勢，而川中將領除熊克武等一二人外，也都趨向和平，四川的和平本可很有希望了；但川戰的樞紐，近來已移重心於本省以外的軍閥，其能否和平了結也須着眼在省外。唐繼堯對川覬覦已久，近因熊克武的一招，便揮軍大進，以圖達數年來求之不得的目的；聽說滇軍數千人已駐川南納溪，黔軍劉顯潛一部也向川南進發，準備聯簡資瀘敘一帶的但賴川軍向成都重慶反攻，使川亂死灰復燃，這是四川和平前途的一個大障礙！又吳佩孚在重慶初下時，即圖移軍助袁祖銘奪回貴州，以醞釀第二局的川黔戰事；現在又鑒於滇黔助但賴反攻的危險，大運軍隊及軍需入川，以備使四川再作戰場；並聞洛陽的計畫，在大裁川軍以北軍握四川全權，逆料必遭川省將領的反動，這是四川和平前途的一個更大障礙！

目下楊森在重慶的和平運動得不到什麼結果；劉存厚鑒於前途形勢危險，也仍駐川北梓潼，不敢入成都。預料川省。不久必再見兵戎，這番川北川東的和平醞釀，我們只可把他看作一種和平空氣罷了！（梓生）

倒閣形勢與索薪風潮

四月十一日參議院通過不信任張內閣案移付衆議院徵求同意後，一時外面風聲陡緊。張紹曾表面改用硬功，故意傳播：政府將以國會通過不信任案為違反約法，因而解散國會的消息；而倒閣派表面也顯出有把握的樣子，紛紛向公府方面質問：兩院通過倒閣案咨文到達後將怎麼處置？對於張紹曾解散國會是否同意？而公府方面則雖然據傳說有維護張閣的意思，將於

倒閣咨文到達後以咨回復議爲緩和的手段，但黎元洪親對議員的話，則謂決不袒護張閣。這種形勢，大似民國六年的樣子。我們方在恐怕惡劇重演的時候，幸而張內閣暗中犧牲了許多國家的官職和金錢，用帶嚇帶買的手段，造成二十五日衆議院全院委員會退回不信任案給參議院的趨勢，雖然這委員會的決議尙須報告大會，前途吉凶難知，但政府在第一步總算已勝利了。

多難的張內閣方將議會方面的形勢用了國家的官職和金錢使他和緩下去，而不料北京城內的軍警和官吏又大起索薪風潮，即以金錢問題來逼他！

北京的索薪風潮，在從前是常常鬧的；但是自從去年董康把財政大加淸理後，羅文幹又能在無可設法中定出了辦法，所以一時很是平靜。張內閣成立後，手面非常闊大：一方既然爲了當初許願的關係，在各機關大添其冗員，使各機關原有經費不敷分配；而一方更爲了所謂『集思廣益政策』的『實惠』，把羅雀掘鼠而得來的金錢盡量的向政客方面花去。這時凡須由政府經手的經費，一切都移作曖昧不明的特別用度，甚至號稱強有力的而賴以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都是枵腹從公。聽說北京的步軍及警察，近來多於落班後去推洋車，以弄些每日的生活費，這眞可看作將來民國史上的絕好材料！

索薪風潮的第一幕，是遠在萬里的駐外各公使的聯合『罷使』。原來各使館因遠在國外，無法向政府力逼款項，所以被欠的費最多而最沒法子想。至三月中旬，各使館因枵腹從公業已有十一個月，勢難爲繼，因是全體聯合向現政府辭職；當時全國上下都以各使駐在他國，爲中華民國的體面所關，如果眞隨國內職官的『罷工』與教員的『罷教』而『罷使』起來，將使中華民國無顏見人，一致勸各使爲國復職；並一面逼政府趕籌一月使館經費速即匯去。但是各使雖不得已而復職，而政府所籌的經費卻都移用於張內閣自身應急的收買議員費上去了。

索薪風潮中最有聲有色的，是四月二十六日軍警長官圍住國務院逼財政總長劉恩源寫立筆據的一次。這事說來頗有趣味，不妨把他詳細記述一下：

『北京軍警界全體既然感受薪餉被積欠的痛苦，又風聞政府把所籌的幾萬元將移用於收買議員，於是激動公憤。四月二十六日乘國務會議的機會，由馮玉祥，王懷慶，薛之珩，聶憲藩，車慶雲，馬龍標等最高級人員會同旅團長處長等上級人

員百餘人，一面守住國務院各要路以防張劉負責人等的遁逸；一面由馮玉等向張劉陳述來意疏說軍警界窘迫狀況，要求立卽籌撥一個月經費一百三十九萬七千餘元。張劉除以不得要領的話敷衍外；並由劉說出我祇得向你們辭職的話，於是各軍人大怒由馮玉祥厲聲說：「你不用說辭職，便死在這裏又將怎麼樣？我們餉費，非要不可；若使我有用人權，像你這種財政總長早就撤換了。」張紹曾見勢頭不好，極力調解，結果由劉召財政次長到院共同出立筆據，定五月三五七三期將軍警費一百三十萬九千餘元分期照付，並由交通總長擔保，乃得了事。聽說這回軍警界原準備不得要領時將張劉到綁南苑去的；現在總算是張劉的運氣了。」

劉恩源本以自身爲軍人出身不怕軍人自豪所以敢於移用各款的，不料被馮氏打倒了虎威，於是接着參謀部次長蔣雁行也大顯身手，圍住他的住宅要罵要打，弄得劉氏無可如何。其餘像陸軍部的索薪，則部中人員幾乎將該部軍需司長王典型飽以老拳，因爲王曾移用部員薪水，去替張紹曾組織機關收買議員；國務院的索薪，則院中職員集矢於呂均，因爲呂將用國務院發薪名義籌得的幾萬元悉數移用於『護閣運動』上去了。其餘像教育部國立各校等北京國家機關，幾乎無處不鬧索薪風潮，『一閣成功萬腹枵』張紹曾雖然用『索薪便槍斃』的話去威嚇債主，其如他人不怕何？

『財政倒閣』現在已成爲倒閣惟一的政策。除上述的索薪風潮外，馮玉祥曾向公府告發劉恩源的如何得賄，如何大置私產，及劉氏左右如何已各得數十萬。據傳說這便是驅劉逐張的表示。『金錢護閣』也是張紹曾等惟一的計劃。除由劉恩源呂均王典型等各自移動公款設立機關運動議員外；並由劉恩源負責犧牲國家極大權利進行五萬萬借款三千萬墊款以哄公府及實力派。——四月二十六日閣議決定承認正金俄發債券及風傳實力派已主護閣，便是實證。

最近消息，北京軍警通函議員們說：『國家有用金錢，供豬仔浪費，已調查明悉，應將款項悉數交出，否則不輕饒一人。』因是五月二日衆議院大會已不得不將不信任案重復再交審查。我們因此可以曉得『金錢護閣』政策必失敗，而『財政倒閣』必將實現，不過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朔一）

私印印花票案

財政部自推翻內債基金的計劃失敗後，時時刻刻再想謀別的籌款方法。不過籌款總不外乎借債，而借債則非抵押不可，現在的政府羅掘俱窮，沒有什麼再可抵押了，於是遂窮極無聊想出私印印花稅票的一法。這件事的起初，係由財政部印刷局長薛大可會同庫藏司長胡仁鏡向財政總長劉恩源呈說帖，請加印一分二分印花稅票五百萬元，以作周轉抵押之用。劉接帖後乃批一『可』字，於是薛就奉命去辦，暗中作弊，私向上海大同公司及大中銀行訂結借款十三萬元，以三十五萬元的印花稅票作抵，利率在四分以上。事為印花稅處長李景銘所知，乃往檢察廳控訴薛大可胡仁鏡，同時山海關破獲私運印花票二百萬元，於是國人皆知，輿論大譁。財政部不得已乃下胡仁鏡免職令，薛大可聞風就逃往天津。財部一面再派李盛銜邱豫蘐二人前往查辦，掩人耳目。其實薛大可與胡仁鏡之敢私印是稟承劉恩源的意旨而行的，所以胡仁鏡免職後聽說有不服處分將起訴的消息。據李邱二人查辦的報告書大致謂辦理不善，手續不合等語，多含袒護的語氣。李景銘調查有確實舞弊之點八：(一)代印花處正式印刷之普通印花，四月五月印成一分票一千張，印刷局印刷課有帳，而印花票不知下落；(二)新印印花一分票有八千張，二分票有三百六十張，亦不知下落；(三)舊存印刷局之二分印花票九十一萬張中，短少一萬張，亦不知下落；(四)以白紙擅印印花一萬張；(五)以胡仁鏡個人之私函囑薛大可以七十萬印花票押借三十五萬元，薛大可遵此不合法之命令，擅以印花票三十五萬元向大同大中兩銀行抵押十三萬元，均以兩個月為滿期，而利息則逾四分以上；(六)此次印印花係薛大可胡仁鏡之條陳，並非呈文，總長批『可』字不過條陳生效而已，又批『遵章辦理』，今胡薛未遵章通知印花稅處，是擅自盜印之一證；(七)此次印印花報部係自三月三十日起開工，而印刷局帳簿實自二月二十五六即開工；(八)此次印花帳均換新帳簿，查舊帳並未用盡，何以必換新帳？聽說劉恩源現正竭力疏通李景銘，希望不要追究下去。但是各方面自曉得這個消息後都主張澈底查究，非達到水落石出的目的不止。近日復有衆議員沙彥楷等提出質問，而各軍閥紛紛致電政府索取印花稅票的總數，達一千八百萬以上。於是劉乃下令薛大可免職，任吳景濂黨的議員孫鍾為印刷局長，以為緩兵之計。而薛大可自逃津免職後，尚不服處分，近且呈請府院派大員查辦。他的理由是：(一)增印印花係經總長批准，曾經備案，不能視為盜印；(二)抵押印花係得庫

藏司長許可，並非擅自締結合同。現在府院派趙椿年查辦這件事，將來結果如何，尙不可知。我們對於這件事覺得印刷局長薛大可與庫藏司長胡仁鏡有三個最顯著的違法與舞弊之點：

(一)胡薛等所上增印印花的說帖是一種建議性質，總長批『可，』不過認這種條陳尙可採用而已；按總部的公事程序，庫藏司須據總長批『可』的說帖，移交印花稅主管機關的印花稅處，再由印花稅處請示，擬發部令，印刷局須奉到本部部令，然後加印，方爲合法。這次庫藏司長始終並未移交印花稅處，而印刷局亦僅函報庫藏司備案，卽行開工加印，雙方都是違法。

(二)印花稅票無號碼，又無存根，印成後就和現銀一樣，所以部章規定於開印的時候，必須通知部派常川駐局的檢查員會同檢查，以昭愼重。這次印刷局加印印花票的時候，並未通知檢查員，其舞弊顯而易見。

(三)印刷局不過是一個承印印花稅票的機關，並沒有抵押印花稅票的權力，而該局這次竟私與大同公司及大中銀行訂立借款，抵押印票，舞弊違法，均造其極。

其餘不易見的舞弊及違法的地方，尙不知有多少，所以我們希望本案應當有澈底的解決，對於這班舞弊的人應當有相當的懲戒。但恐怕這不足以望之於今日的政府吧！(楳之)

鴉片公賣

財政部近來的籌款方法，如打破內債基金，發行有獎庫券，增印印花稅票等等，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最近鴉片公賣的計劃，尤爲荒謬狂妄。查這個計劃，從前財政部曾預備實行的，後以國人反對，外人責難，未能成爲事實。不料現在死灰復燃，有個名丸尾千代郎的日本人，向我國財政當局建議，將財政部以前所擬的鴉片公賣局改名爲檢查違禁藥品事務所，實行變相的公賣。據他的條陳，謂禁止是消極的，容易引起反動；專賣是積極的，可以收逐漸減少的功效。並且中國每年由外洋祕運進口的鴉片總額有一萬萬餘元，其餘關於秘密買賣吸煙等項的總額有三萬萬元，若採了專賣的制度，那麼可以將這項收入抵押大借款，日本願先墊一千萬云云。日在山窮水盡之境的財政當局接到了這個條陳，奉爲獨一無二的理財名策，預備閣議祕密通過，立卽實行。不料被國會方面探得這個消息，衆議員王文璞等提出質問，同時人民方面如上海萬國拒土會，商界聯合會等也都發

電反對，使團方面有英公使向我國政府提出聲明，大致謂中國政府爲籌款而實行鴉片公賣大足妨害國家之信義，苟破棄現在禁止之政策，則難免自列於國際行動之外云云。而日本使館忽然也隨卽發出聲明，謂日本政府對於丸尾千代郎的身分履歷概不明瞭，對於他的計劃並無與以援助之意；卽使中國政府承受他的建議，日本政府亦不欲參加借款云云。政府曉得這個計劃不會成功了，乃否認鴉片官賣之說，財政總長劉恩源且謂並未收到日人的說帖，眞可謂狡猾極了。現在以大勢觀之，大約這個計劃一時尙不能成爲事實；不過政府處於這羅掘俱窮的財政現狀之下，將來或者竟會有倒行逆施的一日也未可知呢！

我們以爲這個計劃而如果實行，則對外的結果爲破壞條約，違背國際信義，將引起極重大交涉；對內的結果則鴉片公賣之後，同時私運依然進口，將淪四萬萬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域。我希望政府當局不要飲鴆止渴嘗試這種亡國滅種的計劃！（樸之）

湖南的省憲與報館

幾個月來國內時事可以供我們評述的，祇有些梟犬爭肉的政爭，羣盜火併的內戰，由窮而濫的財政：這些「單調的繁雜」的事情，實在把我們的腦困得不堪了。現在這湖南省當局藉省憲而封禁報館的一回事，雖然同上面所說的幾種同是國家的壞現象，但是好在他們能够別開生面；所以很能鼓動我們評述者的興趣，但不知熱心注意時事的讀者覺得怎樣？

這事的起因是四月十一日湖南省議會開會，議員黃孟祥動議指出省城出版的大公報本日時評欄有破壞省憲（？）的文字，李況松陳小元兩議員都認定非從嚴根究不可，於是主席便朗誦這所謂破壞省憲的時評道：

「北京的省憲同志會開會的那一天，褚輔成君公然把湘憲端了出來，恭維幾句。在我看來，褚君到底是外省人，不曉得湘省的眞相，所以敢於恭維；褚君對於省憲到底是外行，所以敢於胡亂恭維；若記者住在這裏許久，莫說是恭維，就是提及他，也要腦殼痛了！省憲對於人民的成績，只加進幾層痛苦；對於政府的成績只造就一百多個金錢購買的議員，和幾個金錢購買的司廳院長等而已。褚君又說道，「省憲成績不良，決不是他本身的罪過，我們不可因噎廢食。」這話本是不錯的；但我們不怪省憲，難道怪人民嗎？人民怪不上，由省憲所產生的議員和司廳院長等也怪不上，追根究

竟，就不能不怪那想藉着省憲以圖自利的了!」

這篇文字在我們局外人看來，只覺說得沈痛，而指不出他對於省憲有什麼的惡意；但是在那日的湖南省議會中，却引起了不少的『蹧踏省憲』，『野心家破壞省憲先製造輿論』等等的議論；甚至該報經理而兼議員的朱矯在議場的發言也被一衆議員跌脚禁止；於是從省議會的表決咨行政府懲辦，引起內務司長吳景鴻的函致警廳勒令該報停版；更由此以引起大公報社的向法庭呈控內務司違法，以及湖南省內外各公團的不平，而『省憲』與『輿論』的兩個名詞便相連着哄動全國了。

湖南省內務司既一面函致警廳勒令大公報停刊；一面又向法庭提起公訴，想藉這個題目極力見好議會；而大公報自被勒令停刊後，則一改起初商懇從輕懲罰的態度，也一面對內務司提出抗議並通電全國，一面在法庭提出行政訴訟要求：（一）請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先行停止被告吳景鴻勒令停刊之原處分之執行；（二）請依同法第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取銷原處分；（三）請依同法第三十條及刑律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將該被告移交初級檢察廳提起公訴；（四）請依同法第三十條之規定，附帶判令該被告賠償大公報因停版所生之實際損失。湖南省十二公團以及旅外各團體也都因此攻擊內務司長破壞省憲蹂躪民權，而此事原動的省議會反而得以逍遙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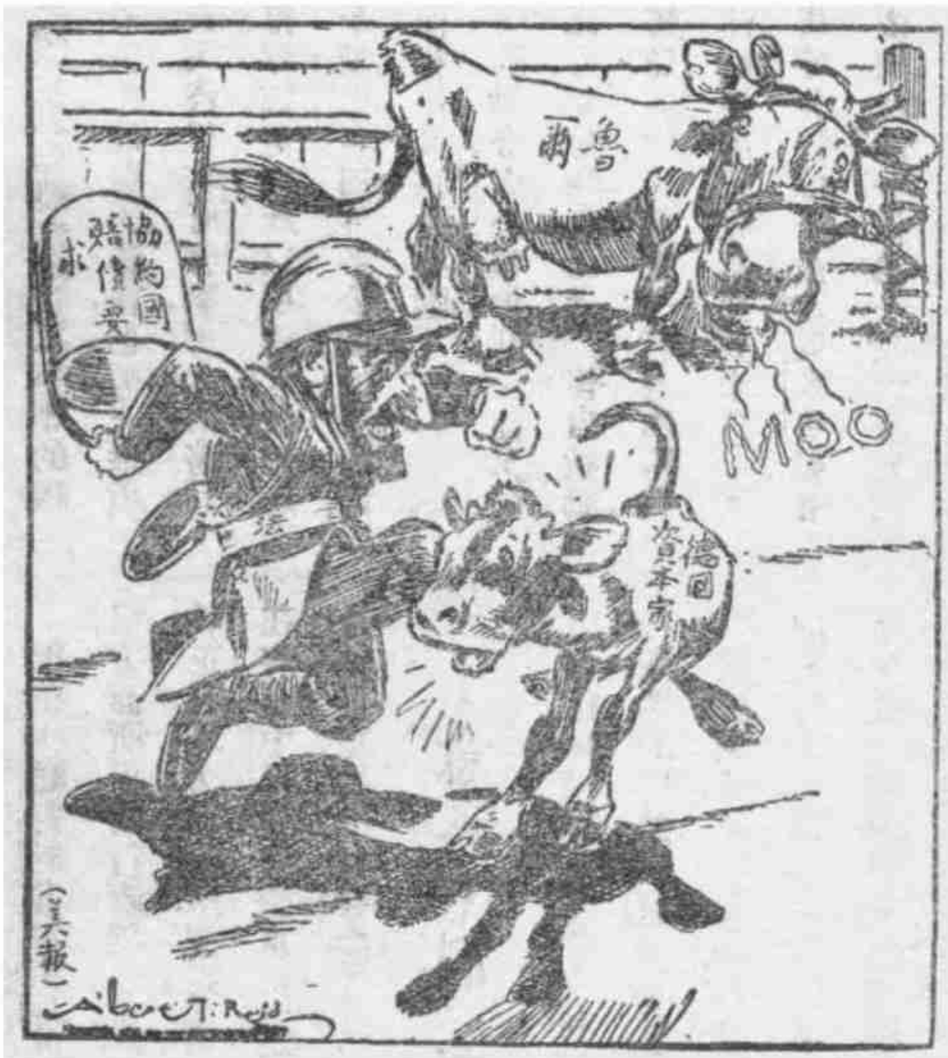
現在法庭對於省當局所提的公訴，已爲不成立的宣告；大公報方面所提的行政訴訟，也暫時擱置不辦；又值湖南省政治人物正在別方面有所運動，所以這案子暫時不爲人所注意。但是在將來中國各省制憲自治的歷史上，我敢斷定這一件事一定是一個重要的材料!（南雁）

意大利內閣改組

自從棒喝團掌握意大利政權後，現政府便以武力爲後盾，實行極端的反動政治，取締社會主義運動，厲行反社會政策，廢除取締房屋賃金增加法，及其他不利於資本家之法案，延長軍役期限爲十八個月。此外又逮捕社會黨員，封禁共產黨機關報紙。今年五一節政府嚴禁工廠休業及工人示威運動，羅馬工人自五十年來，逢五一節都有盛大的祝典；但到了今年却被完全禁絕，這可見政府禁遏紅色化的雷厲風行了。但是這種恐怖政策，採行的結果到底是怎樣呢?

據贊成棒喝主義的一方面說來，慕沙里尼秉政後，意國已一變從前社會黨專政時的紛擾狀態，而造成統一和平，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清明氣象。在首相的鐵腕下內閣改造也漸有希望。但是在反對的方面說來，現在意大利已成爲世界最黑暗的地方，棒喝團團員到處橫行，任意虜殺平民，賦稅激增，生活昂貴，人民不得安寧。像這樣的情形，其勢非激成社會革命不止。

但我們且看：慕沙里尼究竟用了怎樣的手段維持他的高壓政治呢？在最近慕沙里尼內閣的本身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次的變化於棒喝團專政的前途影響頗大，這是很可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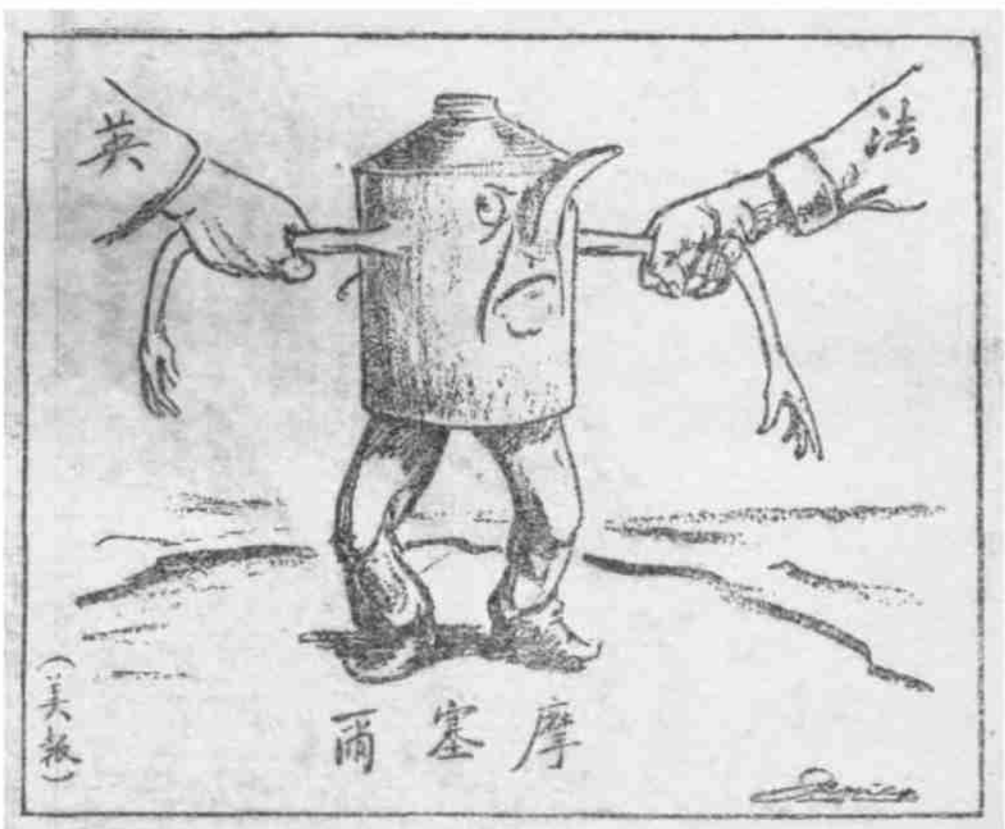


汲牛乳的主人來了，小牛不能再喫乳了。

當去冬棒喝團組閣時，曾得天主教人民黨的後援。人民黨是意國議會中的多數黨，一方面以羅馬教皇及全國教會爲後盾，一方面又以全國農民爲其羽翼，在意國政局上向來便佔有極大的勢力。當去年以前，社會黨大施淫威，國內到處發生罷工風潮，工人實行佔領工廠，共產主義革命幾已實現。那時保守派的人民黨因爲孤立無援，所以不得不與棒喝團攜手，以推翻左翼的革命運動。後來棒喝團政變果然告成，於是人民黨也被邀請在慕沙里尼內閣中佔了四席的閣員的位置。

但是主張獨斷一切威焰煊赫的黑衫黨，究竟不能和平和的戰將的天主教黨攪在一塊兒。所以到了四月初，首相慕沙里尼宣言主張廢除比例選舉制

時，人民黨便表示反對廢除比例選舉制的原因，是因爲此種制度在選舉時必不利於棒喝團但要是比例選舉制廢除後人民黨在國會中的席次也必大爲減少。這自然是人民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四月十五日人民黨大會決議保持本黨自由行動的權利，如比例選舉法廢止則人民黨應該不再援助棒喝團。大會決議後，首相慕沙里尼便召集人民黨四閣員，請其說明理由經說明後首相認爲不能滿足。於是人民黨勞動大臣咯伏松以及外交司法工務三部次官同時提出辭職，起初首相還保留着准否的取決權。延至二十四日始准許四閣員辭職。另簡棒喝團黨員繼任。於是慕沙里尼政府遂變成純粹的棒喝團政府，而與人民黨員完全斷絕關係。



英法朋分石油礦

慕沙里尼的目的在使棒喝團獨斷朝政，不容他種政黨參加其間。便是因此和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數的人民黨決絕亦有所不恤。據慕沙里尼的一派人宣稱，人民黨如果不從首相的主張，不但罷免閣員，還要把全國人民黨出身的市參事員一律罷免，這可見棒喝團的辣手了。但是人民黨爲意大利著名僧侶施福柴(Sto-rzo)所組織，施福柴爲意國第一流的機謀家，有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及農民工人做他的後援，安見將來不和被禁壓的社會黨攜手以推翻慕沙里尼的獨斷政治。所以沒有人民黨的援助現內閣能否維持，從這可以試出棒喝團的實力了。(化魯)

復活後的洛桑會議

自三月三十一日協約國發送了一道公文給土耳其，建議恢復洛桑會議以後，土耳其政府於三月八日由外交代表伊斯美署名答覆承諾，並擬定會議日期爲四月二十三日，於是已死去了五十日的洛桑會議便在那一天復活了。

洛桑會議雖得再開，而各國對於會議的態度已沒有前一次那樣興奮。參加國家除俄國因爲容他參加的海峽問題早經解決，不被邀請外，其餘十國即英法意日美土希比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雖都到齊，可是代表人數已比前大減，所派代表又都不是第一流人物。英國寇仁不到，換了駐君士坦丁堡的英國高等委員倫婆特(Horace Rumbold)，法代表換了貝爾將軍，日本林權助在會議時不出席，單等平和條約成立後前去簽字；惟有美國這次雖仍取半參加的態度，他的代表却派了一個比季爾特更熟悉近東事務的克利字，所以土代表伊斯美除對美代表滿意外，對於其餘各國很有憤言，說各國不派遣第一流代表，可見協約國實無議和誠意云云。至於會議形式則未嘗變更，仍分土地司法財政經濟三委員會討論。



近東問題的列強態度

會議開始後，尚無多日，故各種問題都不曾議有結果，現在僅就開會後一星期中所討論情形，結束如左：

一、關於和約中經濟條款，由土國表示好意，可算解決；

二、關於司法問題協約國仍主張組織混合公斷法庭，土國則欲以尋常法庭代用，現由法代表貝爾建議移交司法專家審査。

三、土國要求撤銷土境客郵；又不允遵守關於軍械貿易及擴張天空航行之公約；

四、關稅契約及海電保護等事，亦經議及。

這些議題都不過前次會議之續，他們的爭端我們也看慣了，然則這次會議我們似乎不必注意了。但是不然，這次洛桑會議儘有好戲留在後面，給我們看呢。所謂好戲就是乞斯德讓與權一案。

乞斯德讓與權的內容，已在前期時事述評石油戰爭篇中詳細述過。其中最重要的爲安那多里亞鐵路二千哩的建設權，及摩塞爾石油鑛的開發權，一併由土國讓與美國。法國以其與法土條約衝突，已向土國提出抗議；英國以其妨害在美索波達迷亞的利權，更對土國深抱不滿；美國既得土國讓與，豈肯再行放手，不加擁護，土國正欲牽扯美國加入近東旋渦，也斷不肯翻悔取銷。所以自從乞斯德讓與權案發生以後，各國對土的態度已大大變更。因此在洛桑會議中，素來支持土國反抗英國的法國，這回倒反要幫着英國壓迫土國；一面卻有美國出來代替法國的位置，幫着土國反抗英法了。現在土國極力設法，想使此案不提出會議；但將來爲了這重大事件，總不免要起爭執罷。

(幼雄)



凱末爾——土耳其之新先知

埃及憲法公布

埃及自去年三月十五日脫離英國保護，在名義上宣布獨立以後，無論內政外交，無不竭力整頓。故新政府成立後，即行設置立法評議委員會，以魯希遠 (Rushdi Pasha) 爲委員長，令擬憲法及選舉法草案。在今年初本已告成；但因爲新憲法上規定適用地點，連蘇丹在內，並且埃及王兼有蘇丹王之稱號，以致大受英國反對，不能宣布。納雪姆內閣因於三月九日辭職。繼任之衣細亞，知不得英國同意，新憲法無從實施，乃與英國往

覆交涉，到了最近才議有結果，埃及允許新憲法僅適用於埃及王國；同時英國也承認埃及在蘇丹的特殊地位。至於國王稱號，且待埃及政府與蘇丹會長間協定了蘇丹的地位以後再爲決定。因了此種諒解，埃及國王才將新憲法批准發布。該憲法內容分七章七十條，重要者如下：

一、埃及爲立憲君主政體，以摩哈默德教爲國教，以阿拉伯語爲國語，首都設在開羅。

二、實施義務教育。

三、國王經國會之協贊以立法，惟課稅及加稅，僅國王及下院有其權能。

四、王位由摩哈默德埃利家繼承之。

五、惟埃及臣民得爲大臣。大臣不得兼任私立會社之職務。

六、國會爲二院制，上院議員，由每十八萬人民選出一人，下院議員五分之二由國王選用，餘由每六萬人民選出一人。

七、非據法律不得課稅，豫算案須在豫算年度開始前三個月提出下院。

八、本法僅適用於埃及王國，但埃及在蘇丹所有權利，不生變化。

九、因條約及習慣而得之外國既得權，不因本法實施，發生影響。

十、本法在國會召集時發生効力。

十一、國王有宣戰媾和及締約之權能，但均須經議會之同意。

查埃及自獨立以來，民主派和保皇黨間，不絕的互相侵軋，此次憲法公布，竟推倒專制政治，代以民主政治，使埃及國民全體獲得參政權，已可說民主黨占了最後的勝利。但埃及國民黨，却還以爲未足，發表宣言指斥『新憲法不尊重國民權利，開了外人干涉的門戶，故不能代表眞正民意；新憲法又不曾明白規定埃及在蘇丹的地位，不曾規定埃及王即蘇丹國王；也不曾規定國民個人的自由，連集會言論自由都不曾規定，所以新憲法實行以後的埃及，反要比宣布獨立以前更加不能自由了』。可見國民黨的宗旨，還想統一埃及，完全改用共和制度呢。(幼雄)

禁酒運動

大戰爭對於各國社會生活所獲得的最好的結果，就要算是禁酒運動了。美國自從實行禁酒以後，雖然只收得了百分之一的效果——據聯邦禁酒委員的報告——但是據最近統計，犯

罪已大為減少，國民生活上所獲得的利益，也不為細小。在歐洲方面俄羅斯芬蘭等國革命後都已禁絕酒類，獲得顯著的效果。此外各國也都接踵繼起，酒類的禁絕在現在幾成為全世界一般的趨勢。

比利時因為受了美國的影響，禁酒事業極為活動。而比王便是運動的先鋒，最近全國社會衞生同盟為禁酒開會時，比王會親自發表演說。目前大衆的趨向在使新定的禁酒法能見諸實行。此法規規定凡酒館內販賣酒類，一律禁止，此外對於酒精的運輸製造加以嚴格的限制。此法律採用的結果，據前司法總長范達威爾特（Vandervelde）宣稱：戰前比國共有酒館二十五萬所，現已減至十四萬一千所。酒精消耗量數一九一三年減至一半有奇。一九二一年酒館停歇的共有數千所，因犯禁酒律被罰的二千二百十三人。……法律施行後，犯罪及酒狂大為減少。要是能再進一步，全國禁絕酒類，所得的利益還要更多些哩。

奧國戰後民生凋敝，無論貧富，生活都不安定。因此都任情縱酒，想在鞠擘中追求快樂。酒精消費量為之激增。維也納醉漢和犯罪者幾乎時被拘獲。因此戰前的飲酒團體，婦女協會，教會同盟，醫生及勞動者組合都聯合起來，從事禁酒運動，到處鼓吹。去夏奧國會已通過一法案禁止將含有酒精的飲料售與十六歲以下的幼童。在社會方面近來各處廣設公共食堂，在此食堂內不供給酒類。教育當局通令各校教員向學生演講酒的罪惡。大總統漢尼許（Mic-



仰之彌高"——日本之物價

hael Hainisch）以及其他要人不但表同情於禁酒運動，而且從自身做起，在宴會裏屏絕一切酒類。

法國是歐洲最大的產酒國，酒業商人在政治上具有極大勢力，但是近來禁酒運動卻也已在醞釀中。法國衛生協會的會長圭瑞德博士（Dr. Louis Queyrat）最近著一論文說：『法國是受酒精中毒最烈的國家，法人因飲酒犯肺結核而死的人數，佔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最苦的是政府不注意於國民衛生事務。例如法國患徽毒的人最多，但人民雖竭力設法減少徽毒，而政府則不但不幫忙，反去妨礙他們。』

但是近來政府已略有覺悟，新設衛生局，以卜萊頓（T. L. Breton）為總辦，以從事於禁酒立法。舊有的全國禁酒同盟也在全國擴張運動，聯絡勞動團體及教育界共同進行，雖然極端全國一律禁絕的法案一時未至成立，但是政府人民對於限止酒精消耗，卻已有一致的決心了。

資本家跋扈之德國



一個德皇去了，換來了三個德皇來。

從上述的情形看來，歐美政府雖然未能祛除野心，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禍，但對於增進公衆福利的社會政策，卻還能雷厲風行。各國的酒類要是一律禁絕，卻也未始不是人類的一樁大功德。但是一方面在國內我們卻又天天聽得『重開烟禁』『鴉片公賣』的聲浪，難道國民受鴉片毒害還不彀嗎？兩下比較起來，我們幾乎要疑惑我們自己和歐美人處在兩個地球呢。（化魯）

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的

閻一士

『解題』自改革以來，國內先有人主張聯邦，其後鼓吹自治，同時就有聯省一詞出現；最後，竟把這兩個名詞無意中拼成一個，叫『聯省自治。』其實，既說聯省，省已成邦的模樣，自治是不須說的，可見以『自治』綴連於『聯省』下面，等於重複。并且，避『邦』字而言『聯省』，取實捨名，本屬巧妙；但是，於標題目固便，於行文每每不便。所以近來以『聯省自治』爲題目者，文內仍不免拿聯邦與聯省并用，倒是弄巧反拙。我以爲凡屬於學理討論範圍，術語須定於一，使人易於了解。因此，我仍呼集邦而成的爲『聯邦國。』至於有種國家，非聯邦也非集權，不過由中央分些自治權於地方，省州或縣，這種國家，在西文已無相當名詞，即如法文之Decentralisation 英文之 Self-government 與德文之 Selbstverwaltung，一望而知其專爲地方自治的符號，不能拿來作這種國家分類之概括語。單就法文，固可寫作 Etat unitaire decentraliré，但是法國學者極少應用這樣的名詞，所以我權且譯爲『分治國』。

距今兩年前，我見到國內聯邦的聲浪很高，又覺得聯邦與分治本沒大區別，就不暇在名詞上吹求；也隨聲附和：好，聯邦就聯邦，但是有個條件：『請先制定聯邦憲法及成立聯邦政府』。(註一)我那時所持的理由是根據事實的，是差不多人人想得到的。正惟其如是，我至今還深信不疑，特撮其重要幾條如下：

(一)由邦聯而後成聯邦，自然邦憲在先，國憲在後；於今由單一改聯邦，當然先制國憲，不必坐候邦憲成就以後纔着手。

(二)沒說等各省組織成功是俟河之淸，縱然他們都定期告成，而聯邦憲法在後，勢必使各省剛剛脫稿的憲法，就要修改。先成國憲，自無此弊。

(三)任憑各省自由組織，其中必有應有不應，聯邦也會因此不能成立。如其先成就聯邦憲法及政府，各省就要一律辦理，不致於或動或不動。

(四)尤其是本國人才太缺乏，儘數收羅來以組織國憲

與國政府，尚恐不彀，那能彀各省同時有這項人才創此大業。（註二）先成國憲使有標準，比較上可救人才缺乏之苦。

雖然我當時那樣叫喊，很奇怪！聲氣太小了嗎？幾乎無人響應。任憑怎樣，往事多提，非本題所許，或者別爲文發表。今單從學理的，與實際的，以研究聯邦及分治。

近世談聯邦學者，常自己設問：邦員與分治區域（省州或縣）有何區別呢？問題雖僅一個，答案就花樣歧出；有以目的（But）爲區別者，有以本負權能（Droit propre）爲區別者，有以無上權或權能確定（Souveraineté ou Droit limité）爲區別者。現在略取各家學說，剖晰施論於後：

以目的爲區別者　代表此派，爲德國羅生（Rosin）卜利（Brie）兩君。羅生君以爲邦員和自治省之差異，視乎雙方目的之範圍而定。邦員是國家目的，自治省是地方目的。（註三）他的意思是說：以國家利益爲目的謂之邦，以地方利益爲目的謂之自治省。此說純然以假定名稱，估眞實價格，答如未答。須知此處所設邦員，與泛指的國家不同，聯邦顯然不只一邦，任何邦員其利益目的仍限於他的領域，不管別的邦員，猶之乎任何自治省不能管到別的省。於今硬以國家與地方爲分別，實屬不對，卜利君知此說廣泛不切，取羅生君那目的說而略變其語氣，他說：邦有普遍目的（But universaire），否則是自治省。（註四）這個說法，其些須的異點，是按下一方不提，骨子裏與羅生君所主張，完全一致。不過這個學說早被多數學者拋棄，我可不必費詞。

以本負權能爲區別者　此派極佔勢力，其代表爲德國賴榜（Laband）耶利納克（Jellineck）和法國馬耳比格（Carré de Malberg）三君。賴榜君說：『邦員以國家資格，具大多數權力。這權力，非由中央給與，亦非中央借他們的機關行使他的意志，實是他們自有的。單單這一點，就可證邦員與自治省的不同處，……因爲自治省的權力是中央規定的，至於邦員存在居中央之先，他們的權力就不須這個給與了，』（註五）他是根於歷史立論，事跡俱在，可以使人信從。所以耶利納克君有同樣的意思，但是這位的話柄改變；他以爲認識邦員與自治省，在乎自在機能（Au organisation）之有無，就說道：『唯獨邦員有自己的法律，以自行組織的能力；論到自治省，就無這種權操，他的組織令，常依中央的法令而定。』耶利納克君又賡續別出新穎，以自有意志，及外來意志，判別邦員和自治省；他說：『個人或下級區域（Sujet ou Collectivité inférieure）之行動，常受國家意志

之驅遣，因此這意志是外來的；反面看，邦員之行動，由他們的自由意志而發生，這意志却是自有的。』（註六）法國學者馬耳比格君，推此說極爲扼要，大表同情，就說：『邦員與下級區域（卽指自治省或州縣）之劃分，不基於分權問題或權限廣狹，專基於彼此行使權柄的根由；耶利納克君此說，在今日可謂逼近眞確。』（註七）

我們平心論事，這一派的分別法，不能不認他們有中肯處，若細加審查，便窺出其中破綻。就是過信歷史，不顧其餘，而所據又僅一部份歷史，不能含蓋一切。其初，凡論某項權能，宜着重他的本身是怎樣，不必深究他的來歷是怎樣。專重來歷，是純然歷史家所有事；考究本身，乃實際家（Positiviste）的本分。譬如一人有兩項財產，其一是來自贈與，其他是來自工作。此人或自己享受牠（註八）或出售牠，再或牠被盜，在家裏，入市場，以及經過法庭，兩件東西是一樣的結果，來歷說沒有特別中用處。可見偏重歷史，不算上乘。其次，若專看北亞美利加，瑞士及德意志三個聯邦，成就之歷史，大概可說賴榜諸君有理由；但是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等，都由單一而成聯邦，最近奧大利聯邦亦然。合成這等聯邦那些邦員，用歷史說的『本負權能』都通不過去（註九）可見歷史說只有一部份是眞的。再次，說單一國之自治省區的權能，統統由中央給與，這話也不能成爲斷定的（Dogmatique）。我於此點得了一位驍將，卽是著名國法學者狄宜君。他曾說道：稱單一國之自治區域都是讓與權能（Droit concédé）實不合式。卽如法蘭西一七八九年以前，有許多市鎮（Commune）已操得自有權能，非王室讓與，這種權能，經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四號的法律第四九條承認，名爲市鎮的本負權能（Fonctions propres du pouvoir Communicipal）。轉面看，稱凡邦員都具本負權能，決不由讓與，也不恰當。卽如一八九一年，巴西以單一成聯邦，可以說那些邦員有本負權能嗎？抑或那些的權能是中央讓與呢？一九二〇年奧大利共和也具聯邦性質，可說這聯邦底下那邦員，老早自有一切本負權能嗎？』（註十）狄宜君這陣短兵相接的巷戰，已足使賴榜諸君的壁壘全破，不必多說。至於耶利納克君的『外來意志』說，視個人自由及地方自治的實際迴不存在；瑞士包耳君（Borel）有兩句笑話反問他，說道：『世人娶個妻室，或買座房子，也是外來意志所驅使麼？』（註十一）

以無上權爲區別者　是法國陸菲耳君（Le Fur）。他於指駁羅生賴榜諸君的主張以後，就接連說：『僅僅一個條件可以

區別邦員與自治省區，就是邦員能參預聯邦國之成立與無上權之本體。幸而有此，所以邦員不同省州與縣，——設邦員與自治省相同，是完全錯誤。因爲邦員不但像自治省，在他的區域內，與中央分佔無上權之行使，此外他還能夠以邦員之資格參加無上權之本體，及聯邦國完整意志之成立。這無上權之本體，即聯邦中的最高機關，各邦員都在其中佔一份。即此一端，就知道邦員與自治省的根本差異了』(註十二) 陸菲耳君本是持聯邦論中極有名的人物，他這一段論調，我却不表同情。今且不問無上權是否有可分性，或是否爲國家成立的要素，姑照他所說用分晰，他已經承認自治省與邦員皆能參預無上權之行使，轉不承認自治省參加無上權之本體『最高機關』，却不可解。因爲，聯邦國之最高機關，爲各邦員得加入的，必是指各邦代表合成那聯邦議會；試問單一國之中央就不應有國會，縱有國會，其中都不是各自治省區所選送的代表嗎？如其同有國會，同有代表，陸菲耳君所指異點在何處呢？

以立法權爲區別者　爲法國阿列五(Hauriou)與波里耶(Polier)馬朗氏(Marans)諸君。阿列五君說：『察明分治與聯邦之差異，在乎單一國是法律一致，即謂有齊一的權柄及立法機關；聯邦國則法律歧出，這個意思，即是說有些次等立法權在一個公共立法權底下。』(註十三) 固然窺地方權之大小，不在行政司法兩方面去找尋，而一眼覷定於立法，本屬至當。如法國各州長(Prefet)的權很大，不能因此於地方分治增了色，因爲他們是中央委任的行政官；德意志的司法權，無異單一國之司法組織，也不能因此說各邦員丟了臉，因爲司法是消極的職權(Pouvoir passif)，而且法官有保障法，不能隨意去取的。但是靠法律一致不一致作試金石，以鑒別分治與聯邦，就寬泛極了。即如方纔說這德意志，各邦中之重要法典：刑法，民法，一切等等皆由中央編定，頒行全國，已足見法律歧出之說，在聯邦國已不盡然。至於法律一致，不獨分治國爲然，集權國尤其然。阿列五君的說法可謂文不對題。至於波利耶馬朗氏兩君，他們以爲認識一個地方是否有國家資格，全視乎立法權之有無，這個純是另一問題，也就不煩引他們的話了。

以法定權能爲區別者　這一派的贊同者，可以說比比皆是；其中的代表就指不勝指。即如前面所說的那四派，雖然不曾拿『法定權能』作區別法子，他們一談到自治省州或縣，總以爲這些自治區域的權能，予奪全在中央。那麼，我單找一兩位曾將法

定權能爲區別的作代表，卽是米書(Michoud)狄宜(Duguit)兩君，他們大概說邦員與自治省區之差異，存乎自治省區所屬之中央政府爲無限權能，邦員所屬之聯邦政府是有限權能，前者因中央之無限權，他就不能自由規定他的權限，而且已得之自治權可以復失；後者因中央之權受憲法限制，他却能獨立規定他的內部組織，尤其是享用之權當常穩固。（註十四）

以上所敍各派，惟最後這一派頂使人信服；狄宜君是國法學的革新家，也那樣措詞，就可證明。我要徹底窺尋，究竟這一派有無神祕，能使人長迷不醒。相信邦員的權能是明確的，穩定的，他們的主腦總在聯邦憲法。單一國修改憲法已是難，聯邦國修改憲法尤其難，這話固是對的，然而單一國中之自治省區的權能，雖是少規定在憲法裏面，總不能說是偶然在途中檢的；無論如何，定有一個通常法令給與自治權，這話也總算不錯。那麼，就歸結到憲法與通常法令立論。從一方面看，憲法不易修改，方纔說過；但是，不易改與不能改有別。考美利堅瑞士德意志（因爲論點對聯邦而發，故特舉這三個著名聯邦國。）等聯邦憲法，都有修改明文，（註十五）就是能改的證據。又考這三國中，除德意志遭大變故，新憲法完全把舊憲法拋棄，爲當然改正外，美瑞的憲法，都已修改十餘條，（註十六）不復是當年原來面目。據此看來，不但聯邦憲法是能改的，並且已經實行改了。從轉面看，通常法令每不如憲法修改之難，立法家要改就改。本月十六號（一九二三年三月）法國衆議院因政府提案請維持現有議員，全院因一九一九年之通過減少議員額數，不便食言，像很難拒絕政府的請求。巴耳特賴米君(Barthelemy)本是有名的公法學者，他立刻說道：『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二號之法律是命令式的嗎？從什麼時候，一個法律能永久不可搖動？』（註十七）這兩句話，就可見通常法令是易改的性質。但是，易改與非改不可又不同。考英法地方自治之法律。（法律本多，因爲談自治省區，故特舉這項法律）英國如一八八二年之城市法，法國如一八八四年之市鎮法，都於地方自治有所擴張，都是通常法令；這兩大法令的年紀，至今已有四十左右，還不曾被那兩國政府妄行取消。足見通常法令雖是易改的，立法家却不敢改。合以上兩段看：一則本是難改的，竟至被改；一則本是易改的，轉至於不敢改。這是什麼緣故呢？如其無人能給我一個理由，我就說：以法定權能爲區別這一派，也是地基傾倒。

總合前敍五派仔細看，我可以下一個總斷案：（一）他們犯一

個共同毛病：既取邦員與自治省區爲比較，他們却略去自治區域的特性而提一切省州或縣的通性來與邦員相比。殊不知無自治權的地方區域與聯邦國的邦員，不須比而異自見，何勞他們饒舌呢？(二)雖然他們提出邦員與自治省區相比較，却先有成見在胸，重異而不重同。所以他們個個都勉強指點異處，理由却異常單薄，迎風就倒。實際就他們的語句推尋，只足證明『聯邦國之邦員與分治國之省區(州或縣)大概相同，』並不見有異處。反覆視察派派如是，儘管他們本人不自承認。

我這個主張『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實非我創始，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忽遇着一位助我張目的有名學者，即瑞士包耳君，(Borel) 他曾說：『聯邦國是無上權的國家，至於所合成聯邦國那些邦員，法理上不能認爲國家。呼爲郡(Canton)，呼爲國或省(Etats ou provinces)以公法的眼光看，他們實不能表現國家性格，』(註十七) 他的意志是說：儘管人呼邦員爲郡也罷，國也罷，省也能，只有稱呼隨人自由，不能變其本性。包耳君不認邦員治國，必不至推得太遠，看如集權國的省；他所謂省，定是指分治國的省。由前而那各派學說推尋的結果，又加以這個證人，我說『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於此可以告成立。

中國近三四年以來，於聯邦運動中生出兩派：(一)爲社會與論派。這派差不多是一致贊成聯邦，因此，於聯邦說漸漸給國民一個明確教訓，尤其是李劍農周鯁生兩君，李君說明中國當採取聯邦的原由，周君按國情以討論本身，(註十八)都有精確論調。(二)爲政府系及武人派。這派本不認識聯邦爲何物，只聽到一個『邦』字就駭得倒退。但是與論中邦邦邦常常在他們的耳鼓上敲，不能遮攔，於是同聲認省自治權爲必要，看王家襄吳佩孚曹錕三君復趙恆惕君十一年七月一號的電，及唐繼堯君十一年七月二十七號的通電，(註十九)可以證明。據此看來，雙方所差只在一名稱，其實是無二無別。莊子曾說：『狙公賦芧，朝三暮四，衆狙大怒；朝四暮三，衆狙大喜。』衆狙以爲四加三多於三加四，改怒爲喜，這樣容易。談政術的人們當於此悟出一個『皆大歡喜』的法子。

十二年，三月，二四日草於巴黎

(註一) 改造第四卷三號自治諍議及太平洋第三卷四號中國現狀在法律的地位與建設聯省政府之不可緩。

(註二) 去年我四川因制省憲曾電請李劍農張君勱陳獨秀汪精衛諸君，那就是人才饑荒的現象。四川如此，別省不見得人才足用。

(註三) 陸菲耳君(Le Fur)聯邦與邦聯第三六七頁。

（註四）同上三七一頁。

（註五）賴榜君(Laband)德意志行政法第一册第一七五至一七七頁，法文本。

（註六）狄宜君(Duguit)憲法總纂(C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第二册一一七頁及陸非耳三八一頁。

（註七）馬耳比格君國家之意義(Carré de Malberg, Idée générale de l'Etat)第一册一七二頁。

（註八）我擬這個字「牠」表示事物。

（註九）陸非耳第三二六頁及狄宜第二册一二四頁

（註十）狄宜一一七頁

（註十一）包耳君(Borel)無上權與聯邦國第八六頁

（註十二）陸非耳六〇一頁。

（註十三）米書君(Michoud)法人論第一卷二三九頁及狄宜國家論第二卷七五六頁。

（註十四）德意志憲法第七六條，美國憲法第五章及瑞士憲法第一一八至一二三條。

（註十五）參看安諾耳君(Arnoult)憲法修正論第五八三頁，彭柔君(Bonjour)瑞士民治第一〇三頁。及張君勱君國憲議第十二篇。

（註十六）時報(Le Temps)一九二三年，三月，一六號。

（註十七）包耳無上權與聯邦國第一〇三頁。

（註十八）太平洋聯省自治號第三卷七號。

（註十九）同上。

科學雜俎

美國西部的打獵

美國西邦多食肉獸，不時出來獵食牛羊之類，農家每年損失很大。據稱南大科泰一處，只有一狼，六年中被食去的家養動物，值二五，〇〇〇美金。近年合衆國生物學調查局僱用好手打獵，去年一年用種種方法，獵殺危害動物八〇，〇〇〇頭之多。據說一頭山獅每年搏食馬，牛，羊之類值一，〇〇〇金元，熊一頭每年亦要喫去值五〇〇金元的東西。那班獵戶，多是技術極熟練的人。一個烏太的獵人帶了獵狗，曾於三小時內擊死山獅五頭。又一人於二十日之內在亞爾堪塞斯銃死狼八頭，這八頭狼被喫去的小牛，猪，羊算起價值來值二〇，〇〇〇金元，威阿明也有狼出入，被喫去牲口共計值一〇，〇〇〇元，最近已被擊死九頭。

據新墨西哥農學校長報告，在該州一地，一年之中被野獸喫去的家養動物有牛三四，三五〇頭，羊一六五，〇〇〇頭馬八五〇頭，損失值二，七一六，〇〇〇金元。這樣，所以要僱用高手獵戶四處打獵了。(高)

法國經濟狀況概觀

謝冠生

戰前英德法三國經濟狀況比較

社會之進化，由圖騰而宗法，而國家；經濟之進化，亦因之由漁獵遊牧而耕稼而工商，此殆如四時之推行，其序不容稍紊。近世紀來，歐洲列強中以工商立國者，輒推英德法，其實六十年前，此三者猶農業國也。英國在十八世紀之初，其大部分之人民，皆從事於耕稼與畜牧，所僅有之工業，則羊毛而已。當十九世紀之上半期，猶爲大宗之小麥輸出國，蓋貿易雖已漸振，而製造業仍在幼稚。直至一八四六年以後，所謂『黑英吉利』者，始取『青英吉利』之地位而代之。（青者謂小麥謂農產；黑者謂煤鐵謂工業）。其後二十年（一八六五）英民之食糧，乃漸次仰給於鄰邦，至於今日，食品之輸入，占進口總額百分之三十八焉。德之國運，較諸英國尤爲晚起。當一八一五年，德國人民五分之四，皆農夫也。自一八七〇年，戰勝法人，其君相雄心未已，思進與英人爭衡海上，乃竭力步其後塵，以獎勵工商。其後十二年（一八八二）農民數之比率，遂由全人口百分之六十，降而爲百分之四三；至一九〇七年，再降而爲百分之二七。英德二國，既次第由農業而進於工商，法國介乎其間，時會所趨，自不能有所獨異。但法人之經濟政策，以其地理與國民性之關係，一面爲適應環境計，雖不得不與其鄰國取同一之步驟，企圖工商業之發展；而一面對於其固有之農產地位，亦復不欲輕於放棄，以期恆能自食其力，而無所需要於他人。觀於一八九二與一九一〇年兩次所定之稅則，蓋無在不含有重本抑末之心理。以是數十年來，法國之製造貿易，雖亦與時俱進，顧以視英德二國，不逮遠甚。試考戰前（一九一二年）英德法三國之進出口統計：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英	一八、〇〇〇 百萬法郎			一二、〇〇〇 百萬法郎		
德	一〇、五〇〇			八、九〇〇		
法	八、二三〇			六、七一二		

若再就進出口貨品之種類，而加以分析，則可得百分比如下：

	輸入			輸出		
	食物	原料	製造品	食物	原料	製造品
英	38%	37%	25%	7%	12%	81%
德	29%	47%	24%	9%	16%	75%
法	22%	58%	20%	13%	29%	58%

觀以上第一表，德之商業不及英，而法之商業又不如德，其間皆有甚深之差別。觀第二表製造品之輸出，知法之工業遠不如德，而德之工業，則稍不及英。又觀食物之輸出與輸入，則知法國之農產，在三國中所取於人者最少，而所予於人者最多。使無天時人事種種不虞之變，法人就境內之所產，取以自食，其所不給，蓋幾希矣。

三國之所輸入皆超過輸出甚遠。法國以貿易總額位置最低，故所差亦最微，計不足之數，爲十五萬萬法郎。但當此之時，法國資本之流通國外者，每年利息所入，約二十萬萬法郎，以補輸出額之不足，尙綽有餘裕也。

戰中之法國經濟狀況

歐戰既興，德人所欲得而甘心者，在英與法，而法國實首當其衝。其東北境內農產原料，因兵燹而損失者，有如下表：

小麥	全國產額中	20%	煤	全國產額中	68%
綿紗	全國產額中	65--70%	燕麥	——	25%
鐵	——	88%	亞麻	——	80%
糖	——	75%	鋼	——	60%
羊毛	——	85%			

其被災之烈，誠爲可驚。但此猶不過一部分有形之損失，故有數字可以鈎稽，其餘直接間接，無形中影響及於經濟者，尙不知若干倍於此。當是時，法兵之在前敵者，恆六百萬人，少壯從軍，老弱守國，則生產之力減，五年之間，軍械餉需，平均每日所費，可一萬餘萬法郎，（初戰三月間，每日支出四千四百餘萬法郎，至一九

一七年，遞增至一萬六千餘萬法郎）橫徵暴歛，民力已殫，則投資之力弱。國外航路，既爲敵艦所鎖，國內舟車轉運之資，又大半收供軍用，交通阻隔，商業停滯，則金融緊張，物價騰貴，而百業與之俱損矣。今試取戰前與戰中進出口統計而加以比較：

	輸入	輸出
戰前（一九一二年）	八、二三〇百萬法郎	六、七一二百萬法郎
戰中（一九一七年）	二七、五五四	六、〇一三

此數字可分四層觀察：

（一）交戰期間國內資本勞力，悉供戰鬭之用，生產力銳減，已如上述，而一方面軍實所需，又有加無已，有求於人者日多，而絕少餘力以供人，因之輸出輸入，大失平均。

（二）就法郎數字比較，戰中之所輸入，三倍半於戰前，所增不可謂不鉅，而不知事實乃大不然，蓋物價已隨之俱增也。若比較戰前與戰中輸入物之量：

戰前（一九一二年）	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戰中（一九一七年）	三四、八三二、〇〇〇

戰中之輸入，較之戰前，尚少四百餘萬噸也。購買力之缺乏，國富之衰退，於此可見。

（三）就貨幣額比較，戰中之輸出，較之戰前，不足七萬萬法郎，爲數甚僅，但此實皮相之見，其謬誤與前正同。試一比較兩次出口之量，所差乃至六倍有餘。

戰前（一九一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戰中（一九一七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據一九一二年之統計，輸入超過輸出十五萬萬法郎，一九一七年遞增至二百十五萬萬法郎，合計交戰五年間輸入超過輸出之總數，爲五百五十萬萬法郎。漏巵既鉅，恢復爲難，其影響遂延及於戰後之國際匯兌。

試再分析戰中（一九一七年）進口貨之種類。

食物	原料	製造品
25%	43%	32%

戰前食物之輸入，爲二十萬萬法郎，四百六十八萬噸，占輸入全額百分之二二。戰中遞增至七十萬萬法郎，六百七十萬噸，占輸入全額百分之二五，就貨幣額比較，增益達三倍以上。其中以穀類，酒類，肉類爲最鉅，糖，蔬菜，魚鮮次之。蓋生產減而消費不減，故所仰給於人者，不得不加多也。

戰中百業停滯，原料之需要日減，其輸入額遂由百分之五八，降而爲百分之四三。其中尤以棉絲羊毛爲甚，蓋其時法國境內棉與羊毛之工業五分之四，皆落於敵人手也。棉之輸入，最爲微末，羊毛之輸入較之戰前，減至四倍，絲減至二倍。但一方面如煤，鐵，鋼，銅，石油之屬，爲軍需所不能缺者，則皆有增而無減。戰前法國境內年產煤約三千二百萬噸，戰中減至二千七百萬噸，而所需須六千萬噸，其所不足，皆取資於進口。其餘鋼鐵二項之輸入，由一千二百十四萬法郎，遞增至二十一萬九千一百萬法郎，約二百倍於戰前，其重量亦十倍焉。

戰前製造品之輸入，僅占進口全額百分之二十，戰中形勢既變，遞增至百分之三二。其中直接供軍用者：如機器，軍械等，所增約一倍以上，化學品，皮革，汽車等，則十倍於戰前。間接供軍用者：棉織物增至五倍，羊毛織物增至十倍。

若比例戰中（一九一七年）出口貨之種類：

食物 8%　原料 18%　製造品 74%

食物之輸出，較之戰前，價値遞減至一倍弱，重量減至三倍。

原料之輸出，較之戰前價値遞減至二倍，重量減至八倍。

製造品之輸出，較之戰前，價値小有增益，（由三十三萬萬法郎遞增至四十三萬萬法郎）而重量則減至三倍。

大戰以前，德與俄皆爲法國之重要供給國，戰禍既作，交通斷絕，於是不得不別求之海外。當交戰中，法國商品所從而輸入者，有如下列：

美國　軍械，機器，鐵及其他金屬，棉花，穀類。
英國　煤，鐵，機器，棉製品。
阿根廷　羊毛，肉類，穀類。
澳洲　穀類，羊毛，肉類。
西班牙　酒，油，魚，皮革，織物。
意大利與瑞士　各種小工藝品。

其爲法國出口貨之商場者：

英國　酒，絲，麻織物。
美國　皮革，絲。
意大利　化學品，軍械。
瑞士　絲，棉製品，化學品。

除意大利外，對其他通商諸國，皆輸入超過輸出甚鉅。據一九一七年之統計：

	輸出	輸入
對英	一、〇〇〇百萬法郎	七、〇〇〇百萬法郎
對美	七〇〇	一〇、〇〇〇
對西班牙	二〇〇	一、三〇〇
對阿根廷	一四〇	一、〇〇〇

戰前流通國外之資本此時爲鞏固國防計，亦已吸收殆盡。所有對外貿易之優勢完全隨戰事而俱去。幸當是時協約國軍隊及其他團體之輸送法境者，消費之數亦頗不貲，所賴以補救輸出入之均衡於萬一者，僅此而已。

戰後之法國經濟狀況

戰事旣息，一時人心渴想和平之樂，以爲和約朝簽，則戰中一切痛苦，卽可夕去，而不知事實固未易言也。五年大戰，創鉅痛深，自田野廬舍以至工場機械，在在皆待整理，且在在皆有待於國外之力，而一時參戰與國方自救不遑，實無多餘力可以相助。法國人民實逼處此，不得不出重價以購求於是輸入額之值乃大漲。試觀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進出口統計：

	輸入	輸出
一九一九年	三七、七九〇百萬法郎	一一、八七九百萬法郎
一九二〇年	四九、九〇四	二六、八九四

輸入超過輸出之值：

一九一九年	二四、〇〇〇百萬法郎	一九二〇年	二三、〇〇〇百萬法郎

較之戰前，皆增益十餘倍。至其輸出入之量：

	輸入	輸出
一九一九年	三八、四四七、〇〇〇噸	五、五二〇、〇〇〇

較之戰前，輸入相差尙僅，輸出則減至三倍以上。

當戰爭中協約諸國，爲同仇敵愾計，無論精神上物質上，所以助法人者至厚。法國之國際匯兌得以維持原狀而不至甚虧，皆此賜也。（一九一五年間小有蹉跌，一金鎊換二十七法郎，一美金換五法郎三十生丁。）但此終不過一時之救濟，按之事實，當時法國之所入已超過其固有之資本，法郎價格之下落，在理已無可倖免。和約旣定，英美二國以爲協約之義務已了，人爲之援助不復至，於是法郎之匯兌率乃循經濟上自然之趨勢，急轉直下，每下而愈況。試觀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之匯兌表：

金鎊	美金

一九一九年三月　二六　法郎　　五、四〇法郎
六月　三〇
十一月　四〇
一九二〇年一月　五〇
四月　六七　　一七

一時英美輿論，對此不惟不加同情且轉而大肆責難，以爲法人奢侈游惰，不事生產貯蓄，以致有此不幸之結果。與今日法國報紙議論馬克價值之日跌，謂爲德政府賴債之一種手段，其苛刻正復相同。但當時法國人民，固不任其咎也。

法國之經濟狀況，經過此二年間之恐慌，至一九二一年，乃稍稍恢復戰前之舊觀。去年（一九二二年）最後三月間，輸出入額所增尤鉅，計十二月份內，輸入二十九萬萬法郎，輸出亦二十七萬萬強，輸出額數字之高，爲七八年來所未有。茲據最近法海關報告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二年進出口統計及二年間之比較，列表如下：（以法郎爲單位）

輸入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相差（以一九二二年爲本位）
食物	五、七四八、三一六、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二、〇〇〇	＋　五一、六八六、〇〇〇
原料	一一、四〇八、九五六、〇〇〇	一四、〇四八、一四〇、〇〇〇	＋　二、六三九、一八四、〇〇〇
製造品	四、九一〇、六三六、〇〇〇	四、〇五二、四五九、〇〇〇	－　八五八、一七七、〇〇〇
總計	二二、〇六七、九〇八、〇〇〇	二三、九〇〇、六〇一、〇〇〇	＋　一、八三二、六九三、〇〇〇
輸出	七九	三	
食物	二、〇七〇、八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七九九、〇〇〇	－　一五〇、〇五一、〇〇〇
原料	四、〇九一、五九八、〇〇〇	五、四四三、八七七、〇〇〇	＋　一、三五二、二七九、〇〇〇

製造品	一二、三五六、四一五、〇〇〇	一一、八六〇、一九一、〇〇〇	－ 四九六、二二四、〇〇〇
郵遞包裹	一、二五三、六四九、〇〇〇	一、四一七、一二四、〇〇〇	+ 一六三、四七五、〇〇〇
總計	一九、七七二、五一二、〇〇〇	二〇、六四一、九九一、〇〇〇	+ 八六九、四七九、〇〇〇

計一九二一年輸入超過輸出約二十三萬萬法郎，一九二二年則爲三十二萬萬法郎，回顧戰前十五萬萬之數表面雖似不及，而實際則已過之，蓋貿易總額之增益已三倍於戰前也。若以視戰中與戰後首二年間，輸出不足恆二百數十萬萬者，其爲優越，更不可同日語矣。至進出口貨之量，則有如下表：（以噸爲單位）

輸入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相差（以一九二二年爲本位）
食物	四、二六八、四七〇	五、〇六三、七一三	+ 七九五、二四三
原料	三四、二二二、三五二	四四、六〇六、八四八	+ 一〇、三八四、四九六
製造品	一、五七一、二八〇	一、六九六、一四五	+ 一二四、八六五
總計	四〇、〇六二、一〇二	五一、三六六、七〇六	+ 一一、三〇四、六〇四
輸出			
食物	一、二二二、二四三	九四八、二六四	－ 二七三、九七九
原料	一二、八九二、四八五	一九、一四四、九六二	+ 六、二五二、四七七
製造品	一、八九五、二四六	二、四九四、五四二	+ 五九九、二九六

郵遞包裹	二五、〇四七	二七、九二〇	+	二、八七三
總計	一六、〇三五、二二二	二二、六一五、六八八	+	六、五八〇、六六七

與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比較計一九二二年間輸入增加一百五十四萬七千九百萬法郎，七百十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噸，輸出增加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萬法郎，五百四十一萬一百七十五噸。

若依貨幣額而比例輸出入物之種類，以與戰前及戰中比較約略如下：

	輸入			輸出			
	食物	原料	製造品	食物	原料	製造品	郵遞包裹
一九一二年	22%	58%	20%	13%	29%	58%	
一九一七年	25%	43%	32%	8%	18%	74%	
一九二一年	26,4%	52,6%	21%	9%	26,5%	59,5%	5%
一九二二年	24%	59%	17%	9%	26,4%	58,4%	6,2%

除食物一項，因被災區域，瘡痍未平，較之戰前，稍有遜色，其餘原料製造品之出入，已完全恢復舊觀，或且過之。

試再調查最近二年法國與通商諸國間之損益關係，可得大致如下：

輸出入均衡或優越：

對英，對比，對瑞士，對西班牙，對意大利，對摩洛哥，對亞爾日利。

輸出不足：

對美，對德，對巴西，對阿根廷，對其他通商各國。

其中輸出不足者，幾完全在歐洲以外，蓋皆爲原料之供給國也。

若問法國之於大戰，在經濟上之所得與所失究爲如何？此實一至難解答之問題，舉其大概，略如下述：

所得：

土地　亞爾薩斯，羅倫二省，計面積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平方粁。於是法國全境，由五十三萬六千平方粁，增廣至五百五十萬平方粁，所增達百分之三。（其餘殖民地之讓

渡尚在外)。

人口　亞爾薩斯人來歸者，凡一百八十七萬四千人，與戰中死亡殘廢之數，正復相埒。結果法國全人口，一如戰前舊數三千九百萬，無所增損。

物產

煤　因薩爾煤田之讓渡，由年產三千二百萬噸，增至三千八百萬噸。

鐵　因羅倫之歸併，由年產二千二百萬噸，增至四千萬噸。由是法國遂為歐洲第一產鐵國，世界第二產鐵國，僅亞於美國。

所失：

災區修理費　截至一九二二年年終，共支出四百八十萬萬法郎。

房屋　被損壞者五十萬所，已修造四十二萬所。

被燬滅者九萬所，已重建八千所。

田地　被蹂躪者二百二十萬陌，已恢復一百六十萬陌。

道路　被毀壞者六萬五千粁，已恢復六萬粁。

公共建築物　被毀壞者八千七百所，已恢復八千二百所。

工廠　已重建者，一萬九千九百二十處。

從經濟狀況觀察法國國民性

要之，法國之經濟狀況經過五年大戰之厄運，與二年戰後之恐慌，今已漸次由變態而還入軌道。災區之瘡痍漸平，農產日盛，煤鐵之產額大增，故工業日起。農工既興，而商務自旺，對外貿易之均衡，遂駸駸還復戰前之舊觀。距今一星期前，有英國工黨議員，在國會演說，以為法國今日之富力，列強之中，除美國外，無與倫比。(見二月十八日巴黎時報)此雖有為而言，但驗諸事實，法國經濟前途之可以樂觀，誠有非歐洲諸國所可及者。彼英德二國，極端獎勵工商，其結果農產原料與製造品之分配，大失平均，非患不足，即患過剩。其所不足，固將有求於人，其所過剩，亦百計求供於人。彼英國之人，旁皇四顧，惟日孜孜，曰何以供吾貨，何以求吾麥？德國國人，亦旁皇四顧，惟日孜孜，曰何以供吾貨，何以求吾礦？無論為求為供，其為需要於人，一也。一旦所求不遂，或供求之間，失其調劑，則戰禍即可以勃發。一九一四年之戰，雖蔓延徧及全球，而主腦實不出於英德，是其證也。法國則不然，四封之內，

田疇雲連，工廠林立，田之所產，取以自食，而無甚不足，工廠之所製造，取以自用，亦無甚有餘。無甚不足，無甚有餘，則無大需要於他人。百年以來，法國經濟政策之主旨，實在乎此，縱令以往，必且無所大變。故就經濟上立論，法國實無殖民之必要，更無事乎戰爭。雖其政府中人，間有一二好大喜功，而其人民，實酷愛和平，而不好戰，非不好戰也，無戰之必要也。

法國既無所需要於他人，故其國俗安土重遷，而不喜遠遊；愛鄉里，愛國家，而不甚周知世務；富思想，精技巧，而不必求適於實用；勤於稼穡，精於製造，而最不擅長於經商。彼英人善商，其俗重經驗，尚威儀，德人善工，其俗重方法，愛秩序；而法人之所長則在農，其人民自由坦率，富於感情，篤於親誼，外雖活潑，而內實厚重，雖為革命之先河，而實最善於保守，蓋饒有田舍之風。凡此種種所由來者，縱不一端，而經濟狀況，必為其重要原因之一，此則無可疑也。

參考資料：

Busson et Hausey: La France d'aujourd'hui et ses colonies,

Allix: Economie de Guerre 在巴黎大學法科講

Rist: Economie Sociale 同上

Siegfried: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在政治學校講

十二，三，一 於巴黎

名人軼事 牛頓

有一天，牛頓請他的摯友史吐克萊到家裏喫飯。史吐克萊來得早了一些，牛頓還正在用功，僕人不敢去驚動他。後來約會的時間過了一點半了，牛頓還沒有出來。史吐克萊肚子裏有些餓了，他便先把桌上一盤童子雞喫完。那童子雞是用蓋蓋着的，他喫完了，仍把碎骨放在盤裏，用蓋蓋着。過了一會，那位大科學家才從書室裏出來，他先向客人道了歉，然後坐下來用膳。他把盤蓋揭開，看見盤內只剩了些雞骨，他便對史吐克萊說：『你看，我們研究科學的人簡直把頭腦弄昏了，我起初還以為沒喫過飯，現在才知道我早經喫過了。』（W）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

——日本侵畧史的一頁——

濟之

一　日俄在遠東的衝突

歐戰以前在遠東是日俄對峙的局勢。日本和俄國同抱侵略的野心，各伸展其勢力於我國的滿蒙。到了歐戰的終端而情勢一變：鮑爾希維克黨的崛起執政，使俄羅斯拋棄——主義上不得不拋棄——侵略的政策，而同時引起了日本的食慾，利用俄國的內亂，以實行西伯利亞的侵畧。於是俄國便也變爲被帝國主義的日本蠶食的一個國家了。

在敍述日本在西伯利亞侵略的歷史以前，應該先講一講日本與俄國（帝制時代的俄國）的帝國主義和其在遠東的衝突。侵略的對外政策，新領土的掠取，和國家疆域的擴張，早就成爲俄帝國政府的根本任務。在近百年來俄國差不多一日不忘侵略，雖屢經列强（譬如英國）加以牽制，施以阻力，而這個『兩頭鷹』始終不肯稍戢其野心。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完全是俄政府在亞洲大陸所施侵略政策的自然結果。這個政策的進行以最後三位俄皇的統治時代爲尤甚。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使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受一挫折，不得不移轉其注意力於中亞細亞方面。於是在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四年間征服了高加索在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六年間合併了塔司更脫，一八六六年組成土耳其斯坦的總督府，一八六八年佔據了薩瑪爾更脫組成扎略夫山司基州，一八七〇年不顧英國方面的抗議佔據了諾格施拉克，一八七三年吞併阿穆達里河的右岸和附近希文的土地，一八七六年吞併了廓更特汗，組成費爾更洲。

一方面俄國政府在克里米亞戰爭上所受傷痕尚未平復的時候，又在巴爾幹半島上實行陰謀的政策，一八七七年四月間，在斷絕外交關係以後，並不宣布戰爭，就下令軍隊侵入羅馬尼亞境內，以攻擊土耳其。以後俄國因爲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黑山國和羅馬尼亞的扶助，壓服了土耳其軍隊的抵抗，隨後按照柏林條約取得了在高加索境域附近極重要的一塊土地，又於兼併白薩拉比亞後開展疆域至杜納河畔，俄國政府也就暫戢其近東侵略的政策。在柏林會議上俄國雖竭力謀取土耳其的土地的一大部分，可是歐洲列強均加以阻力。俾士麥且對於俄國外交家下一種『在巴爾幹半島和土耳其少取積極的行動而致力於亞洲的文化的發展』之勸告。他常對俄國外交界中人說：『俄國不必在西方有所盡力；西方僅能予俄國以虛無主義和其他的疾病；而他眞正的使命是在亞洲呢。』

此後俄國政府又開始在中亞細亞的侵略運動，想侵到英國的勢力範圍裏去，在印度的邊境上有所謀略。當時『阿富汗問題』和『印度的征伐』竟成爲各報紙上和軍界裏時髦的問題了。

同時俄國又在東方的亞洲大陸發展，於一八五八年（前淸咸豐八年）因愛琿條約的締結而佔有黑龍江的左岸，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佔烏蘇里河右岸全區域，因此具有四面包圍中國的形勢，從太平洋岸一直到我國的西陲，中俄邊境均相接。可是俄國還以爲不足，企謀伸張其勢力於太平洋中間，以與日本競爭，遂於一八七五年有佔據庫頁島之舉。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間俄政府開國務會議，俄皇尼古拉第二親自出席，討論關於佔據我國旅順灣的問題。當時外交大臣莫拉維也夫（Muraviev）與陸軍大臣王諾夫司基（Vonnovsky）極力主張佔據旅順的必要，認此灣爲俄國在遠東之勢力的重要地點。海軍大臣却對於這個問題並不表示可否，不過據他的意思，要佔據旅順灣，不如在高麗的岸上取得一種軍港，對於海軍方面比較方便些。祇有維德一人（財政大臣）竭力反對這個計畫。俄皇在會議席上並不贊成外交大臣的意見，在當天的議事錄上曾經記載此點，可是過了幾天終於發下了佔據旅順和大連的命令。（註一）

維德氏竭力反對旅順大連的佔據。他說：『在我們——指俄國——因爲提倡「不侵犯中國領土」的原則，使日本拋棄了遼東半島，（旅順和大連自然也在其內，）同時我們同中國又締結

了秘密的同盟，——對於日本共同防衛的條約，我們在條約上義當給中國抵禦一切的野心以後，這類的侵佔舉動是一種不穩當而且十分背義的方法，卽使以這類方法是對於日本和中國方面的背義一層姑置不論，而引用專門利己的念頭，那末這樣的方法，依我看來也是極危險的，因爲我們剛着手從蒙古和滿洲方面建築中東鐵路，中俄的關係正趨親密，而旅順或大連的佔據自然要使中國奮激，於是因爲我們的背義而使對於我們最顯親善的國家一變爲仇恨我們的國家。』原來背義和欺騙的舉動本來就是歐洲政治家外交家常玩耍的把戲，則維德的這種說法自然不能勸聽野心勃勃的俄皇，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尤應注意的，就是維德不但沒有把人家勸聽，自己反倒被人拖下水去了。據維氏自己的回憶錄載：俄皇自下令佔據旅大以後，通知維德說，這個問題（卽旅大佔據問題）無論結果好壞，已經解決了，不能再行變更，所以他請維氏加以協助，以便這事能進行順利。他於是託人運動李鴻章和張蔭桓二人允許給李氏報酬五十萬盧布，張氏二十五萬盧布，叫他們勸西太后簽訂租借旅大的條約。——（這都是維德在回憶錄上自己寫出來的。）果然金錢的效力真是靈驗；西太后終於讓步。此項條約卽於一八九八年俄曆三月十五日（卽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經李鴻章張蔭桓兩人與俄駐京署理公使巴布羅福在北京簽字，因此項條約的簽訂，俄國得以侵入南滿，日俄利益遂互相衝突，是爲日俄兩國在遠東發生糾紛的導火線。

起初俄國因爲修西伯利亞鐵路，從黑龍江左岸過去，工程十分浩大的緣故，尤其是因爲要培植其在北滿的勢力的緣故，遂有與中國政府合辦興築中東鐵路之事。其後自租借旅大條約成立以後，又與中國續訂『東省鐵路枝路合同』（一八九八年）這條鐵路由哈爾濱經過長春奉天，一直修到大連灣及旅順口海口。其後中國不幸有拳匪的事變，致引出各國共同出兵之事。但是在亂平以後，俄國仍留駐重兵於東三省，堅不肯撤。後來經中國政府再三交涉，俄國始允漸次撤退軍隊，這就是一九〇二年（卽光緒二十八年）的所謂『交收東三省條約』。但是事實上俄國不但並未曾切實履行上項的約定，而且猶以一滿州爲未足，更思染一指於朝鮮，以與新興的日本競爭。

從一九〇二年秋間到一九〇三年春間，俄政府在鴨綠江上（朝鮮的北部）取得林業的開採，並且派遣調查團到朝鮮內地

去。原來俄政府在佔據旅順和大連以前曾和日本有一種協定：就是俄國讓朝鮮於日本而日本應容認俄國在遼東半島的勢力。可是以後俄國口頭上雖然這樣說，行為上却反積極鞏固他在朝鮮的勢力俄國外交部並且還在一種祕密記錄上承認說：『朝鮮是俄帝國未來的一部分，從政治上和地質上的情形說來，他的命運早就為我們所預定了。』(見波克洛夫司基所著之日俄戰爭一篇。)

俄國既公然在日本的禁園內採果，無怪其更要遭日本的仇恨，因此引起了日俄的大戰爭來。

日本為英美所維持，以與俄戰，而俄國當時因為輕敵的緣故，遂致大敗。

所以因為俄國在遠東的侵略政策，而生日俄的衝突；又因為衝突的結果而生出日本的帝國主義來。

(註一)事見維德回憶錄，柏林一九二二年出版。

二 日本的帝國主義

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動在中日戰爭之時，而大盛於日俄戰爭以後。

自中日戰爭以後，日本雖然因受俄法德的威迫，不得不放棄遼東半島，但是仍處心積慮，一面整頓軍備，一面鼓吹仇俄言論，提倡日本的『門羅主義』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要實行其所謂『大日本』的計劃。

當時日本軍閥預定的『大日本疆域圖』是南至菲律賓羣島，莊特羣島和澳大利亞，西至暹羅，中國沿岸，蒙古，滿州，朝鮮，俄屬的阿穆爾及沿海兩省，北至庫頁島，堪察加，白林海峽諸島，和耶古次克州，東則波里涅夏諸島。日本要把自己的疆域擴張到這樣地步，先要從能在亞洲大陸臨近的岸上得到根據地為入手。所以日本第一步就是要佔據朝鮮和庫頁島，以便進窺滿洲和俄羅斯屬的沿海諸省。但是這些地方都早為俄國所盤據；日本明知倘不用一種出生入死的戰鬪以為代價，終不能夠從猛獅嘴裏奪下這幾塊肥肉來，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拚命擴張海陸軍的力量，他方面却在英美各方面鼓吹輿論，說明俄國在遠東方面所施侵略政策之如何危害於日本之生命，以博得各國之同情。果然因為這樣的鼓吹而日本多少得些英美各國方面的維持。

日俄戰爭的結果使日本得到不少的利益：取得旅順，大連，庫

頁島的南半部，朝鮮，俄人所建築的南滿鐵路，使他從此在大陸上得到穩固的立足地。日本本預備利用這次的戰勝，以取得全庫頁島，並且使俄國交納巨額的賠款，祗為美國政府竭力的壓迫和隱然的威嚇，至終未遂其慾；因為當時美國的外交界和與論方面已經開始恐怕新日本在遠東勢力將要十分澎漲，所以竭力想稍戢其驕燄了。

從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年日本用全力以鞏固其在南滿洲的勢力，並完全吞併朝鮮。同德國的宣戰又使日本得以佔據德在華的租借地膠州灣。其後如對於中國二十一條的要求，向印度及印度支那方面的經濟侵入，都是想乘歐洲各國正不暇兼顧的時候『趁火打刦』的行動。

但是日本尚不以此為滿足，時刻想侵據東西伯利亞，靜候機會，以便實行這種計劃。俄國的革命正是日本侵據西伯利亞的好機會。

以上簡敍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在遠東（在中國）的侵略政策本不是以上數行所能寫完，總要寫成一巨帙；不過在這裏為具有系統起見，欲敍日本在西伯利亞的侵略，便不能不從日本的軍國主義說起，更不能不提到日俄的衝突罷了。

現在我們即敍述自日本在俄國革命時出兵西伯利亞起，直至最近日兵撤退後止中間的情形，其中如對於廟街事件，遠東共和國之成立與取消，大連與長春兩次日俄會議，均特行詳細敍述，以作研究遠東時事者系統的參考資料。

三　協約國共同出兵及廟街事件

日本侵略西伯利亞之志蓄之已久。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日本報紙即開始預備侵佔西伯利亞的根據，盛倡進兵之論調。在國民新聞報上且發表一篇社論，論中竭力證明『全俄人民已極滿意自己的新政府，所以後方的擾動已不足慮，正可把駐西伯利亞的兵遣發到前敵上去，而委託日本人維持地方的秩序』。其他報紙倡此項論調者不一而足。

其後俄國新成立的『臨時政府』被共產黨推翻，實行勞農政治；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利用全世界羣起攻擊的勞農政府的困難地位，以便奪去俄國的沿海省和貝加爾湖以東的一帶地方。一九一七年末，英法兩國向日本提議出兵海參崴。日本當即提出下述的條件：『向西伯利亞進兵撲滅過激派，僅用日本軍隊即足，不必由協約國軍隊參預。除美國外，其他協約國應承認日

本在華的特別利益，故關於膠州灣及其他問題以後不復提及。亦僅日本一國有在東西伯利亞取得關於租借礦產漁業暨森林之權利。』但是此項條件並未爲英法所承認，而美國方面堅決反對的態度尤使日本的這種要求發生莫大的阻力。

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二日日本派軍艦下錨海參崴港內，日本駐崴領事特爲此事致通牒於崴自治局，稱日艦駐港，係爲保護自己僑民起見『日本政府並無干預俄國內政之意。』其後英美及中國的軍艦亦陸續來到海參崴。

四月五日日本軍艦派兵上陸。此種舉動的起源是因爲四日晨間日本某商店有一日本人被殺，日本艦隊長卽藉此認城內秩序已亂，故特派兵上陸設法鎮壓。

八九月間協約各國爲幫助捷克軍隊經由西伯利亞回國的緣故，決定各國共同出兵之舉。當時日本，美國，法國，英國，中國及意大利各政府都陸續發出出兵的宣言。此種宣言日本首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宣布，茲將其全文錄下：

『日本政府對於俄國人民素抱親善之感，渴望俄國能從速恢復秩序，且願其民族之生活的發展能健全而無阻礙。惟近得多數證據，中歐數國竟利用俄國最近所呈混亂而無抵拒能力之情勢，鞏固其權力於俄國，且有漸次侵及俄國遠東境域之勢。

『捷克軍隊爲對於自己民族自由獨立存在之趨勢所激勵，以服務協約各國共同事業爲職志，取得其同戰友人公衆之同情與尊敬，而其命運對於我儕戰友實具有深厚之意義。今捷克軍隊在西伯利亞爲德人及奧匈人所乘，正受極大危險，協約諸國自不能對於此事取傍觀者之地位，故其軍隊之一定數額業已取得開往海參崴之命令。

『美國政府亦極注意於情勢之嚴重，近向日本政府提議從速派遣軍隊，以便減輕捷克軍隊之壓迫。

『日本政府爲趨向適合美國政府之志願起見，並爲與協約國共同行動起見，決定卽行着手分撥相當軍力以應預定之目的。此項軍隊之一定數額將立卽派往海參崴。

『日本政府於取得此項決議以後，對於維持並發展對俄國與其人民堅固之親善關係之素願仍行堅持，並重行確認「其尊重俄國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其內政」之不變的政策。又日本政府聲明在上述之目的實現以後，而當自俄境內撤回一切日本軍隊，且對於俄國之主權無論在政治及

軍事關係上面均完全不予侵犯焉』

當時據協約各國之定議每一國各出兵七千五百人。在美國政府的宣言上面，（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由署理海軍總長署名發表）亦有『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議兩國各派兵數千人至海參崴……已經日本政府同意』之語。但是事實上日本派到東西伯利亞一帶的軍隊竟有七萬三千八之多。後來美國政府不能不致牒日本（藍辛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給與石井的通牒）使其撤退所佔的幾個地點。當時協約各國表面上雖然說是援助捷克人回國其實主要的目的尚在維持柯爾恰克政府的成立；而在日本方面却並不趨向於實力援助柯政府，反到喜歡暗中維持一切的陰謀家，如謝米諾夫之類。因為日本惟恐柯爾恰克將來造成一健全而統一的俄羅斯，則將與其所預定之計劃完全相反。日本想重復其利用中國內亂的手段而施諸俄國。日本決定完全佔領東西伯利亞，預備加以割讓。與軍事的佔據同時並起的就是經濟上的侵略。日本人所製造之便宜貨物充塞於西伯利亞一帶市場上面。軍用車和紅十字車時常載滿了日本貨從海參崴出發，——而這些貨物是與日本軍隊和紅十字會的需要毫無一點關係的。渥魏拉克在所著日本一書上，（一九二一年巴黎出版）曾講一九一八年間在一次火車遭險的時候發顯出來二十九輛軍事車裏有二十一輛裝載的並不是軍需品，却是各種的貨物。

其後捷克軍隊受協約國軍隊扶助，已陸續退至海參崴；柯爾恰克政府亦被傾覆；繼續駐兵的需要業已消滅。於一九二〇年正月間美國政府遂決定首先撤兵；其他各國除日本外亦均隨之撤回軍隊。但是日本却始終並無撤兵之意，其軍力仍集中於俄國沿海地方，把海參崴握在手中牢牢不放。

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正式聲明不撤兵的意志。我們為願把這項宣言與一九一八年的宣言對照起見，不厭詳細，仍錄其全文如下：——

『日本帝國軍隊派兵西伯利亞之舉係以援救捷克軍隊為目的，該軍一經撤退終了，日軍自應撤退，曾於宣言內明晰聲明在案。惟日本帝國於地理關係上與西伯利亞聯接最密。因此遠東所造成之政治情勢，不獨直接對於旅居西伯利亞日本人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發生危害，且與朝鮮與滿洲之和平有礙，無論如何而不容我人從速將軍隊撤退，日本政府確認其軍隊之駐在遠東毫無對於俄國政治

上之陰謀，謹誠懇宣言：當邊地上之政治情勢已整理至無容對於在朝鮮及滿州之和平及安全有所恐懼時，且日本人民已得完全保障，並對於交通之運輸能力已充分恢復時，捷克軍隊一經撤退終了，日本軍隊亦可自西伯利亞撤退。』

日本爲保護其經濟利益並保障數百日僑之安全起見，在海參崴屯駐了兩師軍隊。因爲一九二〇年三月間發生的『廟街事件』使日本又佔領了廟街和北部俄屬的庫頁島兩處。原來在俄國內亂正熾的時候，紅軍未到以前，黑龍江下游一帶完全爲『巴爾其贊』（按巴爾其贊直譯爲「黨人」即係民間所組織之武裝團體）軍隊活動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巴爾其贊』裏面分子十分複雜，竟有同時向紅軍和白軍作戰的。其時脫略比城一派的『巴爾其贊』正佔着廟街，日本方面派有少數軍隊駐在該處。不知爲什麼事情兩方起了衝突。日本軍隊遂有圍攻俄軍司令部焚燒房屋之舉。聚在四郊的『巴爾其贊』因爲不願意把廟街城落在日本人之手，起而與日軍作戰。在戰爭的時際『巴爾其贊』屢次派人與日人商議停戰的條件但是日軍司令部竟下令將其嚴刑拷打，因而致命。其中如渥爾洛夫等人的屍體竟裂成碎塊。日本司令部這種行爲更使『巴爾其贊』憤怒，遂竭力進攻，結果日軍退出，而廟街一城重爲『巴爾其贊』所佔領。『巴爾其贊』於佔領以後，興復仇之念，將城內的日本人大行慘殺：日本領事和他的家屬暨日僑約一百六十名盡被殺死，連婦女小兒都在其內；眞是慘無人道的舉動。（註二）自此項消息傳出後，日本報紙竭力擴張這種事件的嚴重的意義，盛行攻擊過激派殘忍的行爲，要求用堅決的方法以保障住在西伯利亞平和的日僑之生命與財產。日本政府就乘此佔據廟街和庫頁島的北部，增加佔領軍的數額。

俄國『巴爾其贊』的殺害日人自然太形殘忍，爲文明國人民所同憤，但是當時日本報紙對於廟街事件所起的『軒然大波』其唯一之目的卻純在於曲解日本對西伯利亞之侵略政策，使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生不平之念。在日本佔據北庫頁島的時候，美國政府曾質問日本依何種權利佔據北庫頁島。日本回答說該島的佔據係爲取締流血的暴動，如在廟街發生之事件起見。但是美國對於這個回答並不認爲滿意，在其第二次通牒上又質問爲什麼日人不以軍事的佔據爲限制，而汲汲於從事當地石油礦和煤礦的開採。日本竟去了一個堅決的回答說：石

油和煤是依照所有主合法的根據而取得的。

日本既佔據庫頁島的北半部，就成爲石油和金子的偉大儲藏場的主人翁。據美國探查家的報告，庫頁島北部的石油比高加索的巴科煤油區域所有的還多。日本一把庫頁島握在掌中，就可以對於美國的『託辣斯』"Standaroil"和英荷的『託辣斯』"Royal Dutch"兩方面的競爭，決定一最後的勝負。庫頁島的煤也能使日本脫離對於此事的外國關係。庫頁島北部所藏的煤有二十五萬兆舖特之多。(250,000,000,000)度意司基煤礦一處已能取得四百萬舖特之煤。開採沿海省的鐵礦，助以庫頁島的煤，可以增加日本工業的速率。此外庫頁島有二百五十萬方畝(俄方畝)良好的林場，在缺少森林的遠東，自然看來極有價值。所以全庫頁島的佔據，正無異握住『太平洋的鑰匙』。在經濟關係上從日本的帝國主義上著想，實在是實現『大日本』理想的一種重要步趨。

日本政府在佔領庫頁島以後，即在島上實行戒嚴，竭力地把這個區域『日本化』。遠東共和國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對全世界民族的宣言書上有一段話：『俄人凡無日本官吏允許者一概不許闖入黑龍江口及庫頁島。一切俄國民事機關均受日軍司令部强迫解散；行政之權亦屬於該司令部。一九二一年十月間日軍司令部聲明不許人民選出代表以組織地方機關者集會，且爲完全剷除俄人治理之泡影起見，凡俄人疑有與遠東共和國官吏交往者悉行逮捕遣送出境。』在阿歷克桑特洛夫司基(庫頁島北部之一城)所有以前的官舍都爲日本機關所佔用。街道都改成日本名字。日本軍隊駐紮太多，城內悉是軍營。一切城有之田地都宣告作日本的官產，無主的土地出租與日人。工商業盡落在日本人手內。日本一面將庫頁島上的行政事務交與軍政機關辦理，一面招日民移居該處，移植時所有輪船及火車票價一律減半收費。

日本軍駐庫頁島司令部關於礦產租借地一事曾宣布章程如下：(一)此後對於礦產權利無論何種宣言均不收受；(二)將已有之權利由一人移轉與他人應絕對禁止；(三)凡已具有礦產租借地之權利者應向日本行政機關聲明，且呈遞規定法律上取得權利之證書，如關於佔有權及開採權之允許狀是。此項聲明之呈遞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爲止。(四)在上項期間內無論何種礦務機關均不准開採，陸軍司令部有關閉已開之企業的權利。……凡開採礦源並無相當之權利者應予十年

期間之監禁，或納一千日元之罰金額，而開採而得之物一律沒收，礦源則移轉與他人。

從上述的章程上可以明白日軍司令部意圖完全取消俄人和他國人的礦產之眞意。日本人想把自己的競爭人一網打盡，所以行出這個章程來。一面日本國會第四十四次常會可決了一種組織庫頁島鐵路公司的法案。該公司資本爲一千萬日金。有五個日本大商店組成了一個與歐美資本競爭的實業組合，派出委員團以便調查北庫頁島，並組織實業的事務。據尙未證實的報告，北庫頁島煤礦的開採每年可以得等量的好煤，其價格爲六百萬金盧布每年石油和金子的取得可達二百萬金盧布左右。至於論到爲日人所奪得的廟街漁業區，則內中包括着六十處巨大的漁區，平均每年收得到九百萬舖特的鮭魚，八萬五千舖特的魚子，九千舖特的鱘魚。

北庫頁島既如此富有，無怪日本人要藉口『廟街事件』而實行佔據，又無怪於既佔據以後竟不肯遽行撤退了——（這是在日俄長春會議上的話，後文再詳細說明罷）。

（未完）

（註一）關於『廟街事件』的記載，係根據俄國方面的材料。日本及中國報紙上所載是否如此，手頭並無當時報紙，無從覆查。

世界新聞屑

慕沙里尼的不怕死

意國棒喝團首領慕沙里尼組閣後，厲行反動政策，共產黨及急進分子懷恨日甚，時思加以暗殺。據傳聞自慕沙里尼就任後已受二次之狙擊：第一次有暴徒在雷克宮以手槍向慕沙里尼射擊，兇手當卽就逮，旋奉慕沙里尼命釋放；第二次慕沙里尼方自鄉間乘汽車歸羅馬，首相命車夫坐車中，自任前方開駛汽車，暴徒誤以爲坐車內者爲首相，於中途開槍襲擊汽車夫立斃，慕沙里尼則從容出手槍擊兇手，兇手亦負傷，首相得免於難。此二事喧傳於羅馬，人心頗惶惶不安。惟官廳嚴禁報紙登載此項消息，因此外人鮮有知者。慕沙里尼之友嘗勸彼不應輕出，如偶然出外則亦應隨帶衛兵以防意外。慕沙里尼則笑曰：『諸君欲奪我如爲帝王之樂之死乎？』不寧唯是，慕沙里尼雖屢遭狙擊，而每星期日則仍必乘駿馬游行通衢，出入於共產黨人羣中，其勇敢有如此者。（魯）

第三國際第四屆世界大會之經過

朱枕薪

現世界上有三個國際，卽第二第三第四三個國際。

第二國際於一八八九年成立於法京巴黎，繼承第一國際的工作，營謀第一國際所抱的目的之實現。

第一國際卽第一國際工人協會（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於一八六四年在英京倫敦成立，發表馬克思（Karl Marx）與英格爾斯（Friedrich Engles）二人起草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第一國際反對個人私有生產機關，擬用種種政治運動的方法，以期達到經濟解放的目的。

當初第一國際的基礎不甚牢固，隨後卽現渙散之勢。第二國際是第一國際的繼承者，主張似較第一國際爲緩和與穩健。

第三國際亦稱國際共產黨（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於一九一九年成立於俄京莫斯科，距離共產黨宣言發表的那年，整整有七十二年。他自命是『繼承與完成由第一國際所開始的大工作的』。他又詆毀第二國際，他說『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就已完全失敗了；』又說『他們——指第二國際的幾位首領而言——採用機會主義，遂使自己變節，竟跑到有產階級方面去，第二國際便從此消滅。』

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正式舉行第一屆世界常年大會，會期自三月二號延至六號。此會俄爲發起人，德爲附和人，到者有英美法奧等大小三十五國的代表。第三國際的口號，就是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話：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啊!』

第三國際要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結合一致，協同與有產階級宣戰，以強固的武力暴烈的革命，打破資本制度，推倒有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爲由資本主義社會轉移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內之方便的制度。——這就是第三國際運動的方法與目的。

翌年——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號至八月七號，第三國際舉行第二屆世界常年大會，赴會者有俄德英法等大小三十四國的代表，選舉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通過規約十七條，加入條件二十一條。大會又通過『共產黨與議會政策』『勞動組合與第三國際』『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問題』『農業問題』等幾種決議案。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號至七月十二號，第三國際舉行第三屆世界常年大會，各國代表到者，竟有五十國之多，通過『世界形勢與第三國際之任務』『關於戰術之綱領』『國際共產黨與紅色國際勞動組合之關係』『合作組合』『國際共產黨之組織』『婦女書記部之設立』以及『國際共產黨與少年國際共產黨之關係』等幾種決議案。

在第三屆大會至第四屆大會之間的一年多時日中，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運動有下列三大種：

(一)統一戰線的運動；

(二)公判社會革命黨的運動；

(三)救濟俄國饑荒的運動。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號，第三國際舉行非正式的大會，齊諾弗夫(Zinoviev)致歡迎詞。此時赴會的代表到者如下：

德意志	二一人	法蘭西	九人
意大利	一六人	捷克斯洛伐克	七人
南非洲	一人	美利堅	六人
阿根廷	二人	澳洲	二人
比利時	一人	保加利亞	二人
中國	一人	丹麥	二人
埃及	一人	英格蘭	五人
愛沙尼亞	一人	喬治亞	一人
印度	一人	爪哇	一人
南斯拉夫	一人	加拿大	二人
萊多維亞	三人	挪威	五人
奧地利	二人	波蘭	五人

羅馬尼亞	一人	俄羅斯	七五人
瑞典	一人	瑞士	三人
盎格魯土耳其	一人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	二人
土耳其斯坦	三人	匈牙利	六人
日本	四人		

此外少年國際共產黨(The Youth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與紅色國際勞動組合(The Red International Labour Union)各派二十位代表赴會，共計赴會的代表有二百三十四人之多。

當日議決共產黨分為五組：

第一組　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與少年國際共產黨，紅色國際勞動組合等七個代表團，各有四十五票共有三百十五票。

第二組　英吉利，美利堅，波蘭，烏克蘭，日本，挪威，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芬蘭等九個代表團各有三十票共有二百七十票。

第三組　西班牙，羅馬尼亞，瑞典，萊多維亞，瑞士，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等八個代表團各有二十票共有一百六十票。

第四組　希臘，中國，印度，愛爾蘭，阿才培疆，喬治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丹麥，波斯，土耳其，澳洲，阿根廷等十四個代表團，各有十票共有一百四十票。

第五組　南非，爪哇，加拿大，智利，烏拉圭，巴西，墨西哥，亞美尼亞等九個代表團各有五票共有四十五票。

合五組統計之，共有四十七個代表團體，九百二十票，三百五十二名代表。此外如蒙古，高麗等處，因沒有代表赴會，故尚未計算在內。在這四十七個代表團體之中，除少年國際共產黨與紅色國際勞動組合之外，有表決權的祇有二十九國，其餘十六國都祇有發言權而已。

大會的主席團由十三人組織而成：

俄羅斯	三人	德意志	一人
法蘭西	一人	意大利	一人
捷克斯洛伐克	一人	巴爾幹	一人
日本	一人	英吉利	一人
美利堅(合衆國)	一人	斯堪狄那維亞	一人
波蘭	一人		

主席團中的主席，他們公推俄人齊諾維夫擔任此職。

最後他們議決三日後實行正式開會。

十一月六號，第三國際舉行第四屆大會開幕禮。李寧（Vladimir Ulganov Lenin）於事前曾有函致賀茲特譯之如左：

『我不能赴會與諸君同行開幕禮，心中非常抱歉，現在我祇能用書信來祝賀你們。各國的共產黨雖然屢遇困難，但是共產黨的國際團體，卽國際共產黨，却日漸發展，日漸強固。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還是使多數工人投入我們旗幟之下通力合作。我們應當戰勝各種困難，完成這種工作。

『第二國際與第四國際的合併，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因之獲得許多助力。國際的團體如能互相攜手，推誠相見，於勞工階級總是有利無弊的。

『你們邀我來彼得格勒赴會，我大概不久就能遵命來與你們晤談的。

『蘇維埃執政權已有五年了。現在較前益形根深蒂固了。俄國內亂已終止了。第一步經濟改組的試驗已告成功。蘇維埃俄羅斯現能出其全力，扶助全世界工人去與有產階級競爭，實行推翻資本主義。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國際共產黨萬歲！ 李寧，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號』

十一月十號，是大會開會的第一天。齊諾弗夫演說報告過去一年中執行委員會經過的事情，預擬國際共產黨將來進行的計劃。他說，

『第三屆大會畢會後，有產階級襲擊無產階級。工人大受壓迫。俄國亦患饑荒。我們爲自衞計，不得不「去與羣衆爲伍」這就是我們進行的方法。「統一戰線」是我們的口號。我們要聯合一致共同動作。我們定須成爲一個世界的中心團體！

『我們爲工人團體的統一而戰。工人團體是無產階級擊敵的唯一的武器，宜統一不宜分離，分離無異自殺。所謂統一戰線，就是反對分裂，這不僅是一種計劃，且亦是一種重大的運動了。

『第三屆大會的口號是「使多數工人都投入第三國際旗幟之下。」但是這種目的，至今還未達到。統一戰線的戰策，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最好的方法。統一戰線的時機現已成熟，我們不應空談，應當實行。現在第二國際聯絡有產階級，不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我們急宜設立共產黨，聯絡無產階級，雖至分裂，亦所不惜。我們定能獲得多數工人的同情。救濟工人的團體，這是我們的事務。我們自己內部統一戰線，不致發生什麽困難。我們聯絡一致，就在同一的戰線，攻擊共同的敵人。我們經濟與政治二方面的動作都應一致。

『統一戰線，給工人以奮鬬的途徑。我們聯合全體工人，爲生活而奮鬬。我們更要爲反對改良主義而戰，要使工人直接從事革命。現在各國都在那邊宣傳統一戰線的戰策，行見成爲事實了。

『工人政府是統一戰線之具體的表現；但是工人政府不易實現。工人政府不是過渡時期中必要的組織；並不能替代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能免除內亂的滋擾。這是我們應當明白的。』

『蘇維埃俄羅斯的物質地位，現已較前進步多多。其他各國應步俄國的後塵，實行革命。俄國的工人所受的痛苦很重，都是爲了孤立無援的緣故。別國的工人，現在作事似較易便；俄國能予以援助。我們應要牢記勿忘勝利是痛苦之花這一句話。』

齊諾弗夫言畢，聽衆大鼓掌。各代表對於齊氏的話，當即加以討論。翌日，十一號，由齊氏致答。他說，工人政府有好幾種形式。凡是有產階級的政府，都是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政府；然而工人政府未必都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府。

工人政府可分爲四大種。奧洲的『自由的工人政府』(Liberal Labour Government)，是第一種工人政府。英國現在也有這種同樣的團體。這種政府不致實施一種純粹的有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共產黨人須時時援助他們，使得成功。

第二種工人政府是『社會民主黨政府』(Social Democratic Government)，我們有時亦可援助他們。

第三種是『社會民主黨人，職工組合會員與共產黨人的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 of Social Democrats, Trade Unions and Communists)。這可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起點。

第四種是『眞正的工人政府』(Real Labour Government)，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的政府之別名。

工人政府成立，有產階級勢必失去原有的地位。但是他們必不甘心放棄他們的特權，我們應先推翻有產階級纔對。我們要實現工人政府，就先當與有產階級戰爭。我深恐工人政府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機會主義的危險；這種危險是很大的。

最後實行投票，多數代表贊同執行委員會的行動，承認執行委員會的議案。

十三號開會，李寧受大歡迎，各代表唱國際歌。李寧演說『俄國革命五年的經過與世界革命的形勢』(Five Years of Rus-

sia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他先解釋新經濟政策，他說，『實現社會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國家資本主義。待至無產階級握有政權時，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攻自破了。

『俄國至一九二一年，內亂始行平定，敵人始告失敗。外界的敵人既被我們打倒，內部政治的競爭也就開始了。農民大多都反對我們。工人對於我們亦不愜意。羣衆都覺我們經濟方面的主張太高遠了，未免不切事實。因是於一九二一年三月，我們就議決實行新經濟政策。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至今已十有八月，試驗的結果，頗有成績可觀。農民現在都很滿意，但在一九二一年不然，我們發生飢荒，有人說這是我們實行社會主義的結果，其實是國外的封鎖與國內的戰爭所造成，不能專責我們。好在飢荒現在已被我們戰勝了。本年農民交給我們作為賦稅的麥穀，已達一萬萬蒲特之多。我們並不與農民為敵，農民也是我們的好友。不過現在我們工人執政，他們管治全國，他們並不反對農民。所以現在不致發生農民反對我們的運動，他們與我們現在已妥洽了。

『我們經過五年戰爭，至今還能握有政權，其間都賴農人與工人的幫助。農人不願復處在地主之下，所以要來援助我們。不過我們不僅要推倒地主，亦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求實現社會主義。我們俄國要先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時代，然後始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土地與工商業的大權，一概操在國家手中。個人祇准經營小企業。如個人經商不良，我們即能勒令他們停止貿易。他們的方法，千穩萬當，不虞失敗。

『至於國外，則世界革命的形勢很好，假使共產黨長此繼續發展，以後的結果必更良佳。深望諸君一面自學，一面教人，將來必能獲得良果，不患不能達到目的。』

李寧演說畢，聽衆照例大鼓掌。柴脫金 (Clara Zetkin) 繼之演說，演題與李寧相同。她說，俄國這次革命，是改良派與革命派之競爭。第二國際表面上雖反對改良政策，實際上却採用機會主義。俄國自二月革命後，孟希維克黨與社會革命黨主張制憲，藉以反對創立蘇維埃的說素。他們又主張民主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英格爾斯早已說過『民主主義』是革命後無產階級的大敵，我們應當加以反對。

十月革命，鮑爾希維克黨節節前進。孟希維克黨想藉憲法議會之力恢復原有的地位。然而憲法議會究竟敵不過蘇維埃，隨後憲法議會即被解散，有產階級從此失勢，一蹶不振。組織紅軍，是蘇維埃一件最大的事情。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更是歷史上所不可避免的；結果解放了幾百萬人民，脫離了資本主義的束縛。

柴脫金講到這裏；主席宣告散會。翌日，十四號，仍由柴脫金繼續演說。她說，鮑黨雖用力反抗敵人，但不會以力自衛。實現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的事情，是國際的事情。我們日夜所營謀的，不是一國的革命，是世界的革命。

他又論及新經濟政策，指明俄國的農業政策，與馬克思主義並不背道而馳。又說全國電氣化是一種改良農業最好的方法，由此能自然進化至共產主義社會。俄國革命的目的，就在使大規模的生產運輸貿易各機關以及各種銀行之社會化。革命後，無產階級一躍而握政權，實行八時制，使產業社會化，從事社會立法，教育人民。無產階級的地位，因之增進不少。我們應學俄國無產階級那種革命的理想，實地從事革命。（大鼓掌）

倍拉昆（Bela Kun）演說後，脫洛斯基（Trotsky）起立演說。他說，共產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獲得政權，第二國際專尚空談，缺乏實行的能力。但在俄國不然，我們始終抱定這種目的，時時刻刻求其實現。俄國自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國內即行發生戰事。——這都是階級戰爭，不言可知。

過去五年中，俄國備嘗艱苦。我們獲得政權，雖較歐西諸國為易，但是不易持久。歐西諸國共產黨人獲得政權稍難，然而較易持久，與俄國恰成一反比例。……

十五號開會，執行委員會的秘書加爾賴狄克（Karl Radek）演說『資本家的攻擊』（The Capitalist Offensive），末謂『共產黨的目的，不是要獲得政權就算了事的，仍要繼續向前奮鬥。我們現在不能以為僅僅通過幾件議案就算責任已盡，我們須抱定堅強的奮鬥的意志繼行。』

十六號由意大利的代表蒲狄茄（Bordiga）演說法西斯主義（Fascism）。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亦演說此題。

十七號各代表討論賴狄克的演說辭，賴氏又說，國際共產黨的敵人有二，一為右派，一為左派。右派的危險，當然較左派為烈。所以我們先要攻擊右派，不得不以全力與資本階級作戰。……

後由瑞士代表范爾天（Velti）提議組織一委員會，專門從事國際共產黨統一戰線的運動。

十八號開會，布哈林(Bucharin)演說『國際共產黨的綱領』(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他說，議定國際共產黨綱領的問題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知難而退，故遂提出這個議案。今將布哈林所提出的國際共產黨的綱領，擇要摘錄如下：

(一)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

現在全世界都受資本主義的束縛，資本主義根據私有財產制度及以貿易為目的的生產事業。少數人私有生產與分配的機關，造成所謂資本階級。他們握有經濟大權，勞工因此不得不出售他們的勞動力。

人類中大多數是勞工，多數反被少數侵掠。勞工是工的銀奴隸，經濟固然受人壓迫，即政治與教育二方面他們亦不得自由。

資本制度發展至最盛的時候，就是資本制度崩壞的日子。那時生產漫無限制，自由競爭，無產階級失業，經濟發生恐慌的現象，產生階級的競爭。同時資本階級內部分裂，國與國相攻。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資本制度就開始崩壞了。

戰爭的結果，致生產停滯，世界的經濟解組，階級戰爭愈演愈烈。

俄國的十一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導。一聲霹靂，打破資本制度，推翻有產階級，世界的資本主義因之遂根本動搖了。

資本主義既倒，無產階級遂得自由，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總團體，就是國際共產黨。國際共產黨引導人類走上新的軌道，凡是反對國際共產黨的人，就是自己不要長進的人，結果沒有不死亡——失敗——的。

(二)工人的解放與共產的社會

國際共產黨之終極的目的，就在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人類解放後所居的樂園。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使私人的生產機關，轉為社會的共有財產，同心協力的通力合作，易自由競爭為互相扶助，生產事業便蒸蒸日上，一天發達一天，此時戰爭亦無形消滅。社會中秩序良佳，不復有階級的區分，於是階級戰爭就無由發生了。人類間的侵掠也必絕跡於世。國家自然消滅，世界大同，天下太平。

(三)有產階級的傾覆與共產主義的戰爭

由資本主義社會轉移至共產主義社會，其間必有一種長期間的無產階級運動。他們與有產階級血肉相搏，最後他們獲勝，

握得政權,總能實現他們的理想。

在這由資本主義至共產主義的過渡時代,有產階級已被推翻,勞工階級初握政權,防他死灰復燃,自然不得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四)到無產階級專政之路

到無產階級專政之路的第一步,就是共產黨之堅固的團結,聯絡工人,共同反對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我們當努力實行國際共產黨所已通過的種種議案。

上面就是布哈林所草的國際共產黨綱領之大概,是第四屆世界大會中一篇最重要的文字。

隨後繼續開會,赴會各代表相繼演說,一面報告事實,一面發揮意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名 Voytinsky 在會中報告中國最近一年來的勞動運動。

各代表報告畢,隨即討論議案。大會中所通過的決議案是:

一、執行委員會的報告　二、愛爾蘭問題
三、凡塞爾和約問題　四、國際共產黨的綱領
五、共產黨的教育工作　六、法國共產黨活動的綱領
七、俄國革命　八、婦女問題
九、農業問題　十、東方問題——殖民問題
十一、共產黨人對於勞動運動的工作

此外,大會又發表好幾種宣言,現亦列下:

一、告被資本主義束縛的工人
二、告彼得格勒的男女工人
三、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海陸軍人
四、告英吉利比利時意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的無產階級
五、告俄國的工人
六、告意大利的無產階級

最後,改選執行委員會,有人提議仍推齊諾弗夫為會長,全場一致通過。後即宣告畢會高呼:

俄國勞工萬歲!
俄國共產黨萬歲!
國際共產黨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呼畢,奏國際歌,全場和之。第三國際的第四屆世界常年大會,於是閉幕。

一九二三年三月草於上海

原书缺页

官學校，軍官學校畢了業又入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大學。在這裏，却是他的自由思想革命思想暗地裏萌芽成長的時期了。

誰不知道哈密特是一個專制魔王；當西歐各國已經放棄專制主義的時候，他還用了偵探政策支持他的獨裁政治。凡是土國臣民，只要少許露一點風聲說他是感染着法國革命思想的，他的生命自由就難安全，當時土國某文豪曾刊行一種著作，名爲母國(Watan)的，講述西歐政治，哈密特就把他燒燬，將著者加上一個『侮瀆君王』的罪名放逐到英國，國內人民，凡被偵探嫌疑到讀過母國的也都驅逐出境。卽此一端也可想見哈密特的兇暴了。但是上面的壓迫愈嚴，下面的反抗亦愈烈，那時的土國，外面上所見到的雖似乎只有一個赫赫炎炎的哈密特皇帝，暗地裏如軍事大學軍醫學校等等却都有和俄國虛無黨一般的祕密結社，所謂自由黨進步黨的出現了。而凱末爾也終於讀到了母國，終於感染了自由思想成爲一個熱烈反對哈密特的人。

入獄的前後

軍事大學畢業以後，凱末爾還只有二十二歲，便出任陸軍大尉的職務。但因爲他的心中已燃燒着革命熱氣，所以他在那時就從事革命運動，在君士坦丁堡的參謀本部，立了一個自由黨，日夜操心發展黨務。結果被官廳發覺受了三個月的監禁，又被派遣到大賈司寇的騎兵隊裏去。

在大賈司寇他又設立了一個自由黨支部，費去了許多光陰，但後來他忽而覺悟，以爲在偏僻的敍利亞謀這種大事是不濟的，土耳其革命的第一幕，須要在歐洲土耳其舉行才行。於是他先逃至亞歷山大里亞，後又轉至薩隆尼加，因爲薩隆尼加在那時已是土耳其革命黨人的大本營了。

他活動了四個月之久，又被偵探發覺，放逐到埃客白(Akaba)去。後來幸遇君士坦丁堡的陸軍大臣卸職，更調人員的機會，才復被調用至薩隆尼加爲第三軍隊的幕僚。他這回重到薩隆尼加，勢力却發展不小，他把舊時的自由黨和進步黨併合，改稱爲統一進步委員會，凡是薩隆尼加，摩奈斯透，烏斯庫勃(Uskub)等地方，幾乎都受這個委員會的支配。

凱末爾與安佛爾

一九〇七年是土耳其禍難臨頭的日子。向來幫助哈密特反

抗俄國的英國，在那年忽然拋撇了土皇和俄國攜手，訂立英俄條約。這一個歐洲政治上的轉變，在土耳其不啻是宣告死刑，因爲土耳其沒有英國的幫助是不能立國的。因此國內青年土耳其黨人——統一進步委員會——都大聲疾呼的提倡革命，想把哈密特推倒，挽回對英國的舊有關係。在這革命中，凱末爾是在麥馬特雪夫克脫 (Mahmoud Shevket Pasha) 手下，指揮第三軍。革命的結果，哈密特失去了他的專制主義。第二年——一九〇九年——又起了一種反革命，哈密特更從最高地位，墮入薩隆尼加的黑獄裏去。但是主要的目的——和英國恢復舊有關係的目的却終於不曾達到。

革命以後，土國的統治權，便移到安佛爾 (Enver Pasha) 之手。這安佛爾是素和凱末爾不睦，曾經破口相罵過的。現在安佛爾既得了政權，凱末爾當然不能滿意，所以他很堅決的卸去政治上的職務，仍做一個陸軍軍官。

以後幾年，凱末爾因爲職務的關係，一味的聽人調遣：安佛爾驅逐他到的黎波里；伊遜德 (Izzet Pasha) 召回他到薩隆尼加；雪夫克脫差遣他到亞爾巴尼亞；到了意土戰爭的一年，安佛爾又派遣他到的黎波里去統率國民防備軍；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又叫他駐守他大尼里海峽，乘機奪復亞得里安堡；最後他又被派遣去做蘇菲亞公使館的侍衛武官；一直到一九一四年，就是大戰開始安佛爾和德國訂盟的一年，才回君士坦丁堡來。他經過了這許多年，對於軍事知識更長進不少了。

大戰起來了，凱末爾極力主張土國不應加入。但是安佛爾却叫他統率第十九團，到他大里亞去。安佛爾這個調遣原想借英軍之手結果他的性命的。却不料這一來反而使得凱末爾的聲名逐漸增高，至任爲半島中土德聯軍的總司令。而在安那福泰 (Anafortta) 擊退英軍的一件事，尤其是他在軍隊生活上最大的成功；於是德國人民無一個不讚美他的勇武，而協約國的軍隊也都畏忌他的才幹了。

但是安佛爾却因此仇視愈深，他恐怕凱末爾得了勢力，不利於己，於是把凱末爾的功績，一概瞞過，不許在君士坦丁堡發表。統一進步會的年報曾登載過安那福泰戰勝的一事，安佛爾便將他如數沒收燒毀。在那時若有人在土京稱道凱末爾的名字，就要算作政治犯的。

他大尼里的英兵敗退以後，德國的將軍利蒙 (Limon von Sonders) 也嫉妒他的功績，把凱末爾調遷至俄國前敵任爲少

將，統率第十六師的軍隊。但他因爲奪取報達鐵路的計畫，被福根漢 (Falkenhayn) 所反對不願奉命，却獨自回阿來普去了。

上安佛爾的一個條陳

他到了阿來普，心中很不滿意於福根漢的作爲，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做了一個極長的條陳送給安佛爾，陳述他自己的意見。這重要公文送出的時候，土國人民，誰不在希望德國戰勝？但是凱末爾却一層層的剖析明白，說：君士坦丁堡的政府是怎樣腐敗；國家的經濟財產，是已在破產；若把國家的金錢，水一般只顧流到德國去，結果惟有亡國。他又說：法國和英國是不會分手的，而他們也不致於戰敗。英國的欲望是要占據巴力斯丁，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下，建設一個基督教徒的政府，來管轄蘇彝士運河，以及紅海埃及。他又要將土國和其他回教民族分離。……『我們這次輕易加入了大戰，反抗英國，已使英國可以藉口實行他的侵略政策。他的計畫成功，我們便是亡國；他的計畫不成，我們也只落得做德國的屬國。……福根漢對人說他是德國人，而且他的性質上便就喜歡接近德國。如果他守得住巴力斯丁，那麽他要算是戰時的勝利者，將來一定睥睨一切，凌辱土人，守不住呢，我們當然是要忘國了。福根漢榨取我們的金錢，犧牲我們的兵卒，他是只爲他個人啊！』

你道安佛爾接到這個警告，是怎樣的處置？他偏將福根漢派在巴力斯丁，指揮前軍，却叫凱末爾跟隨皇太子克龍 (Croun) 到德國去。當時凱末爾因孤掌難鳴，便懷着無限隱恨，跟着皇太子往德國和奧匈國游歷了二年。而堂堂一個土耳其帝國，也在這二年中斷送淨盡了。

重回故京

一年以後，土耳其的國勢已瀕於滅亡了，那時的安佛爾也覺悟過來，電召凱末爾，囑他速往巴力斯丁前敵去指揮 Yilderim 軍隊（卽第四第七第八三個軍隊）但可惜已晚了。凱末爾奉命去阿達那 (Adana) 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個君士坦丁堡發來的密電，說洛夫倍 (Raouf Bey) 已往墨特羅斯 (Mudros) 和英國商議休戰條約，叫他不必再往。凱末爾才不復前進，回到京城中來。

這時土京的情狀，已經擾亂得難以形容。統一進步委員會已被解散，只有從前的反對黨自由派還苟延殘喘，由福立特 (Da-

mad Ferid) 出來繼承塔拉脫(Talaat) 安佛爾維持着。議院是閉了門。全個京城因爲沒有指導的人，都陷於混亂狀態。英軍占據了君士坦丁堡的彼拉 (Pera) 和格拉塔 (Galata)；法軍占據了斯坦堡(Stamboul)；意軍在亞細亞海岸上陸；三協約國的軍艦，都停泊在博斯普羅斯海峽。英國的分艦隊還圍繞着北海和大艦隊連續；法軍占領了歐洲土耳其的鐵路；英國不但占領小亞細亞的鐵路，而且更占領高加索，波斯，美索波達迷亞，庫爾狄斯坦，敍利亞，以及其他黑海旁的軍港，好似築起一個鐵圈，將土國團困在圈中。一般因爲墨特羅斯條約規定，土國的海軍是已經降服，封鎖在君士坦丁堡；陸軍也解除武裝，而且不久就全部解散。

本來英俄協約破壞以後，英土關係可以希望恢復，却不料又來了一個威內瑞祿提倡英希聯合，不但繼承了英俄協約中俄國的地位，而且比俄國還來得利害。凱末爾眼見着這個被協約國占領着的將要破裂的混亂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是難以恢復的了，於是索性離去君士坦丁堡到小亞細亞去。

凱末爾與福立特的仇視

凱末爾的到小亞細亞去，有兩種作用：一來可以免避協約國的監視，二來可以養成一種新的政治勢力，強迫福立特再開國會，指導國民。但不料福立特也和安佛爾一樣和凱末爾作對。他起初電召凱末爾進京，因凱末爾不允，便令他脫離軍隊。他們從此便大鬧意見。福立特手下的小亞細亞官吏，捕捉凱末爾的夥友，解送到君士坦丁；同時凱末爾的同伴，也便捕捉福立特手下的官吏，建立凱末爾派的地方統治。這時的土國實已宣告分裂。

後來希臘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占據斯密那，英希聯合主義的表現，愈加明顯。福立特又沒法抵抗，於是小亞細亞全境的人民，都傾向凱末爾了。但福立特還想在博斯普羅斯對岸獲得一個根據地，和凱末爾對抗。一九二〇年十月趁着達立白虛 (Dalibash) 革命，居然得到可尼亞(Konia) 地方。可是民心已經歸附凱末爾，幾天以後，便有賴灰德(Rafet Pasha) 出來組織凱末爾派的管理制，所以福立特終至全數失了小亞細亞的勢力，同時凱末爾的地位却愈加穩固了。

安哥拉國民議會

凱末爾雖然和福立特反對，但那時對於君士坦丁堡議會，卻

並不斷絕關係，他還派遣國民黨的健將去參加。後來他將國民黨本部遷移到安哥拉來。這安哥拉本來是一個泥濘而又滿佈着瘴氣的城市，因爲有鐵路電線連絡，所以和君士坦丁堡容易交通，他們國民黨十二個領袖便在安哥拉擬就一個國民公約，送到君士坦丁堡議會中去，『在這條文中，載着土國議會爲謀正義和平起見所可犧牲的限度。』經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議會通過。這公約便是現在凱末爾所遵行不渝的。

但是這一件事却激怒了駐紮君士坦丁堡的英國軍隊。他們開始壓迫議會，捕捉國民議員，驅逐到馬爾太(Malta)。使國民黨員在君士坦丁堡立足不住。因此三月十五日夜間就有許多黨員離去君士坦丁堡到安哥拉來。這一來凱末爾就可以自己設立起固有的國民議會了。這國民議會在四月二十三日召集，主要目的，卽在斷行國民公約。從此以後，這土帝國的一部分，曾經哈密特施行專制政治的，現在全受凱末爾的統治了。

凱末爾的戰畧

此後福立特雖然暫時還得在君士坦丁堡保守着地位，但到了八月十一日，綏佛爾條約在巴黎蓋印，他也知道此條約難以承認，結局只好退位了。講起綏爾佛條約，自然就是英希二國的把戲，簡單說：希臘要把君士坦丁堡截去，使和小亞細亞隔離。守備隊只限定七百八，而小亞細亞的地方，凡是軍事，財政，經濟，都要受英法意三國的限制。這樣一個條約，如果簽了字，結果逃不出一個滅亡；而且如果不極力奮鬭，又是難免要承認的。因此國民議會，便集合全土國的力量，來抵禦希臘。

土國的前敵陣線是沿着報達鐵路，從愛斯基賽爾 (Eski Shere) 到愛芬加拉希薩，(Affin Karahissar)。因爲海軍方面，已被休戰條約所取締，不能攻擊沿海的希軍，而在歐洲方面的希軍後隊，更不必論了。所以在那時土軍實只能在小亞細亞沿愛斯基到愛芬一帶和希軍交戰。

戰事初起，希軍得了英國軍官的指導，在愛芬包圍土軍的左翼，土軍紛紛敗退，不得已又在距後隊七十五哩，距安哥拉僅四十哩的地方，重新沿着薩客里亞 (Sakaria) 河造起南北陣線，由凱末爾親自指揮。

希軍渡過薩客里亞河南首，還想包圍土軍左翼。一直東進，達到五十哩之遠，但是那裏有土軍左翼的縱跡，原來土軍地位那時早已改變，在距安哥拉西南五十哩之處造成東西戰線了。希

臘軍盡力戰鬬了二十一日，想穿破土軍陣線，——這一場戰爭，眞可謂歷史上有名的戰爭，而在凱末爾又是他最光榮的功績，和一九一五年安那福泰的勝利一樣。

從此以後，那英希條約，綏佛爾條約，都遭了阻力，不能實現。結果是近東會議在巴黎開會，凱末爾以國民議會外交代表的資格，參與會議。此會議的結果，無非協約國作成了一個通牒，勸告土希雙方面媾和之意思，實際上仍然沒有效果。於是去年八九月間又引起一場大戰，這回土軍却反守爲攻，把希軍在愛芬地點衝做二截，紛紛敗退。旬日之後，小亞細亞全境已完全恢復，斯密那的希軍也相繼退撤了。

凱末爾是怎樣一個形貌

土軍戰勝，希軍敗退的結果，近東時局變更了不少。英國與土國也幾乎有開戰的形勢，後來總算兩方極力忍耐，才決定在末達尼亞開會議，就休戰條約；接着又在洛桑開近東會議，這是最近的事實。還有凱末爾戰勝後，君士坦丁堡土皇立卽退位，專制政治從此告終，大家都所知道，也不贅述了。

凱末爾是一個鐵色面孔的人。他的眼睛敏銳而帶藍色，口闊唇厚，下齒鑲着金牙，對人說話時，往往發射強光耀人眼目。往常總帶着一頂鐵灰色的土耳其帽，著着英國式的絨布獵裝衣服；灰色的領，結着一個灰色的結。現在人家都稱他爲鐵人——稱爲『安哥拉泥城中的鐵人』。

世界新聞屑

無國王之王國

匈牙利王國戰後雖與奧國分裂，然國體則未變易。中間曾經共產黨革命，推翻王室，建立蘇維埃政府，然不久卽行失敗。嗣後由荷綏海軍大將攝政，以至於今，名義上雖爲王國；而實際上已無國王。去年舉行選舉，共和黨副主幹比爾博士(Dr. Beer)因公然鼓吹共和制度，被控犯謀叛罪。比爾博士在法庭辯護，謂匈國現在實際上並無國王存在，實與共和國無異，不得認鼓吹共和爲違犯國憲，而法庭反駁則謂匈國現雖無君主，而在法律上則仍爲君主王國。因此博士卒被判監禁十八個月，剝奪公權三年，罰款二萬克朗云。(魯)

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

梁啟超

梨洲乞師日本說，首倡者爲全謝山。其所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

『己丑，……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原注云：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

謝山更於碑文後自跋云：

『公有日本乞師記，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於己無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曾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崎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昱綠於東京。(粵雅堂本南雷文定作「七錄韡於東京」韡字當爲曄字之譌。康熙後諱曄改爲昱，又訛錄爲綠，又錯倒之，故此句不可讀矣。) 予既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雖偕馮以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乃始考得之。』

謝山以考得此事自詑，其實誤也。馮躋仲乞師是丁亥年事，避地賦所敍是甲申年事。賦中上文云：

『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羈獨罹此橫流。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令無伏狀之泫兮，友鮮複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口口原 兮；觀日月之出沒。……越長崎與薩斯瑪兮，……』

此文所紀爲避仇亡命時情事甚明。蓋福王立南都，馬阮當國，製蝗蝻錄以羅織東林復社，梨洲實其所必欲得而甘心者。謝山敍此事云「公等惴惴不保，鶻帖尙未出而大兵至得免」一若梨洲彼時尙晏然在里閈，託淸兵以免於難。讀避地賦乃知以亡命海外獲全，可補爾時一段史料也。謝山因日本乞師記言長崎薩斯瑪，忽生聯想的錯覺，混爲一談。殊不知馮之東行，後於黃五年。馮

僅至長崎，且未嘗登岸。（梨洲海外慟哭記於丁亥六月下記云：「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日本新遭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京第遙望而哭。」日本乞師記云：「先是日本絕西洋人往來。……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據此知躋仲確未登陸。所以然者，實由日本新值外難。故五年前梨洲亡命時，尚得遊行內地，而躋仲獨見拒也。）黃則直到東京，且歷其衢市覩其風俗。（避地賦「七錄暐於東京」下尚有四句云：「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贗眞。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琵笙管之齊鳴。」可見梨洲曾登陸且採訪頗周。）兩事絕不相蒙。安得謂黃從馮遊而自諱之乃別見其事於賦耶？且梨洲行朝錄於己所歷一無所諱，何為而獨諱此事耶？

馮躋仲乞師日本有兩次，亦謝山臆造也。據海外慟哭記及乞師記，則乞師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乙酉冬，為周鶴芝所遣使。第二次卽丁亥六月，馮京第及黃孝卿副安昌王恭梘行。第三次在己丑冬，則僧湛微招搖撞騙之舉也。躋仲並無兩次東行之事。謝山謂有兩次，不知指乞師記所記為第二次耶？抑乞師記別後以有一第二次耶？玩碑文後跋語詞意，似謂乞師記中情節實梨洲所親歷而自匿之，此與事實大謬。躋仲奉命當丁亥，其時魯王在閩；梨洲在浙。己丑七月魯王次健跳，梨洲始奔赴行在，不應兩年前有奉使事而使還又不復命也。然謝山碑文敍此事於己丑而注云第二次，則又似謂乞師記後別有一次。此亦與事實謬也。梨洲在健跳，因見諸將之驕橫無可為，且清廷方思刼質其母，於八月間陳情乞歸。謝山既詳述之矣。（碑文云：「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吳公鍾巒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啓超案：鍾巒以是年八月殉難。故知梨洲去健跳在八月前。）既以將母告歸，僅一二月又起而奉使，梨洲何輕於去就乃爾耶？再者：馮躋仲戊子己丑庚寅三年間始終在四明山杜嶴薛嶴等地方與王翊相掎角，庚寅十一月殉難。其事蹟具見梨洲之四明山寨記，思舊錄，海外慟哭記。無緣於己丑冬更有二次奉使事。躋仲非不解事者，又豈有於長崎望哭之後更忍再辱耶？故知謝山第二次乞師說決無稽，而梨洲始終未與茲役也。

朱舜水國變後流寓日本。史家因又以與躋仲乞師事糾葛附

會。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云：

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舜水名）從之。撒斯瑪王許發衆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

此文所記年月，完全顚亂。躋仲乞師之舉，主持者爲黃斌卿，閔事實也。然事在躋仲入四明前之三年。躋仲在山寨與王翊共事時，斌卿已爲張名振所殺。其年月可稽諸行朝錄也。乞師之役，留而不歸者爲黃孝卿。孝卿悍㴠之弟，不識國恥爲何事，在長崎縱酒狎妓，爲日人所侮。（見乞師記）烏得以此汚舜水耶？

舜水遭國變後，最初十年來往於日本安南，而在安南之日爲尤多。（其間常常歸國，又不待言。）其安南供役紀事一書，爲丁酉年所著。中云：

『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

又舜水文集，上長崎鎭揭云：

『來此七年，憂辱百端。……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揭中尙云：「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案所謂師友三人者，指王翊吳鍾巒朱永祐。三人皆死於庚寅年。知此揭當作於辛酉，距甲申國變恰七年，故云來此七年。）

據此可知舜水當甲申後已往日本，然始終不克在彼居住，仍以在安南之日爲多。丁亥躋仲奉使時，雖未審舜水在何地，然其偕行之跡，則一無可考也。至躋仲在王翊軍中時，舜水則在舟山。其祭王侍郎（卽翊）文云：『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然則其時安得有躋仲東行事，更安得舜水與偕耶？

乞師之是非，別一問題，其有無不足爲梨洲舜水榮辱。惟茲事幾成歷史上鐵案，而遠於事實乃如彼，故不可以無辨。海東逸史不知何許人，日本人今井弘濟安積覺者，舜水親炙弟子也。其所撰舜水先生行實，卽不載此事，可謂傳信。獨惜以全謝山之淹博綜覈，而有此失，吾用是益感治史之不易易也。

埃及發掘古墓記

W生

驚天動地的考古學發見

自從英國學者嘉德在埃及舊都德巴(Theles)發見三千三百年前的皇陵後，歐美人民都大受震動。街頭巷尾都把這事情當作談助。埃及古代皇帝都丹喀門的姓名，在數月前全世界只有一二百個考古學家才知道，現在却鬧得婦孺皆知。商家都把都丹喀門來當作貨物的商標。新聞記者專爲了這事從各國投奔到埃及。英美諸國的報紙上天天把這事件大書特書。在最近數月來，除法軍佔領魯爾外，要算這件事情最能聳動天下人的耳目了。

這是爲什麼呢?人類天性是好奇的，一般人最喜歡聽的，本來就是掘藏得寶以及古墓探險一類的神異故事。但現在所掘得的是三四千年前的帝王古墳，墳內所尋得的又有數萬千件的珍奇瓌寶，而且把幾千年前死而不腐的帝王死屍重新檳出來，放在現代的博物院裏，這是何等驚異的事!我們聽得這一類的奇事，恍惚和讀天方夜談一般離怪。這新聞傳遍了全個地球了。

再從學術方面看來，這次的發見也實在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平常發見一件千餘年前的器皿物品，科學家已視若奇寶。現在都丹喀門古墓中所發見的，三千餘年前的古物，質和量的豐富都爲從來所未有。有許多東西幾乎是現代人所未曾夢見的。這不但是考古學上空前的大發見，而且歷史學，人類學，及生物學(古墓中發見許多古代生物的模型)上也都要闢一新紀元。所以對於這一回的考古學發見，無論是俗人，或者是學問家，沒有不加以十分注意的。

三十餘年的探險工作

建立這次科學界的大功的是誰呢？一個是英國人嘉德(Howard Carter)(有許多報紙說他是美國人其實是不確的)；一個是英國的伯爵卡那望(Earl Carnavon)。嘉德在從前是個不甚知名的埃及學家。他專心考查埃及古墓已有三十餘年之久。埃及古墓向來是考古學家所注目的。因爲埃及古代風俗，貴人死後，多把屍體製成木乃伊，把一切生時所應用的飲食器具，物品都放在墳墓裏以供死後的需用，在墳內的壁上再繪上些人物風景歷史故事供死人的娛樂，而帝王的陵寢，更其是窮極奢華，凡是一切生人享用逸樂的東西無不具備。在古王國時代(係紀元前二九〇〇至二七五〇年)，埃及皇陵是建在金字塔裏的，現在矗峙在尼羅河畔的大金字塔，都是古代帝王死後的安息所。但在當時盜匪時有侵入塔內盜竊墓內財貨的事情。所以從中王國時代起，帝王的陵寢不再造在金字塔內了，他們却另在荒山巉岩人跡未到的地方從岩石中挖一個大窟穴，建造陵寢。隨後把洞口塞住，使無從辨識。此種陵寢，大多聚集在尼羅河西約二哩古埃及都城德巴附近的山谷中，其地因此亦稱爲皇陵谷(Valley of King's Tomb)。但古代埃及人雖然把皇陵保護的這樣周密，却仍舊不免被盜匪所尋獲。據近代許多埃及考古學家探檢的結果，皇陵谷中所發見的古代陵寢，幾乎全被盜匪所劫掠，木乃伊身上的衣服都被剝取，殉物有許多已被取去，有許多被撕破擲碎。當時埃及僧侶爲保護皇陵起見，特地把許多墳墓裏的木乃伊及貴重物件移至他處藏匿。所以等到近代考古學家發見墳穴時，裏面大多空洞無物。據歷史紀載，埃及帝王葬在皇陵谷內的共有二十五個，到了最近，除都丹喀門的墳墓以外，幾乎都已經先後開掘。但是所得的結果除了些竹頭木屑以及幾件殘破的古物以外，竟不曾得到什麼。

到了近年考古學家對於皇陵谷的探檢，大多已失望了，已沒有人熱心於古墓的搜查了。只有英國人嘉德却始終不曾灰心。他從意大利吐林博物院所藏的埃及古文紀載裏考得皇陵谷裏尚有一座極富麗的皇陵，未被盜匪劫掠。所以他決定把谷中未經開掘過的泥土都一一開掘，去搜尋這唯一完好的陵寢。但是實施這種計畫非有大宗經費不可。他自己力不能勝，所以便去求卡那望伯爵的資助。卡那望伯爵是個畋獵家，而又是個考古學家，他竟贊成嘉德的提議，把大宗的款項接濟他。所以這次探檢的結果雖然得自嘉德的勞力，但是卡那望伯爵肯花了這麼多的錢，供他偶然的嘗試，自然也是難能可貴的了。

在八年前嘉德便動手開掘王陵谷，直到去年止，掘起了六七萬噸的沙石泥土，却仍是一無所得。最後嘉德才斷定這是陵埋在某座山峯上的墳墓下的岩石的下層，他便開始從蘭姆色斯第六(Ramsea VI)的墓下實行發掘，中間爲病所阻，又躭擱了許多時候。直到去冬嘉德病愈重行工作。一星期後，嘉德竟尋見了都丹喀門王陵的階道，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到了那位古埃及王宮寢的門口了。

墓內構造的大概

都丹喀門("Tutankhamen"多讀作"Toot ahnk-ah men"(唯究作如何讀法，埃及學家爭論未定，埃及古文字母有聲母而無韻母，泰西學者但憑個人推測，加入韻母及重音等。)係第十八朝的埃及國。十八朝是埃及王國的黃金時代。都丹喀門是前王亞曼霍塔伯第四(Amenhotep IV)的女婿。亞曼霍塔伯第四在歷史上以改革宗教著名，死後無子，因立其婿都丹喀門爲王。都丹喀門登位約在紀元前一三五八年。他的治績在歷史上無所表見。據從墓中發見的器物考察起來，他登位時大概不過十三四歲，在位數年後便卽去世。他的墓中的器物衣服等都較成人所用的更爲短小。可見他死時還不過是個孩子。大概他是個歷史上不甚重要的國王，所以盜匪不去發掘他的墳墓，因此這希世的寶藏得以保存到如今，至於在歷史上著名的埃及國王的墳墓，却都已被盜匪刼掠一空了。

當嘉德發見通墓道的洞口後，洞內便是一條十八級的石階，降階後是第一重墓門。破門而入，便是一間小室，室內無他物，只剩了些破碎的磁片，也許古代盜匪曾攻入此室，因爲不知道裏面還有寶庫，所以折回，那也未可知。從此小室破門而入，便發見一間大室，這便是埋藏着珍寶的第一室，在第一室之西更有第二室，此室現在還未經檢查。在第一室的北面進門，便是殯宮，四圍圍以三重厚壁，宮門向東開着。宮的東面便是神殿，供奉着埃及四大女神，殿與殯宮對立，殿內也滿佈着各種珍器寶物。

一百萬件珍寶的獲得

嘉德於發見都丹喀門的墓門後，立時發電招請卡那望伯爵，同時并邀集許多著名的埃及學者共同襄助辦理考驗並整理搬運及保存墓內古物等事務。著名考古學家柏里斯台特(Breasted)教授，曾在第一批被邀之列。柏里斯台特教授曾於昔年

發見都丹喀門王岳父亞曼雀塔伯第四的墳墓，以此著聞於世。當他跨進墓內第一二室時，他便不住的讚嘆道：『這樣的壯觀，我連做夢也不曾見過哩！』他說單是那些應用的器具也就爲歷來考古學發見上所不曾有過。『那種東西，每一樣都可以代表王國時代埃及藝術發展的美和精細的絕頂，而爲我們所意想不到的。』

據最近的報告，只有外邊闊約十八呎，長約三十呎一間內之古物已經整理完畢，共有大件物品一百五十種，連小件物品合計，約有一百萬種，若把價值估計起來，至少值美金一千萬元。至若埋藏都丹喀門王遺骸的那殯宮，現在還不曾移動，裏面所藏的珍寶，一定更較豐富。這些東西只有我們在神話裏才聽到過。據泰姆士報的開羅訪員報告，已經發見的器物當中，最珍貴的是三張寶榻，都是鍍金的，雕刻着妖精 Typhon 的頭，異常華麗；幾張床子，也是鍍金的，床內滿堆着各種寶石；無數個雕琢的非常精緻的箱籠，有一個箱子，裏面裝着各種零星家用物件，大約有一萬種之多；一把鍍金的玉座，滿嵌着五彩的玉石，座內供着都丹喀門王和王后的像雕。

此外還有用地瀝青製成的都丹喀門王的造像，約和生人同樣的高大。更有四輛大車，周圍都嵌着寶石，裏面滿裝着金銀，皇袍，樂器，軍用器具，以及各式從未見過的異樣的磁瓶，在三千三百年前盛在瓶內的香料到現在還是芬芳撲鼻。還有一只滿盛着葉書的箱子，裏面的文字當然是考古學家所未經見的。此外更有許多用木乃伊製成的眞的食品，如鴨，鵝，羊肉，牛肉等，都是備埃及王在死後食用的。每種器具不是鍍金的，便是嵌鑲象牙，寶石的。單是一件皇袍所嵌的金粒有三千六百枚之多。

保存和整理的困難

一時發見了這許多古物，整理和保存自然是非常重要而且困難的。古墓內的第一室，滿堆着古物和珍寶，稍一觸動，即受損傷，嘉德於入門時，便先在地上鋪好氈毯。經許多古物學家和化學家的幫助，將各種珍寶一一檢點整理，隨後逐件移至墓外。有許多纖維物品年代過多，稍經觸動，便會變成灰燼，所以移動時，必須特別小心。有許多器物必須在化學融液內浸過，才能保存至久。許多扭歪脫榫的器具，更必須逐一修理。各種鍍金物品以及嵌鑲物都須把灰塵拭去。磁瓶及寶石等須配好座子或架子。從山洞裏搬到外邊更必須非常小心才好。這種工作都是極煩

重的。至於這些器物的實質和歷史價值，却須經過許多考古學者多日的煩麻，才能弄得清楚哩。

以上所說的都是進墓門後第一室及神殿中的發見。至於埋藏着都丹喀門王的木乃伊的殯宮，直到二月十六日纔開始發掘。因爲宮外堆積器物幾無隙地，所以必須一一清理後，纔能到殯宮裏去檢查。殯宮的構造比第一室大的多，計長約二十五呎，外面圍着三四重厚壁，壁上都用繪畫點綴着，這裏邊的寶物一定要比第一室獲得的更多，而且在埃及王的靈櫬上面一定有關於都丹喀門王的事蹟及其他歷史的紀載。但因爲殯宮外面所發見的器物已經很多，一一的檢查整理，須費去許多時間才行。在現在無暇再行搜查殯宮內的古物，而且到了入春以後，天氣潮溼，多年未經開掘的墓內古物一遇溼空氣便不免受損。因此二月十六日嘉德和卡那望伯爵只將殯宮的外牆挖去一部分，從孔隙內略窺宮內陳設，隨後便把那古墓用泥石封好，幷將洞口堵塞，以免受溼，幷防盜刼。打算到了本年秋季再行開掘。從殯宮的外壁挖去的孔穴中望去，內壁是一堵雕刻的很華美的牆，全用金子和寶石嵌着。上刻都丹喀門王姓名，幷刻成一雙大眼睛，是預備給死人向外面張望用的。殯宮的屋頂砌成一條大蛇，長與屋頂齊。殯宮裏邊除靈寢以外，各種寶物塡塞的沒有隙地。自從三千餘年前下葬後，一直到如今還沒人動彈過。半年後，內部全行發掘，都丹喀門王的木乃伊也抬了出來，在古物學上一定有更重要的發見哩。

至於移出墓外的古物，將以半數送至開羅博物院陳列保存，因爲照埃及法律，埃及境內所發見的古物，必須把半數歸政府所有。至於其餘的半數，打算如何分配，現在還無從知道。

歷史學上的大貢獻

但無論如何，這次的大發見，對於埃及學上總得另闢一新紀元。因爲向來我們對於古埃及的歷史智識，非常幼稚。希臘羅馬人的著作中，雖多關於埃及的紀載，但大多只述及埃及衰微時代的事情。至於埃及王朝全盛期的歷史，除在神話和寓言故事外，已無從考得。便是埃及牧師曼納多(Manetho)在紀元前三世紀所著的埃及史，其中事實也大多不足徵信。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到了近世已無人能識。當拿破侖大帝征埃及時，其部將在尼羅河洛色泰(Rosetta)出口處附近發見一塊石版，上刻象形文字的埃及古文佈告，此佈告曾有希臘文

的譯文。一八二二年法人襄波林（François Champollion）拿洛色泰石刻和希臘譯文對照考證發明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因此得把許多埃及古文紀載都翻譯出來。

一八四〇年德人臘卜西厄斯（Karl Richard Lepsius）組織探檢隊，在埃及發掘古物，發見了不少的歷史證據。而最著名的是一八五〇年法人邁列德（Auguste Mariette）的發見。邁列德在滿費斯（Memphis）附近發見六十四個埃及人所崇拜的聖牛的木乃伊。在以後的三十年中，他又發見了三百多處古代貴人高爵名儒的墳墓。這是對於歷史學上的最大的貢獻。以後英法德美的考古學者廣集於尼羅河旁的埃及古都，發見了無數埃及先民的遺蹟，埃及古代史增添了不少的材料。但以上的發見究竟是零碎的，斷片的，比起這次都丹喀門王古墓裏的發見還差的很遠。我們預計從這次發見所考得的結果，一定能夠補滿埃及王國歷史的許多空白罷。

卡那望伯爵被毒蟲咬死

但是不幸剛在這藏着無數珍寶的古墓發見了以後，拿錢供給嘉德助成這次大發見的資本家卡那望伯爵却已於四月五日去世了。沒有這位伯爵，是決不會有這次的大發見，所以對於伯爵的死亡是沒一個人不表示哀悼的。死亡的原因是由於被古墓內的一種毒蟲所咬，以致血管中毒的緣故。但有許多人紛紛猜疑，以為墓內定有一種毒氣體藏着，以保護埃及王的尸身，伯爵一定是中了這種氣體的毒。更有許多信仰靈學的便借此附會，以為是埃及王的鬼魂作祟。說也可笑，英國小說家科南達利（Sir Conan Doyle）最近在美講演，也竟擁護此種無稽之談，說鬼魂是或許有的。最奇的，據最近電傳，發掘古墓的元勳嘉德也病了，因此鬼魂作祟的奇說又得了一個佐證。但我們却希望嘉德不久便能回復健康哩。

從羅紋看察智慧的發明

各人手指上的羅紋是各人不同的，西洋早用羅紋證明犯人的眞僞，得到一個指印羅紋，比得一張照相還有價值。近來一個德國醫生更查得羅紋不但各人不同，而且年紀，男女，智愚，人種都可從這裏辨出來；埃及人指上的羅紋與德國人完全有別，低能的與智慧的分別也一樣分明。自此後，人的才能不必再用方法測驗，可從手上看出來了。（喬）

析心學論略

湯澄波

國內關於析心學的論文，有張東蓀先生的論精神分析（見民鐸二卷五號）和余天休博士的分析心理學（心理一卷第一二號）。讀斯篇者請參看二先生之作，蓋為避免重複起見，他們所說過的話，許多都在本文略去了。斯篇之成，取材於 A. A. Brill 之析心學之根本概念（一九二一）及 W. S. Walsh 之夢的心理（一九二二）者獨多，其餘如 Brill 之析心學及他所譯福魯德之夢的解釋，Jung 之無意識之心理（Hinkle譯），Prince 之無意識，Janet 之歇斯的里病的主要病徵，Healy 之精神衝突與不正行為等皆有所援引，篇中不暇一一註明出處，特先誌於此。文成倉卒，東拉西扯，錯謬甚多，望讀者指正。

一 導論

析心學（Psychoanalysis）是心理學中一種新近的產品，其功用起初祇限於醫藥範圍，為醫生療治精神病之一種方法。可是近年來由實驗的效果，在心理學，教育學，甚至哲學，都有很大的影響。不特對於一切精神病有所貢獻，即對於常態精神的研究亦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他能夠由夢，心病動作，幻覺等之分析，以揭發無意識之要理；而此無意識對於吾人之常態精神是有極大牽制的。據福氏學派的意見，這種被壓制的無意識及其趨於被壓制地位的進程，都是顯然有目的的活動，並且有時是很複雜很精緻的活動。推而言之，在常態精神中，在日間清醒的思想中，亦有一部分是此種無意識活動的表現。所以據他們之意見，則析心學不單是研究一切變態心理的科學，不單是如余先生所云『此外如羣衆心理，暴民心理，罷工，排外，絕交，戰爭，姦非，凡為社會之變態現象，皆在此科研究範圍之內』，即對於許多種的常態心理，他們也有應用析心學以研究之之趨勢。他們相信析心學實可幫助解釋人類文化的歷史及宗教哲學的發達，尤其是藝術及文學的創作天才。

依我個人所覺得，柏格森之哲學，尤其是他所根據以出發的

心理學實與此科有極大的關係。其精神能力一書已指出他的學說與福氏及 Ganet 有相通之處（見英譯一百三十一及一百四十八頁）。不過他作那本書時，析心學還遠不及今日這麼發達，所以其書內容也未十分注意於此。然而這亦可以證明我們想研究柏氏哲學的應該有些析心學的知識了。

現在且先說析心之方法，然後討論其學理。

二　析心之方法

就狹義而言，所謂析心術，原祇限於福氏用以探求精神病源之方法。因爲 Psychoanalysis 這個字是他的學派所創用的。但實際上，則其餘有許多探求精神病源之方法，都可以包括於這個名辭之內，現在分述其種種方法如下：

A 催眠術　此爲法國 Charcot 教授所用之方法。繼他採用之者甚多，且亦頗有成效。福氏亦嘗學此術於 Charcot 二年。但是近年來此種方法已漸漸少用了。其故約有數端：（一）許多人不能被催眠；（二）許多人不適宜於催眠術；（三）每爲通常人所反對；（四）由試驗證明催眠術不及別種方法成效之大。

B Sidis 的方法　Sidis 的方法略同於催眠術而命名爲『催眠化方法』（Hypnoidization Method）。其法大略如下：使病者靜坐或靜臥，用些少時間令他的注意集中於某種戟刺，如枯燥無味之拍節的敲擊。過了若干時候便囑病者集中注意於與他的病有關係的病徵上，而使他盡量地說出他當時一切的思想。由這種方法可以找出病者已往經歷中許多遺忘了的不快的事情，而病源亦可以因此發現出來。

C Jung 的方法　Jung 原爲福氏學生，後以所持見解不盡同於福氏的緣故，被擯於福氏學派之外。Jung 的方法名爲『文字聯想試驗』（Word Association Test）。法先預備含有一百個普通字的表，每讀了一個字之後，便使病者說出心中所聯想到的第一個字。這種試驗，施之於尋常無精神病的人，其回應所需的時候是確定的；而施之於精神錯亂的人，則與其病有關之字，其回應時間較他字爲長。其回應所以延遲的緣故，就是因爲此種字在病者心中重提起不快東西的無意識。於是將此種表示與病症有關的字再讀給病者聽，而使之縱其思想於此種字之聯想上去，如是則深隱於心中的過去經歷常會再現出來。

D 談話療治法　這是 Breuer 偶爾發明的方法。福氏由法國學催眠術返國時，Breuer 以此事之來歷告之。他說有一個

患歇斯的里病的婦人，曾遍訪名醫於歐洲，終未見效，後復就診於他，他亦沒有什麼法子，只聽之而已。一日病婦來求福氏予以特別時間使她說明病之來歷。福氏允之，病婦乃每日以一小時之時間，說出她病的來源，隱秘的事情，種種奇怪的夢等等。如是她的病遂漸漸痊愈了。

E宣洩方法(Cathartic Method) 這是福氏所初用的方法。福氏既聞其老友說出上法，視為要理，乃施用其所學得之催眠術以擴大病者的無意識，開其全心，使能揭發此隱憂所在，而名其法為宣洩方法。

F福魯德的方法 福氏初用催眠療治法，證出祇消找得一種過去的痛苦經歷，向病者解釋之，其病常常可以消滅。後來福氏棄催眠術不用而想出一種較好的方法，就是他的『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 Method)：先令病者入於沈靜狀態，脫離一切紛擾，然後使他聯想心中一切的意念——無論是與病有關的或全無關係的，並且使他把一切思想盡量說出來。福氏用此種方法，常常由病者聯想的意念找出病源之所在，並且找出病者常常在聯想進行中達到一個不願繼續的地位；病者常常會從聯想到的意念說出愚蠢可笑的，對於病症全沒有關係的話。若強求病者繼續直白地說去，則由其所繼續說去的話中，可以知道病者所以想中輟而不願繼續說去的緣故，實是因為當時有一種不快的東西來到他的心中為他所不想揭露的。由此種探求的結果，福氏達到一個結論，謂：精神病之由來，實是因為病者由心中壓制某種衝激，憂慮，欲望等所致。此種衝激，憂慮，欲望等總含有多少痛苦性質為病者所不願想及的。此種被壓制的思想漸漸入無意識範圍，於是只能間接地由種種身體上或精神上的錯亂的形樣以表現他們。倘若透切地研究此種種錯亂，便可以找出他們和被壓制的材料確有極相類似之處。

三 析心學之學理

普通的心理學者為便於解釋精神狀態起見，大多分心為三部分：意識，前意識，無意識。意識的心是我們現在所想及的種種思想；前意識的心所包括的是我們在多少時間內可以有意地把他們重提回來的意念，事實，印象等等；無意識則為我們所謂遺忘了的經歷的貨倉，此種經歷不是有意可以重喚出來，而無意中反或闖進意識的心裏。若以圖表出心之三部，則上當為意識，下為無意識，而前意識則界乎二者之中。

現在我們要問何以我們的心有這麼一回事呢?何以要有前意識及無意識呢?記憶何以有些要由意識轉入無意識呢?解決這種種問題的非復心理學之能事了。因爲現在的心理學還未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主持任一個假設的答覆,任一個假設的理論。所以我們雖然要根據心理學以解釋此種種問題,但一部分則已超出心理學範圍而入到形而上學的範圍了。

想知道析心學對於此種種問題之解釋,且看看福氏之學說怎樣。據福氏之意,無意識包含一切我們所不覺得的心的表示,無意識是被壓制的材料所構成,此種被壓制的材料,乃總合自小兒起至於現在所有被屏出於意識外之心的程序(Psychic processes)而言;而此種被屏的心的程序就是兒童發育時所被禁止及改變過的種種鄙野的衝動,兒童原本是一種鄙野的生物;很像一隻小的走獸漸漸謝絕粗笨的獸性,把他們壓制着;這種種獸性於是被迫進到無意識裏去。這種壓制名爲『內心制裁』(Endo psychic Censor),其作用由前意識表現之。用個比方來說,前意識是隔離意識與無意識的障屏。無意識中的心的材料——種種孩子的欲望,鄙野的衝動,都是很純粹完全未曾攙雜他物或經過變化的。但是他們如果想入到意識裏,就要經過前意識而變形爲一種被改變被修削過的東西了。

然而我們要明白這裏所說之心的制裁是外來的,是社會賜給我們的,教育就是教我們怎樣施行壓制的。當我們做小孩子,與學校教育相去還很遠之時,我們便起始受最重要的教導,便起始試辦壓制手段了。據各處人類的考查,小孩子最先會說的就是個『不』字,這可以證明原本賦性自由而趨於無法律限制的人類,因爲人生的需求,在此時期已開始幹壓制的工夫了。我們因爲要適應從來的文化勢力所模型成的生活,所以人生實是一場戰爭:一方面我們不想效法我們的先祖做原始的野人,不想違背文化底需求而屈服於獸性之下;而一方面則覺得克制此種獸性或鄙野的衝動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上一段是題外之語,現在我們還要問:爲什麼內心制裁要壓迫某種材料到無意識裏去呢?或換句話說:爲什麼我們要有忘記呢?爲什麼我們要忘記某種事情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他們(指被壓迫或忘記的材料)對於我們有一種痛苦或不快的關係。這裏所說的『痛苦』及『不快』是很廣義的。娶美女優的觀念在有修養的教員心中(參看張先生論文第二頁)固然有一種痛苦的關係而受制裁。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事情

都是表出不快的。例如今早有個朋友叫我代他寄一封信，而我竟然忘記了。爲什麼我忘記了呢？就因爲代他寄信這一件事情在我心中多少有一種不快的關係。這就是福氏學派對於內心制裁及遺忘心理之解說。

但是此種種材料，種種欲望，種種鄙野的衝動，並非因爲制裁，忘記的緣故便完全死了，絕跡於我們心中的。他們雖然被社會勢力所壓制，但我們並非絕對地制服他們，我們實是另有實現他們之路徑的。這些路徑就是：夢，病徵，及日常生活中種種無意識的活動。所以夢的研究（其他二者之理亦大略相同）在福派學說中是很重要的。現在且說說他對於夢之解說怎樣。

福氏『夢所以完成欲望』之說實爲心理學上一大創見。據他之意，夢不是無秩序無意義的思想而是嚴緊地依着心的規則行動的。外界刺激雖然可以影響於夢之組成，但不過能挑起埋於無意識中的被壓迫的原質（就是欲望）而已，不能於其他更有影響的。夢之內容可分兩部；一爲顯明內容（Manifest Content）；一爲隱伏內容（Latent）。顯明內容——就是我們所記得的夢——實不過是隱伏內容的凝結，而隱伏內容則祇能由分析求之。由此種分析的探求可以找出由顯明內容到隱伏內容實經過一種大的夢的工作（Dream work）。夢的工作有種種程序，其最重要者爲『凝結』（Condensation）『易位』（Displacement），『戲劇化』（Dramatization）『次級經營』（Secondary elaboration）『凝結』就是撮合幾個人物或地方或東西以構成一個新的人物或地方或東西。此新構成品便成了一種複雜東西，其目的在於表出一種相同點或簡約處。『易位』就是移換位置之謂。在夢的工作中，許多小事情實際上是對於做夢者的生活有極大關係，而許多夢裏的大事情却反無關重要。易位之目的，在於隱藏不快的材料。所以有『戲劇化』之緣故是因爲夢必從視覺表現事情，必要排演出來，正像劇台上的動作一樣。『次級經營』是對初級經營而言。夢之有可解性者實賴於此。由此種次級經營，夢對於不可接納的意念便能施行插入，改變，偏扭及掩飾等作用。初級經營亦能施行此種種作用，但爲無意識的，而次級經營則完全是以前清醒思想的關係；簡言之，次級經營就是做夢者改變其夢以適合自己之工程。

經過這種種程序之時，內心制裁，一路都是動作着的。於是在夢中乃有一種心的戰爭，一方面種種不可接納的欲望，意念，想入意識裏，一方面內心制裁把他們制止。結果發生一種調和，此

種種想念遂由象徵(Symbolism)及別種改變法而得入意識之內——即表現之於夢。由是觀之，則所記得之夢實另有一種，原本意義藏在此夢所由發生之思想中。此種原本意義，不消說，自然和夢所表的完全不同。例如某婦夢見被羣雞追逐，外面看來此夢實無甚意義，然由 Brill 分析起來，則鷄實代表她的情人——這就是由象徵表出原義。

我們日常生活中，有一種叫做『隱蔽的記憶』(Concealed memory)亦同此理。隱蔽記憶之存在，不是因其內容自身重要之故，而是因他替代別種重要印象之故。此別種重要印象是被壓迫着不能直接表現出來的。比方一個人因為與妻口角，便移怒到一隻杯上，把他打碎了。後日他會祇記得曾打碎了一隻杯而不知此記憶之存在，實是代表他曾與妻口角的原故。

由上看來，可知福氏心理學說的主要根據就是在心的（或精神）生活內沒有偶然的事情，各種東西都是有理由有意義的。在我們日常思想言語中，許多小小的錯誤，吾人所認為無意及不重要的，其實每每可以表白說話的人的眞實思想眞實動機。福氏由這種根據便於心理學上貢獻其最有價值的功績：就是確證有『無意識』。(參看張先生論文第四頁)

福氏又以為無意識欲望之最強者，是關於性慾的。這一點引起許多學者的駁論，謂為太偏。其實駁者的議論，比較起來，倒還未及原論之堅固。實際上的調查——福氏自己，美國之 Brill，德國之 Kraepelin (大心理學家馮德學生，最著名的心病學者)等的調查——都是鞏固福氏的論據的。我在廣州癲狂醫院關於歷年病人之調查，也得同樣的結果。大約駁他的人還多不注意於下列兩點：(一)不注意他之所謂性慾是包括愛情生活全體而言；(二)不注意所謂最強欲望不是惟一欲望之意。

四　結論

析心學除了對於精神病有直接貢獻之外，對於其他許多事情——如教育問題，擇業問題，獨生子之養育，神怪故事之創除等——都有很大的影響，都有新創的持論。現且略略述及其對於藝術品的意見，以結吾文。

實現欲望之路徑，除夢，病徵，說謊等外，還有藝術品——文學作品亦可包括在內。此種視藝術品為表現內心的追逐及欲望之見解，不算完全是新的理論。中國向來就有『詩言志』——就是表現欲望——之話；而亞里士多德亦有『詩與劇本為瀉洩

作用」之論調。是以哥德的少年維持的悲哀(Werthers Leiden)實是自己少年的經歷，被壓迫於強烈的情緒不能支撐得住的實況(Parter之言)，Dickens 的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亦是自己生活之寫照，紅樓夢中之寶玉就是著者曹雪芹自身。而尤奇者則爲意國大藝術家 Leonard de Vinci 在拉沙，聖安，聖瑪利，施洗約翰等像所繪之笑容，都是作者母親的笑容之反映。由此可知想了解藝術作品及文學作品者總要知道作者的景況才可以。

從析心學看來，藝術品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孩子的或稱自戀的(Autoerotic)，祇合自己意思之作品；一類是成人的或稱衆戀的(有客觀性的，Object libido)能合衆人意思的作品。許多人看不出近世藝術品的意義，謂與瘋狂人或小孩子之作品無以異。蓋許多近世的藝術品都漸趨於自戀的，其作品祇表現作者之個人的欲望不輕易爲外人所了解了。(太商業化的作品當作例外看)

二月十一日脫稿於廣州嶺南大學，

德國之秘密團體——C黨

德國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新政府成立以後，政治家被暗殺者甚衆，其中里卜克內虛，哈什，歐士白格，賴鐵諸，都是最有名的。前首相施特曼，也被人投過毒藥，幸免於死。所奇的是這些暗殺者永不曾捕獲一個，即使有也不過是在嫌疑地位的人。一直到去年六月漢堡發生爆發事件以後，經漢堡政府細心調查，才知這起案件，都是一個祕密團體稱爲 Consul 的所爲。這祕密團體普通略稱C黨(Organisation C.)乃在凱浦騷動當時，由有名的愛爾哈茲水兵隊組成。他們組織，分爲爆發部和殺人部二部。後者即是政治的暗殺人物。殺歐士白格賴鐵諸的都是其中會員。C黨的目的，乃欲暗殺在德國最有勢力的十二個猶太人。他的殺人方法最爲祕密奇妙。而且德國司法部，警察部以及官僚等有許多人和C黨結合。假如有一個公正警官捕捉犯人到來，裁判官往往拒絕不受，據調查所知，這個C黨與魯登道夫將軍及人民黨首領海爾弗立虛很有關係云。(志)

湯姆生科學大綱介紹

湯姆生教授(A. J. Thomson)是亞皮亭大學多年的自然史學教授，是蘇格蘭的著名生物學者，也是一個著名的著作家。他早先著有動物學大綱(Outlines of Zoology)，動物生活的研究(Study of Animal Life)，自然的聖經(Bible of Nature)，達爾文主義與人生(Darwinism and Human Life)，季候的生物學(Biology of the Seasons)，進化論(Evolution)，性(Sex係與該池教授合著者)科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Science)等等。其重大的，又有遺傳論(Heredity)，在英國生物學出版物中是很重要的著作，而他與該池教授合著的性的進化(Evolution of Sex)裏面尤有許多的貢獻。前幾年(一九一九——二〇)又有動物生活的秘奧(Some Secrets of Animal Life)及動物性質的系統(The System of Animal Nature)出版。

湯姆生教授不特於生物學有廣博的知識與深邃的研究，他讀書的廣博，和文學的天才，也爲許多人所不及，最近出版的科學大綱就是一個顯明的證據。湯氏在這部書中把科學界最近研究所得的結論作一淺顯的敘述，在英國出版界中早有定評，可無須我再來說明。但是我所要說的，却有兩點：

(一)這部科學大綱原不是給專門研究科學的人讀的；在四大册裏，講生命界現象的部分占得很多，這大概因爲他對於這方面特別擅長。但在初學者，也是這一方面的問題最有興趣，而且於人生接觸最近，容易發生興味。所以把這部書來供給初學者，做一個入門的階梯，是非常便利的。

(二)自然界的現象本是一系相聯，只因爲個人精神有限，只能夠分割其一部分來研究，這是最感缺憾而且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有些科學家的所見偏枯，也正爲這個緣故。到了近代，各科已漸漸有聯接起來的趨勢。譬如研究物理及化學，還可以不知生命界現象，在某範圍內，得到而圓滿的結論。如研究生命科學，就不然了，若不知道些物理化學的現象，有許多生命現象，竟無從說明。所以如能用一個各科的總論來作初學的基礎，則可以引起多方面的注意。科學大綱正可以供給這項需要。

湯姆生教授的科學大綱既這樣便利於初學，但因爲他的英文的優美，在外國人讀起來却不甚容易。現在這部書已由商務印書館託了許多專家譯成中文了，中國初學科學的人，必定要感到不少便利罷。(記者)

德皇追憶錄

化魯譯

德國前皇威廉第二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最著名君主之一了。他在位三十年，使弱小的德意志變成了佔世界第一二位的強國。他的統治雖因誤入軍國主義的歧途致陷入於悲劇的結局，可是他的政治外交的雄才大略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他不但是近代政治的怪傑，而且也是個著作家，演說家，藝術家，歷史學家。退位後威廉第二每天在荷蘭寓邸內從事歷史著述，本書便是這兩年裏在寓邸所寫的。全書十五章，從登位的時候起德國的內政外交，歐洲大戰的原因，開戰時美國的態度，英法密約，凡爾賽和會，以及德國的遠東政策——青島的佔領——等，都詳細敘述。書中所述雖大半為自己辯護，但有許多事實却富於歷史的興味，凡欲研究近代歐陸政治外交的都可以在這書裏窺見一二。德皇本是散文的天才，本書文章尤為宛轉流利。英美大書舖特以重價向他購得本書版權，譯成英文，於去年出版。英文譯稿曾經德皇親自修改過，現在就是從這譯本重譯的。

關於著者威廉第二的事實，凡讀過近代歷史的都能知道。現為讀者便利計，在這裏約略敘述一下：

威廉第二的姓名全部寫出來是 Friedrick Wihelm Victor Albert。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生於柏林。他是威廉大帝 (Wilhelm I) 的長孫，菲烈德列克第三 (Friedrick III) 皇帝的長子，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皇 (Queen Victoria) 的女兒，所以他又是維多利亞的外孫。威廉幼年即受宗室軍事教育，熟諳韜略，其後在軍政民政各要職歷練，習得政治外交智識。威廉於文藝科學無所不通，尤富於辯才，善演說，因此在位時頗受人民的愛戴。

一八八八年三月九日德皇威廉第一崩，子菲烈德列克第三嗣位，但至同年六月十五日即崩逝，於是皇儲威廉以二十九歲的幼齡登德國皇位，是為德意志帝國的第三代皇帝，普魯士王國的第九代國王。這位少年精神的皇帝登位後第一件驚人的事，便是把歷任三朝的老宰相俾士麥免職。關於威廉第二和俾士麥衝突的內幕，外間多紛紛推測。在本書中威廉自己詳述衝突的起源，這一段是很值得注意的。

皇登位後勵精圖治，對於內政外交都大加刷新。這時德國聯邦內部還未統一，威廉第二百端設施，才把德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帝國。他的最偉大的治績是擴張海軍，增闢海外殖民地，發展工業，倡導德意志文化等等。

威廉雖然是英國女王的外孫，但據世人推測，他幼時便和母親不大和睦。所以登位後和英國不大親善。南非戰爭時因德皇發了一個排英的著名電文，因此種下了英德兩國間的仇恨(關於此事本書內也有詳細的辯解)後來威廉

與奧意結成三角同盟，與英法俄三國聯盟，造成對抗的局勢。入二十世紀威廉因謀奪世界霸權，竭力擴張海陸軍備，最後便激成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德皇加入奧國方面與塞比法英開戰。本書關於戰爭發生時的記述有好些是極有興味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軍在西歐失利，國內革命勃發，威廉第二被迫退位，幽居荷蘭別墅中。協約國認威廉為大戰罪魁，根據和會要求組織法庭審判罪名，後因荷蘭政府拒絕引渡，威廉纔得安然無事。

譯者附識

第一章　俾士麥

俾士麥公爵的偉大政績和他對於普魯士，德意志所建立的不朽的功業，已成為顛撲不破的歷史事實了；無論何人，無論是屬於何黨何派的，對於這種事實，總不至於發生疑問罷。單從這原因看來，一切誣衊我，說我不承認俾士麥公爵的偉大的話眞是不值得一笑了。這一種推測是適得其反。我尊敬他而且偶像一般的崇拜他。這是不得不然的。讀者必須知道我生長在怎樣的時代——我的幼年正是信仰俾士麥的時代哩。他是德意志帝國的創造者，他又是我的祖父的老管家。我們都把他當作他的時代的最大政治家；德國有俾士麥常是我們所引以自豪的。在我的廟宇中所頂禮膜拜的偶像，那就是俾士麥了。

但是帝王也都是人，是一樣有肉有血的，因此帝王也不能不感受着從別人的行為裏所發出的影響。如果從這人性的觀察點看來，讀者便會知道俾士麥公爵因為和我反對的緣故，怎樣的自己盡力一擊，反把我所崇拜的偶像——他自己——打破了。可是我對於俾士麥，對於這位大政治家的尊敬，却不曾改變。

當我還做着普魯士王子的時候，我時常自己想着：『我盼望這位偉大的冢宰多活幾年罷，要是等我做皇帝的時候，他還在位，我一定可以安全了。』可是我對於這位大政治家的崇敬，總不至過於其分——在我做皇帝的時候，俾士麥公爵的政治計畫或政治行動，有許多在我明知是錯誤的，却把責任都卸在我的肩上，這却不是我所願意的。便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照我想來，也不免是錯誤，『文化戰爭』（註一）也是這樣。再像德意志帝國憲法草案，是俾士麥公爵手定的，像俾士麥那樣佔有非常勢力的政治家，這種憲法自然合他的脾胃；但是大漢所著的大靴子，却未必人人都合式呢。

還有那勞動保護法案。我對於從這問題所生出的爭端，曾經細心考察過，我覺得在那時候，我只有走妥協的路；我對於內政和外交，在大體上都主張妥協的。因此我不願意遵着公爵的主張，和社會民主黨公然的宣戰。話雖如此，我們的政見雖然不同，

但是我對於俾士麥的崇拜，却未嘗因之而減；他究竟是德意志帝國的開創者，而且也確實沒一個人對於他的祖國能比他造就的更多了。

因爲我覺得德帝國的內部統一是非常緊要的，所以在當時雖然散佈着許多的謠言，我却不受其煽惑。俾士麥曾被稱爲荷漢索倫氏的當家人，但是這種事實却不能搖動我對於公爵的信任，雖然公爵的政治行動，有時也許是專爲他自己的門第的。舉一個例：俾士麥因他兒子皮爾 (Bill) 對於政治不生興趣，時常覺得不快，後來他便想把他的職位傳給次子海爾倍 (Herbert) 這便是一個證據了。

他的祖父的繼承者

對於俾士麥的事件所以陷於不幸的結果，其主要原因實由於我是我的祖父的繼承者——換句話說，是因爲我跳過了中間的一代。這所以很爲難了。人如果跳過了祖父以後的一代，便不免被迫着和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相應接，那些老人們所生活的是過去的時代而不是現在的時代，他們更不能生長在未來的時代中。當一個孫子繼承了他祖父的皇位，而輔弼他的恰又是像俾士麥那樣功高望重的一個老政治家，這自然不會有好運道的，我當時便也見到了這一層。便是俾士麥在他的追憶錄第三卷（四〇頁）關於婆替休 (Boetticher) 的一章裏講到首相的忠諫和講到那小皇帝的時候，他自己也說了出來了。

當巴林 (Ballin) 使俾士麥公爵注意漢堡新軍港的時候，俾士麥自己覺得新時代已在起頭了，對於這新時代他已不能徹底瞭解了。在那時公爵感慨似地說道：『另一個世界了，一個新的世界了！』

後來海軍大將鐵爾譬茲 (Admiral von Tirpitz) 在佛里德列許斯魯 (Friedrichsruh) 謁見公爵，想設法使他批准第一次的海軍預算案，那時公爵也曾表示同樣的感慨。

就我個人而論，一八八六年俾士麥公爵曾派我去幹勃萊斯德 (Brest) 那件重要的差事，那回的事情我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得很滿意。那時他指着我說：『這人將來有一天會自己做自己的宰相能。』這可見俾士麥還有點相信着我。

爲了俾士麥的追憶錄第三卷（註二）我也並不怪他。等到我獲得了我的權利之後，我便把這第三卷發行了。把這第三卷禁止出版是無意義的，因爲這裏邊主要的各節，是早已洩露了；要是不然，這書出版的時間，總也得仔細考慮一下。要是俾士麥知

道追憶錄第三卷的出版在什麽時候，所得結果怎樣他也許要從墳墓裏爬出來罷。如果這第三卷傷害這位大宰相的令名，那我是不免遺憾的，因爲俾士麥正是德意志人民爲謀德意志復興所需要的英傑哩。我對於這位大宰相的信仰和崇敬，決不因這第三卷而受損傷，也決不因他種事實而受損傷或消滅。

在八十年代（一八七○——八○年）的前半，我曾奉俾士麥公爵之命，被召入外務部，當時外務部部長是公爵次子海爾倍俾士麥伯爵。當我覲見了公爵以後，公爵便對我略述外務部裏幾個雇員的情形。當他提及狗爾斯丁(Holstein)(註三)時——那時他是公爵的最重要的同僚之一——我覺得公爵語氣中間，已有些不滿於他了。

在外務部裏我獨自佔了一個房間，凡和對奧條約的歷史，起源，結果，有關的一切公牘都放在我的案頭，以供我研究。我時常到公爵家裏，也到海爾倍伯爵家裏去。

生着鬣狗的眼的人

我和俾士麥一派的人混熟了之後，關於狗爾斯丁的蜚語，我聽得更多。我聽得他們說，他很狡猾，很有幹才，非常驕倨，很乖僻，無社交，不大和人親近，多猜忌，常作異想，此外他又是個多怨恨者，所以他是個危險分子。俾士麥公爵常稱他作『生着鬣狗的眼的人』，叫我最好是不要接近他。這是顯然的，後來公爵對於狗爾斯丁——他的從前的同僚——的仇視，已在這時種下根了。

外務部裏一概照着海爾倍伯爵所定的嚴格的規律辦事。海爾倍對待僚屬的嚴酷，更使我深受感觸。官員們被伯爵一回兒叫來，一回兒又斥退。因此當時有一句譏刺的話說『他們的燕尾服的下裾總是在後面挺着的。』外交政策除和海爾倍伯爵商議以外，全由俾士麥公爵一手辦理並專斷一切，海爾倍伯爵也不過傳達首相的意旨照樣擬成訓令就是了。因此外務部便無異於首相的私邸，裏面辦事一概都受他個人的指揮。具有奇才卓識的能員是不會在這裏訓練成功的。

比起毛奇將軍(General Moltke)所管領的參謀部來，恰巧是相反了，在參謀部裏許多軍官們都栽培訓練着獨立思想，獨立行動，一邊却又使他們遵守法定的原則，熟諳傳統的規律，詳悉一切現代的智識。至於在外務部裏，官員們只是些治事的機器，他們所辦理的案子的重要關鍵，都不讓他們知道，因此他們便也沒有自動地合作的能力。公爵坐鎮在那邊，彷彿是在牧場上放着的一大塊花剛石；要是把這花剛石搬走了，餘下的便不

過是些蠕蟲和腐草朽根罷。

我頗得公爵的信任，他和我商量過許多事例如當公爵取得了第一次的德國殖民地——大小波波 (Gros und Klein Popo) 叶谷 (Togo) 等地——時，我遵着公爵的意志向他報告國民和海軍對於這事的心情，又在他面前敍述德民慶祝的熱切。那時公爵說這件事情是不值得這樣大吹大擂的。

隨後，我時常和公爵譚及殖民問題，却時常看出公爵只打算把殖民地用作商業和其他交換的目的，却不想把殖民地供祖國利用，或用作原料的供給地。因爲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所以我時常請公爵注意於那種事實；就是商民和資本家都很熱切地希望殖民地的開發，而且他們——這是我從商界方面探聽來的——因此希望殖民地處在海軍保護之下。爲了這個原因，我竭力主張政府應該定一計畫從速建造海軍艦隊，使德民在國外的財產得受其保護；公爵既已使德意志國旗在國外飛揚，而且已有許多德國人民站在國旗下面，那自然不可不用了海軍來作後盾了。

但是公爵對於我的陳說竟置若罔聞，他對答我的話總是這樣的：『要是英國人敢在我們的領土上陸，我便會立刻把他們拿下』他的意思以爲我們可以用了國內的軍隊防衛殖民地。其實希里哥倫 (Heligoland) 既屬於英國，英人要在德國殖民地上陸，德人是決不能抵抗的，如果要使英人眞不能上陸，我們非有充分強大的海軍不可，而且更非佔有希里哥倫不可。

俾士麥的大陸成見

公爵的政治興味在實際上是完全專注在歐洲大陸方面的，對於英國他好像不大放在心上；因爲那時英國首相沙士勃雷 (Salisbury) 和他交情很好，而且對於剛才造成的兩國同盟（即三角同盟）（註四）也很滿意。他只對着俄羅斯，奧地利，意大利，羅馬尼亞四國做工夫，這四國對德關係和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他是時刻留意着的，他對於這一方面的外交行動，確是很機警，很靈敏，這可以從威廉大帝某次向他的樞密院長亞爾倍狄爾 (Von Albedyll) 所說的話來證明。

亞爾倍狄爾將軍有一次看見大帝和俾士麥談話後很生氣的樣子，他恐怕這位老皇帝要弄出病來，他便說陛下以後應該想法避免這一種煩惱；要是俾士麥不肯遵着陛下的意旨行事，陛下就不妨把他免職。當下威廉大帝回答說他雖然很崇敬這位大宰相，可是他早想把他免職了，因爲公爵有時實在也太專

橫武斷了。但是他和國家都正在需要着俾士麥，這是無法可想的；俾士麥是能用了兩手同時丟着五個球兒的人，而那五個球兒至少有兩個總是丟在空中的。這樣的玩藝兒——大帝接着說——實在不是他自己所能勝任。

德國獲得了殖民地之後，可就不能不把眼界放遠些，不能不在歐陸以外——而以對英爲尤甚——施展大規模的政治活動：這個俾士麥公爵却不曾想到。英國自然也是俾士麥的外交的玩藝中五個球兒之一，但是英國究竟不過是五個中的一個，所以他以爲對英問題決不能算作特別重要。

有了這一種原因，所以外務部裏一天到晚鬧着的，都限於大陸的政治事務，對於殖民地，對於海軍，對於英國都不屑注意，對於世界政治更毫無經驗。從追求世界霸權——這種追求雖然是隱祕不宣的，却是始終不斷地進行的——所顯出的英民的心情，在德國外務部裏是全然不懂的。

俄國仇德的導源

有一次，俾士麥公爵和我說，他的主要目的在使英俄兩國不能相互諒解。我趁着這機會便說，我們在一八七七—七八年（卽柏林會議的那年）早已有使英俄兩國經長時期不能相互諒解的機會了。那時俄國已準備佔領君士坦丁堡，只要我們不加阻難，英國艦隊便會立刻駛到君士坦丁堡去守衛，英俄兩國就不免衝突起來了。不料事情却不是這樣，俄人經過了千辛萬苦才攻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却又被逼着訂結桑斯丹佛諾(San Stenfano)條約，於是不得不從新折回。

這一回子的事——我便接着說下去——使俄國陸軍中人對我國結下了不能消滅的仇恨（這是據普魯士軍官——尤其是 Pfeil 伯爵——的報告，他們隨了俄軍參加土耳其戰爭，所以知道的很詳細）而且上述的條約，後來並未實行，却又用了柏林條約來替代他，這柏林條約使俄人對我國更添上了番仇視，他們把我國當作他們『在東方的正當利益』的仇敵。因此，公爵所嶄望的英俄衝突，却早已被他們丟到九霄雲外了。

可是俾士麥却不以我的論斷爲然，他自以爲他是『公正的仲間人』他在『他的』會議（卽柏林會議）裏所獲的結果，着實足以自豪。他很自信的說，他的目的在預防未來的大刧，所以他在柏林會議中實不能不以和事老自居。後來我在外務部裏和一個官員談起這一席話，那官員回答我說，當公爵簽定了柏林條約，走進外務部受衆官員們祝賀的時候，他也在那邊。那時公

爵接了衆官員們的賀辭後，便站起來答道：『好了，現在我已駕着歐洲的四匹馬一同趕路了。』照那位官員的意見，當時俾士麥是全然錯了，因爲俄法聯合以代俄普聯合的危險，在那時實已顯而易見——換句話說，在那四匹馬當中，已有兩匹是靠不住的了。在俄國看來，柏林會議乃是英相狄斯拉里（Disraeli）使了手段，利用那『公正的仲間人』俾士麥，造成英奧對俄勝利的局面罷了。

雖然我們兩人的意見時有齟齬，俾士麥公爵待我却非常和好；雖然我們的年齡差得很遠，我們兩人的友誼却總是逐漸增厚，因爲我——和與我同時代的一般人相同——是公爵的熱心的崇拜者，而且公爵被我的熱情所感動也頗能信任着我——而我也不曾辜負了他的信任。

當我在外務部當差的時候，國務員賴盧道（Raschdau）和別的官員們時常和我討論商業政策，殖民地問題等等。講到這些事情，我在那時候，早就留心到我們不能不倚賴着英國了，因爲我們沒有海軍，而且希里哥倫還在英國手中。我國有籌畫擴張殖民領地的必要，那是一定的，可是這必須得英國的許可才行。這是最困難的事情而且也確是德國的弱點。

宮廷裏的關係

我在外務部當差遣，結果却發生了不快的事實。我的父母對俾士麥公爵感情不大好，他們看見兒子又就了公爵的範圍，心裏自然不很高興，當時從英國來的許多蜚謗家，和在我父親周圍的人，都造出了許多謠言，說我曾得受了公爵的暗示反對父母，說我不免養成保守的性格，此外還說了許多的危言。我對於這些無稽之談，自然毫不介意，但是在我的父親母親方面，我的地位可就非常困難，有時覺是很痛苦了。因爲我在俾士麥公爵手下做事，而且公爵也頗信任我，所以我爲了公爵的緣故，有時不能不緘默着暗自叫苦；而公爵却不曾知道這個。

我和海爾倍俾士麥伯爵也頗和好。他是個好夥伴，而且懂得把外務部和別部裏有關係的人物招集攏來，聚在他的桌旁。但是在我們倆中間，眞實的友誼却永不會成熟。這從以下的事實裏更可以看出：當他父親退職時，海爾倍伯爵也同時求去；我求他留着，使我對於傳統的政策能得熟手的幫助，他的回答却非常決絕，他說他慣向他父親報告政務，他慣着替他父親當差遣，所以要想他捧着案卷，到了一個他父親以外的什麼人的面前稟白一切，這是萬萬辦不到的。

當俄皇尼古拉斯第二(Nicholas II)——就是前幾年剛被弒的，那時還是皇太子——正達成年時，我奉俾士麥公爵的訓令被派赴聖彼得堡授黑鷹章於俄太子。在出發之前德皇和俾士麥公爵都經過一番訓諭德俄兩國的關係如何，兩國皇室的關係如何，以及關於風俗人物等等，都經詳細指示。德皇最後的一句話說他教導他的孫兒的話和——當他年幼第一次訪俄時——阿特斐堡伯爵(Adlerberg)教導他的話完全相同，就是『總之和在別處一般，人民總是愛恭維而不愛批評的。』至於公爵的最後幾句話是說：『在東方，一切的人，凡是把襯衫着在褲子外面的都是正人君子，但等到他們把襯衫撥在褲子裏面，再掛上勳章時，他們都變成了豬狗了。』

我在聖彼得堡，向我的祖父和俾士麥公爵寄出了好多次的報告。我自然就我所知，把我所得的印象，盡量描寫出來。我特別覺得俄普兩國的情感已經冷淡到顯著的程度，不再像德皇和公爵向我談及時所設想的那樣濃厚了。等我回國以後，我的祖父和公爵都褒獎我，說我的報告明白而又清晰，我在那時是憂喜交幷，因為我覺得在我所報告的事實中有許多是足以使這兩位貴人失望的，我却不得不率直報告出來，這是我所引以為恨的。

把他大尼里獻給俄國

當一八八六年的八月末和九月初，威廉大帝和俾士麥公爵在格斯頓(Gastein)與奧皇約瑟夫(Franz Josef)會議——我奉祖父之命也曾列席於這次會議——之後我被委派到俄國去向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報告這次會議的結果，並和他磋商關於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問題。俾士麥公爵給我一道訓令，這訓令曾經威廉皇帝批准；其中大部分是講俄國志望擴充領土直到君士坦丁堡，公爵以為對於俄國這種志望不應加以阻遏，不但是這樣，我簡直是奉了訓令去把君士坦丁堡和他大尼里海峽送給俄國的。（換句話說，就是把桑斯丹佛諾和柏林條約一起丟掉了）至對於土國另有一種計畫，就是好意的勸誘土國只說和俄國諒解於他也是有利的。

俄皇在勃萊斯德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地方很熱切地歡迎我，我在那裏曾經校閱軍隊，砲台和國防操演，但是便在那時，俄國軍隊仇德的傾向也已顯而易見了。

我和俄皇會談的結果，俄皇發出下面幾句重要的話道：『要是我想佔有君士坦丁堡無論何時我都可以佔有的，用不着得

俾士麥公爵的許可，也不必經俾士麥公爵的核准。」俾士麥想把君士坦丁堡奉送給俄國結果却揭了一鼻子的灰，我因此不能不承認我的使命是歸於失敗我便只得把經過情形據實的報告給公爵。

當公爵決定把君士坦丁堡和他大尼里送給俄皇時，他一定已變更了他在桑斯丹福佛和柏林會議中所定下的政策了；要是不然他也許以爲謀歐洲一般的政治地位的發展起見，到這時候應該把政治的紙牌用另一套方法玩去，或者像我的祖父所說的那樣，把球兒向不同的方向『丟』去。這是只有像俾士麥那樣的世界的大外交家才能這樣幹罷。也許公爵有意和俄國開一個大玩笑：他先在柏林會議中防止歐洲戰爭以哄誘英國，等俄國的東方的熱望受了阻遏以後，却又用了出人意表的手段，從新又把這種熱望給與俄國，這在我是全然不知道——俾士麥公爵是從來不會把他的大政治計畫告訴別人的。

要是上面的推測是真實的，俾士麥一定是故意賣弄出他的政治的本領，他以爲這時歐洲時局已不像一八七七——七八年那樣的緊張，所以走這一着以討好於俄國，他以爲俄國的熱望一旦因德國的贊助而獲實現，俄國對德是一定感激不盡。但這樣的大把戲，無論是誰都不能玩得成功，除非是俾士麥公爵才敢嘗試一下。而這便是這位偉大人物的美中不足了。假如他也把這事情（指將君士坦丁堡許給俄國）去通知英國，那便怎樣呢？英國也一定要反對和一八七八年時一般。

無論怎樣，當我發見俄國因爲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被阻不得入而灰心失望的時候，向公爵陳述的計畫到這時却已被公爵採用了。

俄國滅[illegible]的預[illegible]

在勃萊斯德里托夫斯克那時正在不絕地從事於軍事準備。我很容易看得出來俄國軍官對我的態度，比我第一次到聖彼得堡時，已冷淡得多而且怠慢得多了。只有少數的老將軍——而尤其是在俄國宮中的——他們從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時起歷任軍職，他們素來認識威廉大帝而且很敬仰他所以直到那時對他還保持相當的尊敬，對德國也還保存着一點友誼。有一回，我和一個老將軍談到兩國間的關係，兩國朝廷的關係，兩國陸軍的關係時，我便說我覺得比前時已發生了不少的變遷了。那位老將軍便用法文說道：『這都是柏林會議弄壞的。俾士麥首相實鑄下了大錯。他把兩國的舊時的友誼毀壞了，他把猜忌播種

在俄廷和俄政府的心田裏在一八七七年俄軍血戰以後，他對俄國施以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使俄人時刻想復仇雪恥。在現在呢，我們不得不和那可憎的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起來對你們存着滿肚的怨氣，滿肚的破壞觀念在將來和你們開戰的時候，這種破壞觀念也許要折了我們的皇朝來作代價罷。』

這眞是俄國皇朝顚覆的靈驗的預言啊！

從勃萊斯德我回到了史德拉斯堡(Strassburg)，那時我的祖父正在校閱帝國的陸軍大操。我的使命雖然失敗，但我對於兩國政治實情却作過了一番平心的考察了。我的祖父聽得俄皇很懇切的款待我，他心裏很高興，因爲他知道兩國國交雖已變更，兩國君主的私交却不曾淡薄哩。而且我也接到俾士麥公爵的信，對於我的行動和報告，表示感謝和稱讚。這些事情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因爲我以爲祖父和公爵對於我的陳述是一定不能滿意。柏林會議已把德俄兩國軍人所留下的一點友誼都斷送乾淨了，而且使俄人對普魯士和德國結下了不解之仇，這種仇恨受了俄軍隊中法軍官的煽動日益增長，到了最後便蓄意用武力來圖報復。於是，到了後來，我們的敵人便得逞其世界大戰的野心了。『報綏丹的仇』(Revenche pour Sedan)(註五)和『報桑斯丹佛諾的仇』(Revenche pour San Stefano)終於併合起來了。勃萊斯德地方那位老將軍的話至今還印入我的記憶域中永不會忘記；後來我幾次與亞歷山大第三和尼古拉斯第二會晤，都是被這一席話誘發的，而我的祖父臨終時的遺囑——囑我留意俄德兩國的關係——更是我所奉行的指針。

俾士麥退職與俄皇

一八九〇年在那伐(Narva)閱操的時候，我不得不和俄皇詳述俾士麥公爵退職的事情。俄皇細心地聽着。等我說完以後，那位冷漠陰沈，不苟言笑的俄國皇帝，忽然握住了我的手，因爲我推誠相與，先向我道了謝，隨後說我處於這種情勢，他也很替我惋惜，最後却明確地說道：『你的辦法我一切都明白：公爵雖然是個偉大人物，但是他到底不過是你的雇員，或者是你的臣屬。一朝他不聽從你的命令，你自然只有把他免職。至於我呢，我却老不信任他，無論他怎麼說，我總是一百個不信因爲我確實知道他時刻是在侮弄我。若講到我們倆的交誼，我的親愛的威廉啊（俄皇對我是第一次用這樣地稱呼）公爵的下台一定會得到極好的結果；我們兩人間的猜疑從此就會消滅了。我很相信你，你也會信

託我罷。」

我當時立刻就把這一段重要的談話記下來。我自己平心靜氣的考慮有：爲了兩國君主的親善，爲了排去像俾士麥那樣一個重要政治家的滿意，究竟達了怎樣的程度，才能使俄皇有意的或無意的說出上面的話呢。俾士麥公爵自以爲俄皇信任他自己，這是眞實的；而且亞歷山大第三對於俾士麥的政治才能表示相當的崇敬，這也是毫無疑義。

無論如何，直到他死時爲止，俄皇的話始終是忠實不欺的。這雖然不能使俄國一般的外交政策發生重大的變遷，但德國因此至少總不至再受俄國的攻擊罷。有了亞歷山大第三的率直的性格，儘足以保障俄德兩國的交誼——但到了他的懦弱的兒子——尼古拉斯第二——的手裏，却又要作別論了。

但是無論俾士麥的對俄政策有否失當，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承認的：柏林會議和法俄聯合雖然是俾士麥的失策，但他却能設法避免國際的重要的衝突。這就是說：從柏林會議的時候算起，他賭賽了十二年——一八七八九〇年——的外交和政治的游戲，在這種游戲裏，他也着實有高強的本領。

在一八七八年，一位德國的政治家（卽指俾士麥）曾經防止了歐洲的大戰爭，這種事實也是我們所應當注意的。當時他爲防止戰爭起見，甚至不恤犧牲了俄德兩國的交誼。原來當時他很自信，以爲只要挨過全歐的戰爭危機之後，將來可再設法使俄德重修舊好，可再設法以避免國際衝突，憑了他自己的政治天才，他自以爲這種計畫是不會失敗的。

德國是平和的造成者

他按着這方針幹了十二年，總算沒有失敗，他的繼承者也照着這方針幹了二十四年，總算也沒有失敗。

當我是一個皇子的時候，我立意脫離一切的政黨關係，却把全副精神專注在軍隊方面。這使我很滿意，而且我終身便是如此。所以當我做普魯士親王的時候，我竭力避免墜入政黨活動的漩渦。時常有人嘗試着用了交際宴會以及種種的手段，想使我落入政治圈套或做選舉運動的傀儡。但是我總是站在旁觀地位，決不上他們的當。

當菲烈德列克第三皇帝的病症陷於危急時，我早已從一位德國醫生那裏聽得了消息；那醫生曾受英醫麥更齊勳爵（Sir Morell Mackenzie）的邀請，共商診治方法，所以知道的很詳細。因爲我和我至愛的父親幾乎不能單獨在一處談話，所以我

更添上了一重憂鬱。我的父親和囚犯一般的被英國醫生監視着，雖然從各國來的訪員都可以到醫生房間裏探望那可憐的病人，但我却被多方阻難着，不能和父親接近，甚至通信札都非常困難；我的信札時常被中途截留，不能送到父親的面前。而且在監視人當中有好多壞透的新聞記者，結成團體，故意造出種種誣蔑我的謠言。其中有兩個新聞記者特別活動：一個是德人辟尼德羅維支(Herr Schmidrowitz)，一個是法人寄里(Tacques St. Cère)，是 Figaro 報的記者，在法國報紙上任意汚蔑將要繼任的德皇，措辭非常狠毒。這人等到後來"Petit Sucries"案件發生時才停止他的活動。

我對於垂危的皇帝所獻奉的最後的人世歡樂，是在我帶領着第二步兵師團向他面前經過的那時。這是非烈德列克第三在位時第一次也就是末次所見的軍隊。我在當時是不勝欣幸，因他寫了一個條子給我，說他見了這軍隊心裏很快活，而且他能把這軍隊稱作他自己的，在他是很榮幸。這件事情是這九十九日(註六)的陰闇的天日中的一線的光明。在這九十九日中，我身爲皇太子，却受盡了憂傷，屈辱和猜疑。在這危機一髮的時期中我爲盡我個人的責任起見，對外既要照管軍隊裏，衙署裏，社會裏所發生的一切事變，對內眼見着各方面種種不濟，又不免暗自叫苦，而以對於我母親爲尤甚，外邊有好多人反對我母親，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而且當時有許多謠言，說我和我的父親意見不合，我因爲和這些謠言奮鬬，更不知道吃了多少的暗虧。

他做了皇帝

非烈德列克第三皇帝長瞑後，統治德意志帝國的千斤重擔落在幼年的我的肩上。我登位後的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政府各部裏的人員更調一下。兩朝皇帝的近侍軍人以及近侍官署都已衰老的不中用了，所謂"Maison militare"(就是威廉大帝的近衛兵)當非烈德列克第三皇帝在位的時候已只領俸而不供職的了。此外還有非烈德列克第三皇帝的近侍軍。那些自願退職的，我照着最優厚的辦法，都教他們退職，那些不願退職的，改派在陸軍服務；其中有少數比較年輕的，在過渡時期暫留在我的身邊供職。

在前皇在位的九十九日中，我以皇太子的資格暗地裏物色相當人物，以備登位後的選任，因爲在那時醫生已告訴我，我知道我的父親是不久人世的了。我選擇人才不管履歷和資格，專

以過去的辦事成績和人品來作選擇的標準。我把"Maison militare"的名義取消，改稱爲『御前總參謀部』對於近衞軍的選擇，我完全聽命於我所特別信任的那人就是前任聯隊總司令衞爾孫(von Verson)將軍——後改爲侍從武官——其人率直，而豪俠不過略鋒利些，他是屬於舊普魯士派的軍官，頗不失爲軍人的模範。當他在軍隊及保衞隊中服務的時候他覺得舊時"Maison militare"中的軍官進退往往受宮內的影響，因之使他們覺得有好多的不方便。而貴族婦人們——軍官們嘗戲稱她們爲"Trente et quarante"(意言三四十，這是指她們的年齡)軍官在暗中也有一部分操縱的勢力。我却想把這種勢力除掉，——對於把近衞軍好好的整頓一下。

我任命味鐵盧將軍(General von Wittich)爲我的第一侍從武官又以第二步兵保衞團總司令漢克將軍(General von Hahnke)爲我的武官府官長。漢克將軍是非烈德列克第三皇帝的朋友，當我帶領第一步兵保衞聯隊時，他是我手下的師團司令官。這兩人都富有軍事經驗而且嚴於紀律，他們絕對的以君主的意志爲意志他們直到死時爲止，對我是始終赤膽忠心的。

至於宮內的領袖，我任命一個從小和我相識的人便是我的父親時候的內廷總監歐倫堡伯爵(Count August Eulenburg)他繼續任宗人府大臣直到一九二一年六月他死時爲止，計享壽八十二歲。他是個老練而有出衆的才能的人，對於內廷的情形以及外邊的政治潮流都很熟悉，性情厚道，對於皇和皇族都非常忠誠。他具有奇才異能便是任他做使臣或首相，也一定能和做內廷總監一般名聞於全歐洲。他的工作熱誠而溫恭，在皇朝宗室，宮內事務，公共生活各方面我都把他當作左右手。他和社會各階級以及從事於各種事業的人都有關係，他們沒一個不敬崇他，而我也用了友誼和敬禮看待他。

維多利亞女王的手段

我和俾士麥公爵商議過後，調任公共信仰及教育部大臣魯干奴斯(Lucanus)爲文官府長官。俾士麥公爵故意開着玩笑說，這選擇的很適當，因爲據他所知魯干奴斯是個強幹而又熱心的畋獵家，凡是長於打獵也長於作官，所以他的資格是很配的。魯干奴斯是繼維爾墨夫斯基(Wilmowski)的後任。他辦公很能稱職，因爲他對於藝術技術事務科學政治學各方面都有特長，所以是我的顧問，是我的勤勞的同僚，而又是我的好友。他具有健全的人

倘智識，而又富於流利的機智，這兩種性格的合併在德意志的人物中間，實是不可多得的。

至對俾士麥公爵呢，我自從在外務部裏當差的時候起，就和他很好，就很信任他。到我做了皇帝後，我自然也和從前一般，用了我的全副的年少的熱誠，崇敬着這位偉大的首相；從前我在他的手下供職，現在他又做了我的股肱，這是我所引為榮幸的。

當威廉大帝去世時，公爵在旁邊和我同聆先皇的政治遺囑，先皇遺囑特別注意於我國的對俄關係。所以我登位後公爵就叫我到聖彼得堡去作暑期旅行，對俄重修舊好，藉以副我的祖父臨終的屬望。這便是我登位後使世界注目的第一次政治行動。公爵又給我預先擬定了旅行的程序。

但是在這計畫還未採行之先，却遇見了一個阻礙：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聽到她的外孫要到聖彼得堡去了，便來了一封信表示不贊成這個計畫。來信措詞很和善却又很嚴厲。她說我登位後，若是到國外旅行應該滿了一年的居喪期才行；過了一年後，也就應該先到了英國去見她，在後再到別國去，因為她是我的外祖母，而英國又是我母親的祖國哩。當下我把這信放在公爵的前面，公爵看了勃然大怒。他說『英國的姻親遙斷德國的朝政實在是不應該的。』他又說，從這信裏的語氣看來，可見從前皇太子和菲烈德列克皇帝向來是在受他的岳母，他的妻子的操縱指揮的。於是公爵打算親自草擬寄英國女王的覆文。我便說，且讓我自己擬就一個適當的覆文，措詞在於外孫與皇帝之間，我又說我把信寫好了，當先給公爵看過，隨後再送出。

這封覆信在表面上對於外孫和他的外祖母中間的親密關係，說的非常懇切，因為這位外祖母在他幼小的時候，曾把他抱在懷裏長大，而且以她的年齡而論，也是極應該尊敬的。——但在實質上却又置重在德意志皇帝的地位和責任，因為他處於德國皇帝的地位，所以不能不無條件地遵奉他的先人的命令，這命令是行關於德國的利害的。信裏說，外孫為國利民福計不得不遵奉他祖父的命令，外孫現在已奉了上帝的意志，把國家的利害負在他的肩上了，所以他的外祖母對於她外孫的政治行動應該讓他自由決定。我又說，從別方面說來呢，我究竟還是她的鍾愛的外孫，而且外祖母治國甚久，經驗甚富，她的教導自然是我所願意聽從的；可是無論如何，對於德國的事，我却不得不保留行動的自由。聖彼得堡的訪問，我說，在政治上是必要之舉；我的祖父教我再三注意於我和俄國皇室間的親密關係，所

以我必須照辦才行。

公爵允准了這信。這信發出後，不久接到了覆信，措詞竟出於意料之外。英國女王說她外孫的舉動很得當；他應該事事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無論遲些早些她總願意在她的家裏看見他。從這信的語氣看來，女王大概有些畏憚她自己的孩子能；從那日之後女王對我的關係便冷淡的很，從此後他已不把我當作她的外孫，却當作和她名位相等的國君看待了。

於是我出發去訪問俄都了，海爾倍伯爵以外務部代表的資格陪伴着我同去。一切演辭都由他起草，各種政治的會見凡是關於正式性質的，都由他按照他父親的訓令，代我指揮一切。

土耳其政策的衝突

一八八九年我從君士坦丁堡回來，我便向公爵報告我在希臘所得的印象，那時我的姊姊蘇斐亞(Sophie)已嫁給希臘王太子康士坦丁(Constantine)了，同時我也向公爵敍述在君士坦丁堡所得的印象。在談話時，有一件事情很使我感觸：俾士麥公爵說到土耳其，說到土國的高級人物，說到土國的情況，都表示出一種藐視的態度。我想設法激動他，使他對於土耳其略注目些，可是不行。我問公爵為什麼這樣瞧土耳其不起，他說據海爾倍公爵的報告，土耳其是十分不足重的。俾士麥公爵和海爾倍伯爵永遠瞧不起土耳其，所以他們和我的土耳其政策——也就是非烈德列克大帝的舊政策——也永不能相合。

當他任宰相職的末期，俾士麥公爵自己宣稱，他留任的主要原因，是維持對俄的友好關係，因為他自信俄皇還很信任他。他起先曾向我諷示關於俄德訂結密約的事。但是後來公爵和外務部裏都已不再提及這一件事了，雖然我對於俄事特別注意，而密約的事情後來却始終不曾聽得。

因為我的父親早世，由我繼承大位，這麼一來——我在上文已說了——孫子的時代繼承了祖父的時代了，而在中間，非烈德列克皇帝的時代，却全被掠過。在我父親的時代充滿着自由思想與改革的計畫，指望在非烈德列克皇帝登位後逐一採行。不幸非烈德列克皇帝去世，他的時代的人物——尤其是那時代的政治家——都大為失望，以為繼承皇位的是一個零丁孤兒，不能有所作為。他們不知道我的心內的思想和志願，所以不肯把他們所供獻給父親的供獻給兒子藉以謀祖國的福利，却始終用猜疑和不信任的態度來對付我。

其中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國民自由黨的代表般逮(Benda)，

他是一個富有少年精神的人。當我還做皇子的時候我受顧問官狄采(Councilor Dietze)的邀請在白爾比(Barby)地方獵兔，便和般逑認識。那時我被許多老年人圍繞着，談論政治，農業，國家經濟等問題，我就很佩服般逑的議論。般逑的判斷，都獨具見解，這是我所特別注意的，我很樂意地承受般逑的邀請，到柏林附近他的家鄉魯陀(Rudow)去，以後我奉為慣例，每年必到魯陀去一次。

在魯陀和地方般逑家人的歡聚，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他的多才的女兒常以音樂款待我們。般逑的政治談話可以證明他是個眼光遠大的人，他沒有政治的偏見，主張切中國家一般的需要這種人才在政黨黨員中實不可多得。他對於將來給與我許多的教訓，這種教訓都是從他的誠篤的純粹普魯士的心底裏發出的，他很忠心於普魯士王族；他對於其他政黨却又能非常寬容。

他對於政黨的態度

從我在皇位的後半期的情形看來，可以證明除了極端社會黨之外，我並不反對任何政黨；我也並不是反對自由主義的。我的最重要的財政大臣米圭爾(Miquel)是自由黨我的商業大臣慕婁(Moeller)是自由黨，自由黨領袖般尼格孫(Bennigson)便是漢諾威州(Hanover)的總裁。尤其是在我在位的後半期，我經米圭爾的介紹，得和一個自由黨老議員相識，而且很知交。這人便是薛台爾(Seydel)是東德意志的地主，其人狀貌修整，兩目銳利有光。他和米圭爾合辦鐵路運河等事件，是一個能幹，率直，而又務實的人——是略帶保守主義的色彩的自由黨員。

那是當然的，我和保守黨很多接觸，因為我在宮廷狩獵，和其他狩獵時所遇到的，以及來到宮廷裏供職的，大多是些鄉間的貴族和紳士。從他們那裏我逐漸知道了農佃問題以及農民的怎樣受苦。

那些自由思想家，在幾個『循規蹈矩』的領袖下面，始終不曾和我發生關係；他們始終處於反對方面。

當我和般逑及般尼格孫談話時，我們時常談到自由主義的將來，有一回，般逑發出了一席有趣的話道：『普魯士的王儲研究自由主義，是非必要的，而且竟是無須的——這種東西於我們沒有用處。普魯士的王儲在根本上總應該是保守的，雖然同時他也應該放大度量，對於別的政黨不可存着成見和褊狹的觀念。』

我常對般尼格孫說，國民自由黨應該把他們的黨綱——向來是以『維持德意志帝國和報紙自由』這一句話當作格言的——修正一下，使普魯士自由主義的老牌子感化人民的能力不至於消失，般尼格孫也極以為然。我又說普魯士的自由黨和保守黨把一八六一——六六年的政黨衝突時期記憶的太牢了；在選舉和其他政爭的時候他們都不免陷入於那時的舊習慣。那個時期已早在歷史上成為過去了，到了我們的時代已毫無遺留；我們的時代已從一八七〇年新帝國成立時起頭了；我們應該從一八六六年起發一新時代的界線；我們必須在帝國的基礎上從新建設一切；政黨也應該改弦易轍，不可牢守破舊的遺跡，至於記住了舊怨，互尋釁隙，更屬不應該。但是不幸，這個時代到現在竟還沒有過去：這是我說的。於是般尼格孫很感慨地說：『要是北德意志的自由黨投到了南德意志民主黨的領袖下，他們眞是該死，因為那便表示把眞正的自由主義結果了！於是我們會看見那向來就不中用的戴假面的民主政治將從下邊興盛起來。』

保守黨雖對國王很忠心，不幸在他們黨裏缺少有優越的天才的領袖人物，那些機警而又經訓練的政治家在保守黨中覓不可多得。保守黨的農佃一派有時太顯露了，足以為全黨之累。而且保守黨也把政黨衝突的時期記得太牢。我曾經主張使保守黨和自由黨聯結起來，可是沒有幾個人贊助我的計畫。我時常說，帝國的國民自由黨也很効忠於帝國，効忠於皇帝，單為了這個理由，保守黨似乎也就應該歡迎他，和他結成聯盟；我說我不能而且也不願統治德帝國而不得自由黨的協助；北德意志的保守黨在帝國的繼處因為歷史發展的差異的緣故，確有誤解的地方；所以我以為自由黨是保守黨的天然的與黨。舉一個例，我有一次把內廷講道師史篤寇 (Stocker) 免職就是為了我這樣主張的緣故：史篤寇是個很有功績的宣教師，因為他在南德意志演說，任意詆毀自由黨，激動輿情，我因此不能不把他免職。

中央黨（註七）是因『文化戰爭』而結合的，強烈地反對新教徒，也反對帝國。但是我却仍和其中重要分子來往，想勸誘他們協力合作，以謀全體的福利。其中那位老蕭萊茂 (Schorlemer) 對於我更多助力。他毫不隱瞞的說，他對於我的効忠只是對於普魯士國王的効忠，而並不是對於帝國皇帝的効忠。他的兒子，是著名的農業大臣，甚至加入於保守黨。在數多事件裏，中央黨

都頗和他黨合作有一時期，中央黨在國會中也有一個最精明的政治家，就是他們的老領袖文特淑爾斯德(Windthorst)。但話雖如此，我們却也不可不留意中央黨還留着那種頗撲不破的舊觀念，以爲羅馬教會的利益必須維持，教會權力總不該被貶在政府權力之下。

和俾士麥決裂

當我做威廉王子時，我自好久被派在白蘭頓堡省(Brandenburg)，總裁阿罕巴黑(von Achenbach)的手下辦事，藉以學習內政事務，研究經濟問題，並從事於實際的活動。受了阿罕巴黑的驚人的論文的鼓動，我從那時起便專門注意於經濟方面的國家內部的開發，對於純粹司法方面的行政事務，我便覺得不大有興趣。經濟改良，運河開鑿，道路建設，森林，交通事業的改善，住屋改良，農業的機械化，農業合作制度的發展——我從那時起時刻煩忙的，就都爲了那些事情；我更特別注意於水力工程及鐵路建築的發展，而尤其是在東德意志向未被注意的領地內。

當我登位以後，便和各部大臣討論這些事務。我因爲要鼓勵他們，所以准他們在自己的範圍內獨斷獨行。可是不久我便覺得要是俾士麥在位一日，這樣的事情便一日不能辦到，因爲他保留着自己的權力，什麼事情都非經他的最後決定不可，因此和他共同工作的人都失却了獨自施展的能力。那些大臣們都處在公爵的頤指氣使之下，要是公爵所認爲『太新奇』或認爲『孩子的幻想』的事情，爲公爵所不能核准的，他們也決不敢去試一試。

說的簡括些，那些大臣們不過是公爵手中的傢伙，只依着公爵的意志行動能了。這種情形也是當然應有的，因爲首相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物，他替普魯士和德意志不知爭得了多少的政治權利，像這樣的大英傑，自然不免要抑止大臣們而獨斷一切了。但是我呢，因此我却處在困難的地位。我向大臣們提議一件事情的時候，總是遇到這樣的回答：『俾士麥公爵不願意這樣辦；我們不能使他答應這事情；要是威廉第一皇帝也不會問起這種事情；這是不合舊例的，等等。』因此使我知道我實在沒有一個聽從我的號令的國務大臣。那些官員先生們向來只自認爲俾士麥公爵手下的官員，到現在已是積重難返了。

在俾士麥的時代內閣大員對我的態度，可以舉一個例來證明：有一次，內閣裏發生了重提取締社會黨法規的問題，那法規是俾士麥公爵所提出，用以禁止社會主義的。因爲要使這法律

得以實施，其中有一條必須修改減稅才行。俾士麥反對修改，我和俾士麥意見大不相同，於是我召集御前會議。俾士麥先在會議室的廂房裏和我的侍從武官說話；他說陛下忘記了他自己是個佩劍的軍官（註八），當社會黨謀革命叛亂的時候，他應該帶領了軍隊去打社會黨；他又說皇帝可以把一切讓他獨自辦理，他保管沒有什麼事情。在御前會議席上，俾士麥仍舊抱定他的主張。各部大臣雖請他們發表意見，却都不敢出聲。於是舉行投票，結果是內閣全體都否決我的辦法。

這一回投票使我更相信內閣完全爲首相一人所操縱。我帶着滿肚皮的不高興，便和魯干奴斯殿下說起了這件事，他也和我一樣地忿忿不平。他便去找尋了幾個國務大臣，譴責他們不應該如此，那幾個大臣都分辯着說，他們處在『不能反對公爵的地位』；又說無論何人要希望投和公爵主張相反的票，那是斷不能辦到的。

措置煤礦罷工

一八八九年春間，韋斯德法里亞(Westphalia)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使行政官員都弄的慌忙失措，而以韋斯德法里亞省的行政官吏爲尤然。到處都紛紛調遣軍隊；凡是煤礦的礦主，屋外都非有軍警站崗不可。在忽忙中調集的軍隊的司令官都要隨時向政府報告他們所遇見的情勢。

其中有一個司令官是我從前在兵營裏時的同事，他隸屬於驃騎保衛聯隊裏名叫米恰里斯(Michaelis)是以機智著名的。他獨自騎着馬，出入於罷工工人的中間。那是初春天氣很暖，工人都在山麓搭着篷帳聚居着。米恰里斯用了一種從容的和善的態度和他們談話，不久就和他們很熟了。他詳細探問他們，才知道工人們怨戾的原因——有許多是實情，有許多是出於想像的誤會——和他們的計畫，希望，以及對於前途的志願。他立時受工人們的信任和愛戴，於是在他的管轄地帶內，天大的罷工事件立刻平下了。當時我剛被許多大工業領袖和官員們雪片一般告急的電報困惱着，忽在首相辦公署裏接到米恰里斯發來探問罷工事件的覆電，電文寥寥的幾個字，只是這樣說：『除了政府官吏之外，什麼都已安靜了。』

在那年春季和夏季裏，關於罷工事件的許多材料都搜集了，從各地接到的報告，證明在工業界裏事情還不曾安排妥貼；從報告裏知道工人的要求有好多是正當的，至少也應該在雇主及官吏方面加一番同情的考查。這種辦法當我諮詢樞密顧問

官辛慈華脫博士 (Dr. Hinzpeter) ——我的從前的私人教師，他對於社會狀況特別熟悉而尤其是對於他的本省——時，他也很贊同。於是爲實施這種辦法起見，我決定召集國事會議，使雇主和雇工兩方都派代表參加，在我的指導之下，對於勞動問題加一番徹底的研究。我決定在開過這會議之後，一定可以尋得勞動問題的總則和主要材料，使帝國首相和普魯士政府得根據此種總則及主要材料，定一適當的方針以編制新勞動法律。

打定了主意後我便到了婆睿休殿下那裏，他立刻就預言首相方面是要反對的，勸我切不可這樣做。我堅執我的主張，並引用了菲烈德烈克大帝的格言說：『我願意做暴民的王』(Je veux être un Roi des gueux)。我說看顧那些被工業敲剝盡的德國臣民，保護他們的能力，改善他們的生存機會，這應該是我的責任啊。

繼續和俾士麥衝突

婆睿休的預言不久應驗了，俾士麥公爵果然反對我的主張，而且許多和大工業利益相關的人也都加入於首相方面。我不知遇見了多少阻難，經過了幾次奮鬥，才能貫徹我的主張。國事會議總算召集了，由我主席。當舉行開會式的時候，不期望首相偏又到來。他演說了一番，帶着譏刺的態度，批評我所動議的計畫，說是全然不對，並拒絕自己和我們合作。演說完畢後，他立即走出了會場。

他走後，這一場怪劇立時使全部會議都受了影響。首相的忿恨而又暴躁的舉動是因爲他根據了他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以爲他的政策是對的，而我的一定不對；這種舉動使我和在會場的人受極重大的印象，而我暗下裏怎樣的叫苦，是更不必說了。後來會議總算重又進行，徵集許多豐富的材料，把威廉大帝所訂定的社會立法重新擴張，這種立法顯然是德國的榮光，因爲這種對勞動階級取保護態度的法律，那時在地球上無論那一國都不曾有過哩。

因此我決定召集一般的社會政策會議，俾士麥公爵也反對這個。恰巧瑞典政府也正在考慮同一的事情，打算在京城伯納 (Berne) 召集會議。瑞典駐德大使羅德 (Roth) 聽到我的計畫，便向本國政府陳請，打消伯納會議，而在柏林開會。他的主張居然成功了。虧了維德的幫忙，社會政策會議總算在柏林召集，當時便把會議裏所徵集的材料，造成結果，使各國政府得依據此結果以制定社會法律，可是後來實行制定法律的却仍只有

德國。

後來我又和俾士麥談及過止社會黨的計畫；過社會黨採革命行動時他是主張用大砲和槍刺撲滅的。我想使他明白：在施行仁政的威廉大帝剛才瞑目之後，就用我自己的臣民的血染紅了我的第一年的統治，這種事情在我是不能做的。俾士麥却毫不動心；他說，他對於他所作的事他自己都負全責，我只要一切任憑他去設施就是了。我回答說，我憑着我的良心和我對於上帝的責任，我都不能聽任着這樣做，而尤其是因為我完全知道勞動階級的待遇確實是不好，確實應該改善，雖出了一切的代價去改善也有所不恤。

皇帝和首相對於社會問題的意見的相互衝突——就是一個主張採國家干涉主義以促進人民中間的勞動階級的福利，而一個却反對這種主張——是我們兩人決裂的真實原因，為了這原因使俾士麥一方面仇恨着我至於好多年而且大部分崇拜俾士麥的德國國民——尤其是官吏階級——因此也都仇恨我。

我和首相衝突的起原是由於首相相信社會問題可用嚴厲的辦法來解決，如果嚴厲的辦法還不濟事便可用兵力解決；至於用了泛愛人類以及人道主義的原則，像我所見的那樣，他以為是不能解決的。

俾士麥公爵的勞動觀

俾士麥並不是勞動階級的仇敵——這個我却要鄭重申說的。從上文所說的俾士麥的政策看來，好像他是仇視勞動階級的，其實這是適得其反。勞動問題對於國家的重要像他那樣的一個偉大政治家是不會不明白的，只不過當他考慮勞動問題時却以國家的利益為觀察點。他相信國家應該保護勞動者，但勞動者也應該各守本分；至於勞動者應該參加政治與政府合作，在他却不以為然。他相信煽亂和謀叛應該嚴厲禁止；在必要時便應該用武力撲滅。政府對於勞動階級一方面應加以保護，一方面却也不可不用了鐵拳鎮壓他們——這是俾士麥的社會政策了。

但是我呢，却想收攬德國勞動者的心，所以竭力奮鬥以求達到這個目標。我被良心驅使着，不能不對於我的全體臣民負完全責任——勞動階級當然也在臣民之列。我想凡在公理及正義上是他們的都應該屬於他們；而且我相信便是在雇主們不願意或力有未逮時，國君和政府也應該為正義起見竭力幫助勞動階級使達到上述的目的。等到我已承認改革的必要時雖

然有許多實業界中人不肯應允，我爲正義所驅使也只能替勞動階級攘臂力爭。

我從研究歷史所得的結果，深信使全體人民都得到幸福，不過是一種妄想。我很明白以一人之力欲爲全國國民造福，這是不可能的。世間唯一的幸福的國民只有是那些知足的——至少應該是具有知足的志願的，這倒是眞理。所謂知足的志願就是說，所志願的以事實所可達到爲限，而不敢妄冀非分——說的簡括些，就是實事求是。不幸這種知足的志願到處總是很缺少的。

我時常覺得因爲社會黨領袖提出無厭的要求，非分的貪慾日益放縱，而勞動者從此便永不會知足了。但在一方面我雖本着理知和良心竭力排斥一切不正當的希冀，一方面爲了同一的理由，對於一切正當的希冀我也極願與以同情和援助。

德國的社會問題

這種以勞動者的幸福爲前提的政策——這是在著名的勞動保護法中所規定的——常在世界市場上從事競爭時，自然使德國實業界增加了沈重的擔負。若比起比利時的工業制度來，尤其是千眞萬確。比國的工業制度把工人的最後的一滴血，都毫無阻難的擠了出來，而工人所得的報酬，却只是些低廉的工資；他們的政府坐視着那些無告的人民一天天受着剝削，既不憐憫，於良心上也毫無所動。至在德國呢，我用了社會立法，使這種情形不至於發生。在戰時我曾命畢森將軍 (General von Bissing) 在比國行施此種法律，以促進比國勞動者的幸福。可是在世界競爭的戰場上，此種立法究竟是德國工業發展的一大阻礙：德國的大工業領袖因此不免吃了些虧，這是眞的。但是國君總應把全體國民的福利時刻放在心上，因此我毫不猶豫的走我的路了。

但在別一方面呢，這些勞動者只是盲從着幾個社會黨領袖，對於我的保護，對於我所做的工作，連一句道謝的話都沒有。他們和我中間的關係可引用荷漢索倫氏的一句諺語，就是『各人顧他自己』(Suum cuique) 而並不像社會民主黨所說的『各人都是一樣』。

我也曾具有一種理想，謀避免範圍廣大的工業戰爭——至少避免歐洲大陸的工業競爭；這種理想便是設法使各國在外國土地內共同劃分一定的市場，俾不至互相競逐，如是則生產較爲便利，而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也可以更較健康些。

外國勞動者考察德國的社會立法後所得的印象，是極可注

意的。在大戰的前幾年，英國人民因爲受了勞動紛擾的壓迫，都有些覺悟，以爲工人的待遇是非改善不可了，於是他們派了幾個委員到德國調査勞動情形；委員當中有幾個是勞動者出身。他們由德國人引導着——引導員中有幾個還是社會黨員——參觀工業區域，工廠，慈善機關，保險公司附設的療養院，以及其他等等，他們見了各種事情都非常驚異。在送別的宴會裏，一個英國勞動代表的領袖起立演說，結末的致語道：

『現在我們把德國對勞動者所做的事情都已看到了，我要問你們：你們德國人民還要做社會黨嗎？』那幾位英國人都和德人說，要是經過英國議會長時期的爭辯後，凡是德國數年前所做改良勞動狀況的事，在英國居然能做到十分之一，他們也就十分滿意了。

我見了英國代表來德考查的情形，暗自納罕：他們爲什麼這樣不明白德國的勞動狀況呢？而且我也很覺得奇怪：英國政府屢次叫駐德大使來詢問關於同一的事情，好像他們對於德國各處社會改革的進步竟是一無所知似的。我便詢問英國駐德大使：英國既在一八九〇年列席柏林社會政策會議，總該知道德帝國議會提出社會法案時的詳細爭辯情形，即使政府裏不知道，駐德大使也應該通知本國政府，何以英政府現在對於德國勞動立法竟是全無所知呢。那英國大使便回答說，他自己也是這樣想，也覺得很奇怪，後來把使館裏的舊案卷吊了出來，纔知道當時大使對於這事情都有詳細的報告寄到倫敦，便是後來社會改革法案實施後的情形，也每次都有報告寄去；但是報告寄到英國之後，『因爲這些都是從德國來的，所以誰也不願意去看他；這些公文便都被擱下來，直到如今還不曾動過；這是很可恥的事情，我們國裏的人民都不願意關心德國的事。』

這位英國大使說完了，聳了聳肩胛。去謀勞動階級待遇的改良，無論英王，無論英國國會，都沒有這樣的好心，沒有這樣的工夫，也更沒有這樣的願望。在他們的眼中，爲了滅盡德國，滅盡德國工業，滅盡德國的勞動人口而施的『包圍政策』實在比改良勞動狀況更爲重要而且所得報酬也多的多了。誰料到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註九)德國急進社會黨的領袖們和他們的羽黨竟會得和不列顛的殺人政策合在一夥呢！

內廷廝役的優遇

在我的勢力所及的小範圍內，例如在內廷管理處裏，在帝國自動車俱樂部裏，我對於工役，也儘量採行社會的待遇。例如我替宮內的廝役們創

辦一種貯金辦法，凡厮役出差所得的賞錢，把一部分存積起來，日久以後便可攢成一注大款。有了這貯金，厮役及他們的家屬赴浴場畏夫的費用，醫療費，喪葬費，兒女的奩資，行堅信禮的費用以及他種款項便都有着落了。

當帝國自動車俱樂部創立時，我應他們的要求，將該俱樂部處於我的保護下，當時我被招請在伊耐(Ihne)所建造的俱樂部的華美的屋子裏參與讌會。席上除了幾位貴人如賴鐵巴爾(Ratibor)公爵烏申斯德(Ujest)公爵外，還有許多在柏林金融界佔有高等位置的紳士們，其中有幾個胸襟是很闊大的。席間談到了自動車車夫時，我便提議創立一種貯金制度，遇車夫有意外事變或疾病，死亡時，得提出此項貯金以作他們的家族的贍養費。這個提議當蒙一致贊成，這貯金設立後結果非常好。後來我替幾爾(Kill)帝國快艇俱樂部的舟師和舵工們也建立了同樣的制度。

對於德皇后康育兒院的事業，我更覺得格外有趣。這所育兒院是我所手創的，設在阿爾斐克(Ahlbeck)地方。在平和時期，每年從五月到九月末，使有一大羣從柏林貧民窟裏出來的孩子，被送到那邊，以四星期爲一班，輪留在院中留養。這育兒院至今還是由那卓越的院長葛爾須爾女士(Kirschner)——前柏林市長的女兒——主持一切；院內看護兒童對於生理與心理方面都得到非常美滿的成績。許多瘦弱慘白寒酸的兒童，在院內留養過幾時都變成了肥滿，活潑，愉快的孩子。我自己曾到院中去參觀過幾次，每次參觀總覺得非常愉快而且深信這種辦法是很對的。

我在上面已說過，我因爲對於勞動問題的意見不同，屢次和俾士麥爭執，但是我在上面也說過了，俾士麥對於勞動階級並不是漠不關心的，這可以舉出一個例來證明——從這例子可以顯出公爵也曾做過一件於勞動者極有利益的事情。他做這事情雖然也一定是因爲受了國家主義的動機的驅使，但是他也立刻想到保護大部分的勞動者使不至失業，這是非常必要的，爲了這一次失業的救濟，他曾使出了他的全部權力設法辦理哩。

大約在一八八六年，那時我還是個威廉皇子，我聽得史台丁(Stettin)地方的胡爾干(Vulcan)大造船公司因定造船舶缺少，已瀕於破產，該公司的廠肆停工後，數千名的造船工人都不免要挨餓，史台丁的市面便不免要坍下來。只有向胡爾干船廠

定造大船，才能救濟這一個危局。

德國的造船事業向來是倚賴英國的。後來海軍大將史篤許(Admiral von Stosch)首先提議德國自行建造船舶，使以後不至受英國造船家的操縱。因此當時胡爾干公司冒險試行建造軍艦，一八七四年德人所造的第一艘德國軍艦居然造成，由我的母親在她生日那天舉行命名典禮，當時我也曾參與。從那時起胡爾干船廠歷次所造的軍艦都能使海軍專家滿意。不過因為那時德政府不打算擴張海軍所以胡爾干廠承造的軍艦究竟是很少。

首相的干涉

而在他方面，德國的商船公司都不肯大着膽子去試行海軍大將史篤許的提議。例如北德意志勞特航業公司（註十）因為相信英國船廠年代較久，經驗較高，所造船舶一定要比德國更好些，所以不願在胡爾干廠定造商船。軍艦和商船都沒有人定造，於是勇敢的胡爾干廠便也無法支持了。情勢已是非常緊急了，我連忙去見俾士麥公爵，把上述的情形詳細講了一番。

首相非常動氣，雙目閃光，舉起拳頭在桌上敲了一下。

『什麼！你是說這些船主寧願在英國造船不願意在德國造嗎？奇了，這是不曾聽到過的事。難道一家很好的德國船廠因此便讓他倒閉嗎？魔鬼捉去了這些東西！』

他立刻按鈴，僕人進來了。

『快到外務部去請樞密顧問X，叫他立刻就到這裏來！』

在幾分鐘內——當公爵在室內踱來踱去的幾分鐘間——那位被召的先生出現了。

『快打電報到漢堡，打給我們的特派員——勃萊門的勞特公司以後應將他們的新船歸史台丁的胡爾干公司承造！』

樞密顧問官連忙出去，『他的燕尾服的下裾還在後面挺着』呢。公爵便向我說：『我非常感激你。你已替祖國，也替我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了。以後船舶只能在我國的船廠裏建造——我將竭力使航業界明白這事情。請你發電給胡爾干公司，只要說以後由首相擔保，船舶准在胡爾干船廠裏建造。現在不過是開首，將來大批的船舶，還要都歸胡爾干承造呢！至於工人，你這樣救了他們，使他們不至失業，我盼望他們會向你表示感謝能！』

我登時把這個消息傳給史台丁地方的樞密顧問官西脫托夫(Schlutow)。史台丁地方的人民都大為歡忭。這是德國造船事業發展的第一步，後來德國船廠能建造許多優良的德國式

快輪，實在是從那一回的事情發端的。

一八八八年我登了皇位後，到史台丁去，舉行在我的波美拉寧榴彈隊(Pomeranian Gronadiers)的旗幟上加授徽章的典禮。我承胡爾干船廠董事的招請，到該廠去巡視了一週，我在廠外受該廠董事的接待後，便開了大門，我從大門口步行入內。但是廠內却是肅靜的，工作和鐵錘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全班工人都光着頭皮，列成半圓形在那邊站着。當中站着一個最年老的工人，鬚鬢已和雪一樣地白了，一個花圈捧在他手中。

我心裏非常感動。西爾托夫在旁向我耳語道：『這聊以博陛下的歡心，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這位老年的工人走上前來，用了沈著，樸素的言辭，向我表示全體工人們的感謝，說我從困苦飢餓中救出了他們，而尤其要緊的是救出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只因了我向俾士麥請求造船的一事。爲表示他們的感激的誠意，他請我允許收取那個花圈。我感動極了，接受了花圈之後，我便向工人們宣述我此際的愉快，因爲不曾流過一滴血，從誠實的德國工人的手中接受的花圈，這還是第一個哩。

那是一八八八年的事！在那些日子，德國的勞動階級怎樣地重視勞動的恩惠啊！

(註一)『文化戰爭』(Kulturkampf)係俾士麥所採行的一種政策，用以排斥羅馬舊教徒的政治勢力的。始於一八七一年，其時政府頒布法律，禁止牧師在講壇上攻擊政府。而一八七三－七五年的五月法尤爲著名。此法律規定婚姻須在行政官廳註册，牧師須在國立大學畢業及經過政府考試，廢除政府對於教會的津貼等項。此法律頒布時各方爭辯甚烈，而俾士麥則堅執不允讓步。

(註二)俾士麥追憶錄共分三卷，第一二卷於一八九八年出版。其第三卷被威廉第二禁止發行，至一九二一年始公諸於世，內容係述俾士麥免職情形，附威廉第二的書札，證明他和威廉衝突的起源，更有數章係述婆替休喀卜列維，對奧商約，希米哥倫互換條約等事，中多攻擊德皇之語，

(註三)痾爾斯丁爲德國近代大政治家之一，長外務部政治科計二十年，故於外交情形，甚爲熟悉。俾士麥免職後閣員鮮有熟諳外交者，因此痾爾斯丁獨得德皇的信任。

(註四)一八七九年俾士麥與奧國訂結同盟條約，以共同防俄法爲目的。至一八八二年意大利亦加入同盟，故又稱爲三角同盟。

(註五)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軍大敗於綏丹，拿破侖被俘，法國割地賠款於普國。法人後遂引以爲莫大之恥辱。

(註六)一八八八年三月九日威廉第一崩後，菲烈德列克於病中繼承大位，延至同年六月十五日崩，計在位共九十九日。

(註七)以羅馬舊教徒爲其中心，在德國政黨中頗佔勢力。

(註八)德國皇帝兼陸海軍大元帥。

(註九)卽德國革命爆發之日。

(註十)戰前德國最大的航業公司。

（本章完本篇未完）

乞丐

法國 Level 著　　王靖譯

天快黑了，一個乞丐站在路旁的溝道邊，想找一塊土地，度過這寒冷的夜。他用一塊麻布緊緊地包住全身，又將掛在手杖上的一個小包取下來墊在頭底下，當做枕頭。他既倦且餓，倒在地上看望着一粒一粒的明星掛在天空裏。

這一條路兩旁盡是樹木，本來是人跡罕到的地方。鳥兒靜悄悄地睡在樹林裏。遠遠的一所村舍這時變成了一團黑影。當他睡在那兒靜寂無聲響的時候，一小塊的泥土墜落到他喉嚨裏。

他向來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誰。人家看他可憐，把他撫養到成人；等他年紀稍大，他就出去自謀生活。他一輩子的命運是最困苦不過的。除了困苦以外，他從沒領略過做人的樂趣：隆冬的長夜，他便與風雪抵禦；日間討飯又到處受辱；晚上他很希望這一睡不必醒了罷！凡是他所遇見的人，好像都有點可疑而且殘暴。他最大的困難便是覺得人人都是怕他似的；連狗都要欺負他。

雖然他生存在這樣苦惱的境遇中，倒未與旁人結什麼嫌恨，他的天性本是忠實，但磨練太深，漸漸有些遲鈍。

他正在睡酣的時候，忽然聽見遠遠的一陣馬鈴響動的聲音。他舉起頭來，就看見一道光線在地亂動。他看後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不久他就看出這是一匹大馬拖着一輛重車。車上裝載滿了，好像幾乎把路途全塞住了。有一個傍着馬走，口裏唱着小歌。過了一會，歌音停了。車子正向山道走上，馬蹄就在石頭上得得亂響。那個人一邊叫，一邊鞭打着牲口前行：——

「快上！……上！」

牲口用盡全力向前拉上，頸項都伸長了。他停住了兩三次，幾乎爬下地去；但他又振起精神向前拉，肩上的皮都拉直了。

不幸天上括起大風來了，車子於是停住。那位車夫用肩膀抵住，兩隻手緊緊地握住車輛的輪上，口裏高叫：

『快上……上。』

那匹馬的四蹄分開，鼻孔緊張，站在那兒不動；身子亂抖，因爲他的前蹄要用力踏入土中，以免重車倒下來。車夫用盡力量抵住車輪。正在危急的時候，他忽然一眼瞥見一個乞丐坐在溝道邊，他便大呼道：——

『請你幫幫忙，朋友，這匹馬不能前走了。請來代我推一推罷。』

乞丐站起來，用力去推那車子。那車夫口裏還是叫着：

『上！……上……』

結果還是無效。

乞丐也疲倦了，便對車夫說：

『讓他休息一會兒，這輛車子太重了。』

『沒有這回事。他本是一個懶畜牲；要是我這一次讓他快活一下，他以後將永遠不再拉車上山了。喂！快上……！拿那塊石頭墊在車輪，我們讓車輪轉動一下。』

乞丐便拾來一塊石頭。

車夫說：『現在要這樣：我站在車傍，這兒是馬鞭，拿住這一頭，用力向他腿上鞭打，那就行了。』

馬受鞭打，身上覺得奇痛，便用力往前拉。石頭互相摩擦，在他的足下發出火星。

『對了！對了！』

馬向旁邊一拉，車夫正在墊那塊石頭；猛不防滑了一脚。車子倒轉了好幾步。他大喊一聲跌倒在地上。

他的背貼着地面上抽筋，兩眼緊張，臂膀埋入泥土中，兩隻手緊緊地抵住車輪，使不至壓到胸口。

他用一種很失望的聲吻喊道：

『往前拉！往前拉！能快要壓死我了！……』

乞丐急得沒法，只拚命去鞭那一匹馬。但是馬也沒法，只好跪下地去，滾倒一邊，車子即向旁略有移動。車槓一頭落地，燈光也滅了；黑暗之中只聽得馬的呼喘聲和那車夫的呻吟聲：

『前拉！向前拉！』

乞丐既扶不起牲口，他便想法去救那車夫。他已被車輪壓得不動彈的了。他用死力抵住車輪，以支持那一二寸的距離；稍一失手，性命便難保了。……他自己知道這危險很清楚，所以他看

乞丐灣着腰來問他他急喊道：

『別動手！別動手！……跑到村上去……快……到我的父親那裏……名叫洛葉……右邊第一間莊舍……告訴他快叫……救命……我不能再堅持十分鐘了……快……』

『乞丐如飛一般跑上山去。不一會他便到了莊舍。家家的窗戶都是緊閉着。一點燈火都沒有；也沒有一個人影。他走過的時候狗儘向着他狂吠；但他此時什麼都聽不見了，看不見了，所有的心思全念念着在山邊被車輪壓着的奄奄待斃的車夫。

最終他走停了。前面是一條大道，向右有一所房舍在院子的前首。從百葉窗的隙透出一點燈光。這一定是那所莊舍了。

他用拳頭在百葉窗上亂打。

一個聲音問道：

『就是你麼？喬爾士。』

他一口氣跑到這裏來，已經呼吸急促了，一時答應不出話來；還是不住地亂打。他聽見開門聲，地板上的腳步聲。窗戶大開時，一個睡眼昏蒙的人從窗子裏露出頭來：

『就是你麼？喬爾士。』

他現在已漸漸地能講話了：

『不是，但我來這裏為的是……』

農夫不讓他說完。那一句話

『你又來擾亂麼？半夜三更的時候把人打醒！』

劈搭一聲，他將門關了，口裏還正唧咕着。

乞丐料不到受他一頓無禮待遇，嚇呆了，不知所措……他想：

『他們以為我又來討飯麼？我對於他們到底做過什麼壞事？……我想或是驚動了他們的安眠……要是他們知道實在的情形，唉，可憐的東西……

他又顫顫地敲動百葉窗。

這一次窗門打開了，他趕快躲在一旁，讓窗門張開。農夫怒氣沖沖的站在那裏，手中握着一枝手鎗。

『聽我的話沒有，你這餓鬼？你要不再滾開，我便請你吃一個彈子。』

一個婦人的聲口從床上罵道：

『對他放一鎗……打死一個，為大家除害！他們除偷東西外，沒有事可做，那些討飯的……比盜賊還壞……』

乞丐看見鎗口對着自己，嚇得急向黑暗躲去。他嚇得發抖了好久，并且也忘計那路上垂斃的車夫。這是他一次覺得憤怒填胸，他從前并沒受過他人這樣惡罵，這樣拒絕。倘若他餓得要死，到人家去借宿，他睡在馬房的權利都沒有麼？與狗同食的權利

也沒有麼?明明他那一身破衣不是加於他人身上，那有權勢的富力何以還要殺他?……

他本想再舉起討飯杖向窗子上亂打，後來想一想：

『要是我再敲打，他眞放鎗……要是大喊，全莊的人一定驚起，我就要述來意，他早將我打得半死了。要是到別的地方去求救，恐怕結果也是一樣……』

他呆想了一會，一直跑回去救那孤苦的朋友。他拼命跑，他想到他走開以後，不一定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到了那裏應當看一種什麼情景……

這一種恐怖使他的腿力強壯起來，一會兒他便跑到車子跌倒的地方。他喊道：

『朋友!』

天色太濃黑了，他看不出馬在那裏……但他聽見喘聲，他趕快走近。牲口還是倒在一邊，離車夫不過幾步，車子向前倒下。

『朋友朋友!』

他灣下腰來，此時月亮正從一片雲隙裏露出光來。他看見那車夫兩臂張開，如同十字架形，眼睛閉着，鮮血由口湧出。車輪好像很重埋入他的胸口，如陷在車轍一樣。

對於被車壓死人既沒有法補求的救，他對於那一雙兒險的父母更生氣。報仇的思想，忽然來到心中；他又向莊舍跑去；這一次他不怕什麼手鎗了，他打窗門的時候，心中除憤怒以外，沒有別的念頭。

『是你麼?——喬爾士。』

他幷不回答。窗門開的時候，他看清了農夫的面孔，又聽他的話，他即答道：

『不是!這是那個餓鬼來對你說你的兒子已經死在路旁了。』

母親與父親的臉色都變了，說道：

『他說得什麼?……他說得什麼?……進來!……快……快……』

但是他把他的帽蓋過眼睛，慢慢地一步一步走開，口裏自語：

『用不着進去，我還有別的事呢……用不着這樣急。你們已經遲了……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應當着急現在那輛大車的輪已經陷入他脇骨了。』

婦人哭道『快快!老頭兒跑去跑去罷!』

老農人忙中披上一件衣服，口裏叫道：

『他在那兒……聽見麼?……回來罷……看上帝的慈悲，告……』

但是乞丐肩上荷了一根竹杖，從黑夜中漸漸地看不見了。

這時的回聲只有雞栖裏驚醒的雄雞，與向月光狂叫的野犬。

好的預兆（獨幕喜劇）

德國 Roderick Benedix 著

余芷湘譯

人物：

利爾博克　宮中顧問官。

加羅麗勒　他的女兒。

布龍西德　他的外甥女兒。

何德哈司。

馬夫。

地方：一個離城不遠的顧問官的別墅。

佈景：陳設華麗的房間，正門，左爲旁門，右爲窗戶。

第一場

利　（一個矮的白頭的老翁，現出執拗的態度，却也良善，用低微的聲音說着話從門裏踱出來，好像剛剛送了客出去似的。）這倒是件頂好的事情，羅吞司徒那先生！（以手按桌上立着的小鈴，連響四次；然後走到台前的一張桌子邊，拿起擺在上頭的一本厚書，打開來托在手上。用一副望遠鏡在上頭尋找並且念）『渠來此室，決非偶然，乃喜事將臨之兆也』我也是這麼想，我也是這麼想！哪裏還能有別的！今天是禮拜三，並且是十六號，這眞碰巧啊！

第二場

利爾博克。加羅麗勒，布龍西德（從左邊上。）

加　你按了鈴叫我，好爹爹。

利　叫你，是叫你！

布　（很敏捷地。）那麼，沒有叫我？好啦！我就照我的爹爹在時常喝的口號：全隊向後轉！開步走（轉身就要走。）

利　慢點慢點，你儘可以在這兒歇着。

布　恐怕於你們不便。

利　沒有什麼不便。

布　但是你曾說過。——

利　你別這樣駁我，却是默着別走，我正要你在這兒幫助我。

布　什麼事？

利　一會兒就知道！聽能，孩子們！你知道，好女兒，我是一個老人，不久就要同你的祖宗去相聚了，並且在世上除了要幸福地嫁你以外，再沒有別的要緊的事情。

加　但是，好爹爹——

利　（拍她的面龐。）別說別說！我已知道你所要說的事情，你是一個乖孩子。但是別的我不提，你要知道，你的母親臨死的時候說的一句話

『女欲得良人，

必在二十前。』

這是一種神託的至理名言；要是有誰違背了他，那他就是拒絕自己的幸福。你快到二十歲了，只差幾個月；所以你要是要享幸福，你就得在這頂好的時期內結婚。

姑娘們（要打斷他的話。）

利　安靜，讓我說完罷！我常常到處留心，想要物色一個配得上你的美而好的中意的男子。——

布　（那時候敏捷地。）要是中我們的意，就得讓我們自由選擇。

利　你又要打斷我的話了！我已經說過：一個中意的男子，但是縱然能中女兒的意，未必能中父親的意。

布　誠然不錯，所以世上就發生許許多多的不幸。

利　怎麼呢？什麼話？

布　譬如在那些故事，小說和戲劇裏面常常念過，父親的意見老是同女兒相反，彷彿他們的愛好老是錯誤的似的。

利　你到底願意讓我說下去麼？

布　頂願意。你起頭說的是這樣好聽，使我急欲知道你的下文。

利　對！拉剛纔大學教授羅吞司徒那在我這兒坐，並且正式地向我求你的婚。

加　爹爹！

布　舅舅！

利　正式地向我求你的婚。

布　怎麼呢？七十歲的老大學教授還想結婚嗎？

利　胡說八道！他同我一般的年紀，怎麼會起這個念頭？

布　但是你曾說過。——

利　求婚，誠然，但不是爲他自己，是爲他的一個朋友。

布　那麼，那也總不是年紀很輕的人！

利　這是什麼話！他是爲他的一個中年的朋友的兒子！

布| 上帝保佑，這個日的纔好一點啦！但是請說下去罷，這個求婚的到底是誰？他的年紀是很輕嗎？體面嗎？有錢嗎？聰明嗎？活潑嗎？我極願意知道。

加|（責備地。）布龍西德！

利| 這個我不知道這麼詳細！

布| 那麼，你覺得他就是一個中意的求婚的嗎？

利| 索性讓我說完！他就是弗德利希何德哈司君！

布| 何德哈司？弗德利希？唔，這個姓名到不錯。何德哈司太太的聲調到很好聽。可是弗德利希還嫌長了一點，要是縮短爲弗理司，那就好極了啦！

利| 多嘴貨！何德哈司君是一個很有錢的大地主。他父親兼是一個熱心的博物學家，特別是一個很重要的化學家。他每年底收入眞是不小，因爲他能夠在他的地皮上勤勤懇懇地實實在在地應用他的新發現的化學方法。從別的方面說起來，這個老何德哈司是一個執拗的怪物。他的財產，絕對沒有動用一點，他只是同那些博學家和農民來往，並且他的兒子簡直同他是一模一樣。

布| 現在這個事體已經很明白了。加羅麗勒，你的求婚的，是一個執拗的怪物。

利| 誰這麼說？

布| 你！

利| 怎麼如此？

布| 父親是一個執拗的怪物，他兒子是同他一模一樣，所以——

利| 這是什麼話！我說他們一模一樣，只是關於日常生活一方面。雖然這個事體同你沒有一點兒關係，但你總是要說個不休。請讓加羅麗勒說罷！

布| 叫她怎麼說呢？

利| 她對於我提議的，應當給我一個答覆。

布| 我們簡直還沒有見過這個求婚的一面！我們不能買一隻裝在袋裏的貓子！

利| 一隻貓子，怎麼可以同一個求婚的相比？

布| 這個比喻頂恰當。我們姑娘們就是可憐的小耗子，給那些惡貓子捕去。

利| 唉，你這麼饒舌並且這個——！加羅麗勒，聽我說罷！這個老何德哈司早已就棄世了。這個少的是在花卉展覽會裏見過你，並且一心一意地愛上了你。我的老朋友大學教授羅吞司徒那告訴我，他是如何好的一個少年，並且一切事情，他都可以擔保。

加| 好爹爹，你知道我的心——

利——　讓我說完罷！我覺得這個婚姻從各方面看起來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我是已經允許了。明天早上何德哈司君還會到這兒來並且見你。至於你是否也允許，那是你的事情。

布——　但是——！——（她要打斷他的下文。）

利——（不復讓她說成話。）我不強迫你，我只能勸你，你要好好兒想！樣樣事情都好。今天是禮拜三，是禮拜裏頭最好的一天，因爲禮拜在這一天不前不後，適得其中。今天又是十六號，是這個月裏頭適中的一天，所以一樣也是最好的日子。這種禮拜三與十六號的巧合是很難碰到的事情。還有一件，我剛剛打開了一本舊書就發現那一句文：『渠來此室，決非偶然，乃喜事將臨之兆也。』說得這樣明顯的預兆是很少有的。所以要是你想滿足我的心願，就得允許。那麼我就可以安心樂意地就土了。你知道，要是一個可憐的人在世上還有罣意，那他決不能瞑目，臨死的時候，總得苦掙一回。我的惟一的罣意，就是你的幸福！要是你願意我無憂無慮地死去，就得允許！別的我現在也不干涉了。（快快地從正門下。）

布——　要他蠲除成見，那是做不到的事體。我已經盡力地打斷他的話啦！

加——（憂愁地。）還有什麼法子阿！要是求婚的來了，我一定就得允許他。

布——　你簡直說個『不』字就得啦！

加——　我能這樣嗎？

布——　你的爹爹並不會強迫你。

加——　雖然他不會強迫我，不會虐待我，不會束縛我，但是他以後將天天，時時刻刻要讓你聽見，看見，我沒有滿足他的心願是如何地使他不幸，這是一種比強迫還利害的壓迫阿！

布——（好意地，憂悶地。）這是一件很糊塗的事情。你的爹爹這麼明白的人，却不能擺脫他的迷信。那是你的母親在她病中神經昏亂的時候偶然念起的一句古詩，他就認爲一種神託的至理名言；並且今天是禮拜三，又是十六號，恰好有人求婚，又偶然碰見那本打開的書上一句文，他就以爲是眞實的預兆，將他所有難以動搖的執拗的脾氣都固着在那上頭。

加——　我必得順從，並且犧牲一生的幸福！

布——　別這麼悲傷！

加——　我能不悲傷嗎？我所愛的加祿，昨天晚上已在城裏來了，而我必得給他的第一個消息，就是我同別一個人訂婚。

布——　這眞像臨刑的時候自歎的聲音阿！只是不必就這麼垂頭喪氣！你的命運

還沒有判定，他們還沒有宣告你的死刑。

加　叫我怎麼辦呢？

布　這個我們必得細細地想一番。你的加祿已經到這兒來了嗎？

加　這是剛纔他告訴我的。（以一小信示她。）他說他這一次來此，是因爲有得一位置的希望，隨後他就要告訴我。

布（很不快樂地踱來踱去）這也是因爲你的加祿太窮的緣故！

加　布龍西德！

布（抱她。）別怪我！他是富於知識，富於精神與思想富於愛情，只是缺乏流通的洋錢，並且這是在你的爹爹那方面惟一的障礙，否則他不至於反對你的爹爹失掉了他的財產，只靠終身年俸過活，可是他一死了，這個也就完了，並且你就沒有錢用，所以你必得嫁一個有錢的丈夫——他的主意是這樣——並且因此他就再不從你的加祿那方面着想了。

加　現在的確是這樣。

布（仍然憂悶地。）你的加祿一定可以得個重要的位置，那是絕無可疑的事情，可是他不願等他因爲你必得在下個月裏結婚，以應那句神託的至理名言。（取笑地）

『女欲得良人，
必在二十前。』

加（鎮靜地。）布龍西德！

布　要是我從我的財產裏頭分一大份送你作奩資，那他又要傲然地辭却！

加　那自然！你是他的後輩，他怎麼肯讓人家說他拿了你的財產以富厚自己或我呢？

布（生氣地抱她。）你雖然不同你的爹爹一般的迷信，却是同他一般的執拗。並且你們的主張，老是不十分堅定的。我則不然！我決不嫁一個當我面前已經愛過別人的男子。哦，我怎麼自己胡說八道起來！眞的我簡直不能幫助你嗎？

加　我自己想不出法子來！

布　讓我想想罷！今天這個誠意求婚的一定要來，到底怎麼辦呢？（以手摩額地沈思。）唔唔——沒有別的法子，只是挨一刻就算一刻。在我們沒有同你的加祿說過，或是我們沒有想出什麼辦法以前，無論怎樣，你總不可做一個確定的表示——聽阿！（走近門邊，輕輕地將他打開了一半，傾耳而聽。）這是馬蹄的聲音！這是騎馬的人們！一個生人說話的聲音！你的爹爹來啦！這一定是你的求婚的來我們來趕快躲開罷！（拉她從左邊下。）

第三場

利爾博克。何德哈司。

利（還在外頭將門打開）請進去罷！

何　我知道我的義務應當隨後！

利　我必得請你先進去！

何　啊，這樣。（進內。他穿的是騎裝，雖不甚時髦，却很適宜。他因爲求婚的關係不知顧問官的意見究竟如何，所以他的舉動，有點羞怯的，倉皇的神氣）。

利（自言自語地）他是先用右脚踏進的——好，很好。

何　利爾博克先生，你知道我這次造訪的目的——

利　羅吞司徒那先生全告訴了我。

何　我是兩禮拜以前在花卉展覽會裏瞧見令愛同你在那裏逛。

利　對的對的！你看阿，這眞是很碰巧的事情。

何　怎麼如此？

利　年青的先生，我是一個飽經世變的老人，並且生平習慣了總得到外邊去逛逛，所以常常能够碰到一些很巧的事情，可是在別人看起來，却只當是偶然的。那次的花卉展覽會我本來不想去，因爲我覺得路太遠了，可是小女偏又苦苦地纏我堅執要去，使我只得順從她。這不是很碰巧的事情嗎？你一定在那兒瞧見了她。這不是這孩子有了預覺嗎？

何　要是我有這個幸福能娶令愛回家，那我一定視那次的遭際爲一件最好的事情。羅吞司徒那先生告訴過我，我有希望。

利　羅吞司徒那先生將你的情形告訴了我以後，我登時就誠懇地表示了我的同意；但是——

何　但是？

利（微笑地）慢點慢點，我們不是在土耳其，可以隨便將女兒賣掉。我一定也須得着小女的同意。你自己也必得當面得她的允許纔好。

何（倉皇地）這樣嗎？我簡直沒有準備。

利　我立刻就叫她來見你。（按鈴）。

何（急急地捉他的手，仍然倉皇地）請等一會兒，——還有一個問題。

利　什麼問題？

何　令愛是——？（停住）。

利（略等片刻）體面嗎？你已經見過了她，並且立刻還可以證實。（欲按鈴）。

何（捉他的手）不，我要知道她是否——

利　怎麼？

何　我立刻想不出適當的說法！

利　你要知道他是否聰明嗎？那我却不

能自己誇獎自己的女兒立刻你自己
就可以看出。（欲按鈴。）

何｜（拒回他。）你不很明白我的意思！我必
得告訴你：我生平只是住在鄉間——
在實驗室裏——從來沒有同姑娘們
交際過——

利｜啊，這樣！

何｜我覺得我不知道——在姑娘們面
前——應該怎麼樣纔好——。現在我
要知道，是否令愛是和氣地——

利｜唔唔！

何｜或是傲慢地拒絕！

利｜（搖頭。）拒絕？不，不！她只是有點愼重的
態度，那也是一個女子應有的。

何｜（率直地。）女子應該這樣嗎？

利｜那是一定的！

何｜對對，一點不錯，自然她必得愼重些。
那是上帝所許可的！

利｜那麼，我叫她來罷！（欲按鈴。）

何｜（拒回他。）在你的意思以爲我現在必
得親自同她談判嗎？

利｜要是你想娶她，那你就得當面同她
談判！

何｜這個不錯！那麼，你就叫她來罷！

利｜（接連按鈴四次。）我最討厭叫那些僕
役傳人，麻煩得很。所以我一家都用慣
了鈴。四次是叫小女。

何｜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整飭衣服，拭
灰，轉身由袋裏拿出一把小刷子刷齊
頭髮。）

利｜（轉身迎來人。）

第四場

前人。加羅麗勒，布龍西德。

利｜（介紹地。）何德哈司先生，這就是小女
同外甥女兒！

加｜（站在利爾博克右邊，布龍西德站在
左邊稍後一點。）

何｜（着驚，轉身細察二姑娘，然後向布龍
西德走去。）我的小姐——請你原諒
——這個幸福——得罪得罪——一
個如此尊貴的男子的小姐——

布｜（深深地屈膝。）你弄錯啦，我的先生，我
只是顧問官的外甥女兒！

何｜（釘視着她，詫異地。）外甥女兒？（覺出
手裏還拿着刷子，連忙將他藏起。）得
罪得罪。

利｜（引加羅麗勒向前一步。）這是小女加
羅麗勒！

何｜（更番審視二姑娘，迷惘地。）阿，這樣
——這是小姐——這是外甥小姐——
這是小姐——千萬原諒。

利｜（微笑地。）請你注意別再弄錯；這樣的
[illegible]誤會，有的婦女不免要見怪。

何｜我必得請罪——她們是這樣倉猝地進來——我還沒有準備。

布｜唉唉，我的先生，你只是見過我的表姐，却怎麼往我這裏走來？

何｜自然——請你原諒——人總有錯誤的時候。

布｜要是加羅麗勒不是這般厚道，那她就得輕視你這種舉動。

何｜實在的，我不知道——

布｜我不能真地就這樣原諒你。

何｜我自己——知罪——

利｜什麼話！別太客氣！我的外甥女兒是驕縱慣了的，愛同人家淘氣。

布｜你別信我舅舅的話！我是世上最穩重的一個人！

利｜唔哼！

布｜怎麼！這不是很充足的證據嗎？任憑你如何可怕地虐待我，我還能在你家裏忍耐到現在！

利｜但是，布龍西德！

布｜何德哈司先生就是證人！你剛纔不是冤屈我不好，驕縱慣了的嗎？

利｜我們有這個搗亂的在旁邊，一輩子也說不到題目上來，你儘可以同小女去談，何德哈司先生，我們要走開。來阿，布龍西德！

布｜你看阿，他是怎麼待我。唉，舅舅，什麼時候你纔會知道我是最穩重的一個人！

利｜够啦，同我攙手罷！再見，何德哈司先生，再見。（引布龍西德從正門下。）

何｜（送他們至門口，深深地向他們鞠躬，然後轉過身來慌亂地在台後站着不動。）

加｜（站在台前自言自語地。）這是談判的時候了！我已害怕到這步田地，我的心跳的聲音都可以聽見！

何｜（仍然站着自言自語地。）哦，怪難受阿，那竟是另外一個人，一個外甥小姐，我曾經瞧見的，並且決不會再忘記。

加｜（自言自語地。）我同他說點什麼呢？我要怎麼辦呢？

何｜（自言自語地。）我已經正式地誠懇地求過他女兒的婚了。現在怎麼辦呢？難道我能再取消自己的話嗎？

加｜（自言自語地。）沒有法子，只要能够稍緩一刻都好！挨一刻就是一刻！

何｜（自言自語地。）我決不能明白地向這個可憐的姑娘說；我只是來求別人，這句話一定要得罪她。

加｜（自言自語地。）天啦，你幫助我罷！他老是不開聲，我是主人，我有招待的義務。（轉身大聲地。）你不喜歡坐下嗎？

何｜（着驚，慌亂地走到台前來。）請你不要

先——！

兩人(坐下)。

何 唔——我——那是——非常地希奇——

加(很急地不讓他先有所表示)據家父說，你是一個化學家？

何 是的，化學家，請別見怪！我敢說，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毛病——他的嗜好。

加 我們在去年冬天也曾聽過大學裏的化學講義。我在家裏還做過許多筆記並且溫習過，可是有許多東西我不能記住。

何(驚訝地審視着她)不錯，人必得將他牢牢地記住。

加 誠然，所以我對於亞爾加里金屬原質却不很忘記。

何 那就是鉀與鈉——

加 不錯，同養氣化合就成養化鉀與養化鈉——並且同炭酸，就成重炭酸蘇打並且同酒石酸——

何(沒精打彩地)沸騰散。

加 不錯，唉，人總是這麼容易忘記！我不知道是否我還能背誦那些非金類原質。(屈指計數)養，淡，輕，炭，綠，溴，碘——等等。唉，那是使我如此地開心！這種有趣的試驗，比方用輕養瓦斯發出高度的熱來。並且養氣對於其他原質有那麼多可化合的東西。(再找不出別的話來，略微休息片刻。)

何(雖然羞澀，却很懇切地。)你眞是個很好的姑娘，我的小姐。

加(有點着驚地。)我嗎，——何德哈司先生？

何 你一見我，你就知道我是不善於同姑娘們交際的人。

加 請，何德哈司先生——

何 並且現在承你的厚意特別地關顧我，見我的態度有點慌亂，所以就好意地同我談起化學來，在你的意思，以爲這是我最愛的事情，並且除此以外就一點都不知道。

加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何 不，不要是有人同小孩子談話，那他就得說那些關於小孩子的事情，並且你就是這樣對待我。你眞是個很好的人，這是我剛纔看出來的，你的眼睛非常地和氣。

加(自言自語地。)唉，上帝，現在他要正式地表示了。

何 我大概還要被人家當個小孩子看待，特別是在我的舉動方面——我雖然很少同世人交際，但是(很誠懇地。)除了化學以外，我也還能談點別的事情。

加(慌亂地。)誰說不能！

何｜(恭敬地。)要是你現在知道已經能更詳細一點，那我就希望你同我談點別的正經的事情。

加｜(自言自語，恐怖地。)現在他越逼越近了！我怎麼辦呢？

何｜無論怎樣，我總是好意的，並且在姑娘們面前格外地恭敬一點，這總是你喜歡的。

加｜(現出毅然決定的神氣，自言自語地)我得先他開口。還是老老實實說出來好。(大聲地。)——何德哈司先生。

何｜你儘管說！

加｜你來這裏是求我的婚。

何｜(很慌亂地。)自然——我是這個目的——

加｜我能見愛於一個如你這般的好男子，固然應當知道是我的榮譽——

何｜不錯——這就是——要是不——要是只——

加｜只是這種永久的婚約可以斷定一生的幸福，所以不可過於急忙地締結，彼此必得要開誠布公！

何｜對，很對！

加｜(垂頭望地。)我就是爲你的妻子，也實在反乎你的希望。

何｜(驚愕地。)怎麼？

加｜(羞澀地。)我的心已經屬了別人！

何｜(很注意地。)你不要我？

加｜你將要我說出來嗎？

何｜(一躍而起，歡呼地。)這好極啦！你不要我！好極好極！

加｜(立起，驚愕而嚴肅地。)——何德哈司先生！

何｜(羞愧地。)千萬請你原諒。唉，我的好小姐，我是很不中用的人，你一定把我當個傻子！

加｜(有點覺出地。)固然我料不到有這樣的歡呼。

何｜(恭敬地。)你責備我，這是我自討的。我怎麼竟會這樣糊塗！但是要是你通通都知道了，——你也不會怪我。

加｜我要知道什麼？你說！

何｜是的——要是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把這些情形告訴你——索性請你再說下去罷，隨後我將通通明白地告訴你。

加｜我不知道——你的誠懇的聲音，你的光明的眼睛，竟能喚起我如此的信任——

何｜(很誠懇地。)你儘可信任我！我的確是個君子——並且要是我可以幫助人家的時候——我覺得這裏有點這種情形——你不要我——但是你的父親——

加｜頂好，你要通通知道，我將完完全全

地告訴你，決不隱瞞一點。我的父親急欲將我嫁給你，因爲他要親自照料看我結婚。但是他對於我的將來的顧慮我是和他不同。久已我就愛上了一個少年，同你一樣也是個化學家，他的學問很好，只是沒有財產，並且還沒有找到有薪俸的位置。

何——（點頭承認地。）化學家，化學家！他叫什麼名字？

加——（仍然有點羞澀地。）加祿——福萊登——博克。

何——（活潑地。）福萊登博克？福萊登博克？

加——你認識他嗎？

何——並沒有見過他。請你說下去罷！（漸漸越活潑並且越注意。）

加——因爲他知道我父親的脾氣，所以他想等他得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以後再來求婚。

何——（連忙，微笑地。）那麼我是來打斷你們的好事——我明白。

加——他現在住在那個大學城裏，他在那裏講演。

何——不錯！不錯！

加——最近我同他在花卉展覽會裏談過一次，那是我要求父親領去的。

何——花卉展覽會，奇怪！奇怪！

加——昨天晚上他到這裏來了。我們住在這個偏僻的鄉間離城稍遠——我還沒有見到他！也許他有希望，能成功。

何——（沈思一策，着急地，出神地。）有希望，能成功！好！

加——我的命運就擺在你手裏——我全靠你的慈悲！

何——哪，哪，慈悲！哪裏的話！你叫我的馬夫來！

加——（很不滿意他的口氣。）何德哈司先生！

何——（出神地命令地。）你得叫我的馬夫來！

加——（迷惘地。）我的先生！

何——（定過神來，慌亂地。）唉，千萬請你原諒——我又發糊塗了——但是因爲我腦裏正在想件事情——請你原諒，但是我想實在有益於你。

加——眞的？

何——我——我眞正不要娶你！

加——（很快活地。）這好極啦！

何——（大笑地。）你看，現在你聽到我不要你也很快活了，現在我們可以抵銷！

加——（羞慚地。）請你原諒！

何——（很活潑地。）現在我要想想我們怎麼對付這件事情。

加——怎麼呢？

何——請你平心靜氣罷！我們倆雖然一致，互相抵銷，但是我們必得想法子對付你的父親。（坐開來。）要是我說：我現在不要你，那他一定要怪我，因爲這是每

辱人家的話。要是你說：你不要我，那這位老先生將够埋怨你，這是可以看得出的。

加|(有希望地。)你想能够調停嗎？

何|我希望，我立刻就要叫我的馬夫——

加|請你等着，我去叫他。(從正門下。)

何|(獨留，從衣袋裏取出一大信包，又從信包裏抽出一大卷信紙，連忙往上頭看，復從又插入到信包裏去，將寫字台上的罩燈燃着，將信封封好，就在上頭寫字。當這時候活潑地。)那麼那一定行！既然她不要我，那我就免得實踐我的前言，我的糊塗的誤會。我是愛上那個同一位先生在花卉展覽會裏的姑娘。我問人家：這位老先生是誰？——是宮中顧問官某某。那麼，那個同在一塊兒的姑娘是誰？那一定是他的小姐。到了現在，却覺是他的外甥小姐。從此就發生許多可笑的困難。並且這位外甥小姐實在更體面，更活潑，我更愛她。但是是否她也愛我呢？我必得問她。哦，現在我纔有了同姑娘們交際的本事了。那決沒有我所料的那麼難。我剛纔學得的已經不少！我現在要大着膽子來直接同這位外甥小姐交涉。

第五場

何德哈司。加羅麗勒。馬夫。

何|(很急地。)啊哈，你來啦，趕快備馬！送這封信到城裏去，照上頭的住址！你得等回信，快騎馬去，克那卜！限你十五分鐘就得到這兒來。趕快趕快！

馬夫(下。)

何|(現在纔覺得加羅麗勒在旁。)啊哈，我又得請罪——我在你府上下命令——好像在自己家裏一般——

加|(微笑地。)你是個性急的人！

何|這是我的老毛病。我做事素來如此，一動了手，那就非等到做完了，心裏便不會安靜。

加|你聽見嗎？(傾聽。)

何|什麼事？

加|這是布龍西德的聲音，從那裏來！

(急至窗戶邊。)

何|怎麼樣？

加|我的上帝！你來瞧！你得去救兩個喝醉了的人！

何|(往窗外望。)該死的鬼東西！那裏有路出去呢？這太遠啊！請你走開！你們這些流氓！(從窗內跳出在外頭。)你們這些忘八蛋，雷公要打碎你們的狗頭！

(未完)

評論之評論

代議制的討論

近來國人多痛心於一般議員之喪失人格，以爲代議制是不適於中國的。但是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呢？大半都歸咎於我國議員品性的卑下，政識的孱弱。章士釗君近在申報上做一篇文章，謂普通的觀念是錯誤的，代議制之所以不適於中國是因爲中國的議員沒有『荷包』的緣故：

代議之設，濫觴英倫。當時英王下令徵稅，入稅者因舉代表面王，共訂稅則；所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名言，基於是時。以知代議之爲物，其實不能脫離納稅二字，別成一義。代表者何？質言之，即代表入稅者之荷包也。上自封建中經產業革命，以至今茲工業極盛時代，不論何時，代議云云，恆與荷包密密相連。近世資產集中，所謂荷包，大概爲少數資本家所佩戴：荷包之大者每得多士，尤大者尤多士，其士非自有荷包，即爲有荷包者所客養，又無待論也。以是歐洲之政治運動，造黨也，宴客也，布義也，競選也，傍及聲色狗馬之好，輿馬服飾之盛，規模壯闊，舉止豪華，非吾東方陋夫所能髣髴。而皆取資於己身所佩用之荷包，不與國庫相關。英倫世稱代議祖國，而其巴力門之議士，至吾國南京參議院創立之年，始以工黨憤爭之故，頒給歲費，人各四百鎊，其額視吾兩院同人所享者猶下，以償彼中政架年時之宴飲費，未必敷也。時愚治學三島，曾見各議員紛紛以得歲費爲辱，爭先捐讓，以襄善事。皮相之士，深歎彼輩道誼之高，以爲莫及，不知彼得以維持其道誼者，別有隱於身後之荷包在：入以萬千，出特涓滴，爲君子易，爲小人難，無足異也。以其擁有此荷包也，所被於政治上之影響，一爲政不必以賄成，所有主義

可得比較發揮其邏輯應有之量。二爲失勢而生活之本猶未動，在位在野，同爲國服務，兩黨可從容更迭，而無倒政敵以資噉飯，卑劣兇悍，行同狗豨之政爭。三爲政略之設備與人才之徵集，無窮蹩半熟之象。四爲黨資獨立，人民不以政黨爲國蠹，議會選民間之情感不傷。夫代議制雖於理論爲未完，荷包之由來，亦未必正，而其得以支持若干年，至今日始生反動，賴有此四者耳。其在吾國，絲絲均得其反。議員無行，有豬仔之醜謚；身且求鬻，焉論主義。一也。政客今日失位，明日即同餓莩，摧敵祇以圖存，不關政義，陰擭陽奪，無所不用其極。二也。無論何黨，無一規範差完之機關新聞，無一常識極充之主任幹事。三也。人民恨議員悖妄瀆亂刺骨，代議二字，全無意義，四也。何以故？人之從政者有荷包，而我無荷包故。

何言乎我無荷包也？吾之四民，士居其首；而士之云者，即不農不工不商，而轉恃農工商以資活給之謂。三代以還，一國政治全操於所謂士者之手，勞心者食於人，久成通義，亦並非當今獨有之象。顧古安而今悖者，則吾國治羣之道，首取平均。古之服官，祿足以代耕而已，其所享受與常人相去不遠；一旦致仕，即蹤歸農，生計上四民之界不嚴也。今乃反是，以吾之向所取於士者樸陋，與今之文明不協，西方美人，翹焉在望，彼步亦步，彼趨亦趨，於是爲政之徑涂，大出乎三千年來吾國哲人論士所設軌範以外。而一部分人因橅擬新式政治之所享用揮霍，與吾國經濟之生活狀態太不相稱，一不相稱，而古來所貴乎均之傳統社會主義，因之大破。向之百人共食之食，今以供應一人而嫌不足；而彼九十九人者，早非餓死塡溝壑不可矣。餓死者日益衆，大亂日益甚；得供應者一人，相率效尤而作亂者若干人；此種現象，今日方作始乎？抑民國十二年間已爲一期，正可徐圖收拾乎？俱未可知。今所欲問者：此九十九人之食，究以何方式而集於一人以恣其揮斥而已。吾農國也，無大資本家，有操縱社會之力。其損人自益之道，則兵也。有兵可以食浮額，侵正餉，養匪自大，甚且焚燒城邑，預徵錢糧，以掠民身家之財，並及其子孫也。官也，有官可以侵帑藏，鬻官缺，假公營私，監守自盜，浸假而賣國求利，且無不爲也。議員也，有議員可以欺平民，姦政府，貨同人，財賄所集，利便所存，袒裼裸裎而圖之也。此外病國害民足爲姦利之業，尚難一二數。任舉其一，其所耗費，

無一爲本身所自具，其所取資，無一爲本能所應得。如是取義，因曰我無荷包。

以一輩手無荷包之人，從事政治，其所從事之方式，純由模倣荷包國而來，於是以此一輩人掌握社會中樞之故，於最短期間，造成一種浮華虛僞之習。己身之生活程度，因力求與此羣習相應，相應一次，其浮華虛僞之度加高一次，展轉相應，展轉加高，二十年間，吾人之所資生浮漲至於百倍。愚年四十過二，二十年前爲童子師之所得，年不過制錢三十千文，用度畢足，且有餘資爲家人贍養。而今何如？愚儻譁告同人，謂年入三千元，不足於用，聞者將不駭怪。謂此全爲羣德墜地貪得無厭之所致乎？未必然也。謂國人殖產之能，突有增加，國力與羣用遽爾相合乎？又大謬也。以國力所萬不能供給之事，人能所不應獲得之資，而爲之得之，又似於公德無大損傷。謹厚者不能自了，故縱者無所忌憚，社會之好惡褒懲，又無定衡，此誠迫人爲毀廉滅恥之務，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自非陳仲，無不爲狂潮捲去。高談道誼，有何效能？近有名公倦於政歷，息影津門，表屋高張，書城坐擁，每與人談，輒勸爲學，不當言政，已且力行，爲天下先。聞其摯友某君，與之抗辯，謂君之爲學，亦食爲政之賜耳。人無可食，安能傚君？傚然以學責人，毋乃與何不食肉糜相類！斯言雖謔，可悟厥理。以是觀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內閣云云，國會云云，省議會云云，地無間東西南北，人不論智愚賢否，時不拘古今旦莫，率有等量齊觀同出一邱之悲。何也？勢至則然也。邇來論政之士，每好指摘人身，而不根求治法，尸祝西憲，自忘本來，此誠治道之隱憂，而愚所爲不敢苟同旁皇無已者也。

最後他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欲圖根本改革，不能妄採工業國的制度，當從振興農業始。高一涵楊銓二君作文駁之；楊君說：

> 歐美行代議制者，不皆爲工業國，若法若意若奧地利匈加利，其農民之數，皆占全國有職業者百分之四十乃至七十以上。美國立國之初，幾於全國業農，國內惟少許之家庭工業，其幼稚遠勝今日之中國。然其代議制之成績，殊不下於工業之英國。故謂美國今日之工業爲政治之結果則可，謂美國之政治爲工業之結果則不可也。若必謂代議制不適於農業之中國，充其邏輯之結論，是中國非至資本主義發達，將永無建立共和之可能，有是理乎？

楊君以爲中國之所以紛亂及代議制之所以失敗，在精神與物

實兩方面都有原因：在國民則苟安自私，放棄監督之主權；在議員則縱欲無恥，甘爲權門之走狗。外無裁制，內多利欲，而議員之不墮落者鮮矣。然不能獨歸罪於飯碗問題，與西方之物質誘導。夫聲色貨利，古亦有之，不限於今日；貪得無厭，西人亦然，不限於中國；而貪贓枉法之官吏議員獨多於中華民國，其非單純之物質問題明矣。故吾人與其以唯物史觀爲官吏議員原過，毋寧以開門揖盜縱虎食人自責。

孟德斯鳩有言：「共和國當以愛國與平等爲原則；原則不存，則政體自毀。」吾人試矚覽全國，捨中華民國之頭銜而外，何處更有共和之形跡？在上者日以獎章勳位籠絡人材，在下者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民主國之元首而模仿立憲君主，以共和國之國民而甘爲專制順民，南轅北轍，方鑿枘圓，欲其不成爲非驢非馬之國家，得乎？故居今日而言救國，正本清源，惟有吾人速就中華民國國民之職，民日一不民，則國必一日不國，不此之圖，而惟枝節是務，雖更歷十年二十年，亦將永無統一和平之希望。官吏可換也，議員可改選也，而無民意監督之民主共和國終竟實現成功之一日。仲尼云「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請廣其義曰：「未有民不正而能立國者」

金佛郎問題的又一意見

關於金佛郎問題，國人大多反對法使改紙付金的要求。馬寅初君近在北京交通大學演講，主張付金，原稿登在晨報經濟界創刊紀念號上；

鄙人以爲法國部份庚子賠款，應否付金或付紙，係一種條約上之解釋，與中法銀行復業問題本屬兩事。倘法政府欲將未繳法國賠款全部退還於中國，以充中法教育之基金，亦可向中國要求改付金款，固不必因中法復業之協定，而要求付金也。茲就辛丑條約與一九〇五之換文，詳加研究，知雙方關於金紙之爭執，各有理由。不過付金之理由似較付紙之理由爲充足，此就法律而言也。若就實際而言，則今日已無金佛郎匯兌之行市，國際往來款項，概以紙佛郎計算，則在實際上，以紙佛郎交付，恰有極充足之理由。不過以事實與法律相衡，法律必占優勢。倘欲使事實戰勝法律，則除強權以外，別無良策。今日之主張紙佛郎者，自知中國之

弱不足以敵法國之強，故欲推翻改付金佛郎之定案，決不能在事實上着想，非在法律上站住不可。故對於辛丑條約第六款所載之金字，曲為解釋，不曰此金字非現金之金，即謂此金字係金本位之金，其理論如下；……

從和約解釋，『約中所云金佛郎者，係標明金本位之意，與銀本位相對而言，並非紙佛郎之對待名稱。解釋條文，須從立約當時之命意，時當年無金紙之別。』又云『法國國幣之佛郎及國際匯兌間通用之佛郎，既祇有一種，無所謂金，無所謂紙。金即是紙，紙即是金，故稱佛郎。若改用硬貨，即非佛郎……』。

以上所述，係一般輿論對於條約中之金字解釋，鄙意以為此種解釋，殊屬勉強，蓋中外各種條約，均以洋文為主，雙方如有疑點，則解釋洋文之意義以為準。相沿已久，已成為一種不可破之通例。考辛丑條約第六款，明明曰『此四百五十兆之賠款作為金款。』These four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s Constitute a gold doit)。又云以海關銀兩一兩對於各國金貨幣 (Gold Currency) 之比例，規定如下：海關銀一兩，等於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奧國三克勒尼五九五，法國三佛郎七五。(These four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s Constitute a gold debt, Calculated at the rate of the Haikwan tael to the gold Currency of each Country as indicated below:—

Haikwan Tael=3,055 marks, 3.75 francs, etc.) 又云本息用金付給。(Capital and interest shall be Payable in gold) 又云此項金額應付利息，照年息四厘計算。(This sum in gold shall be as interest at 4% Per annum)。又考一九〇五年之換文，則曰此四百五十兆海關兩，作為金欠款。(The Sum of 450,000,000 taels Constitute a debt in gold)。又云中國必須用金付給，(China must pay in gold)。以上所用金字如金款，金貨幣，用金付給，金額，金欠款等類，皆指現金之金，決不能曲為解釋，而勉強認其為金本位之金也。金本位三字，在英文謂之 Gold Standard，但辛丑條約與一九〇五年換文，絕對不用此字，此專就條約文字而言也。若據當時立法之命意而解釋條文，則條約中之金字，亦非金本位之金。查庚子賠款本息總額，為九萬八千萬海關兩，中國本欲以銀分並攤付，乃各國

有鑒於金銀比價之趨勢，（銀價日趨低落，）對於中國之主張，不肯贊同。蓋一經收銀，則此銀對金之購買力，必日益低減。所有損失，當歸各國負之，中國固絲毫不冒風險。故中國堅持以銀交付之主張，各國抱定以金交付之宗旨，雙方爭執，相持不下數年。交涉結果，仍係各國勝利，照金額付給。不過議定三種付款方法，「卽中國或按倫敦市面銀價用銀付還，或以金錢期票付給，或以電匯繳納」請各國就三種付款方法中任選一種。而法國所擇定者爲電匯，（T，T，）該時電匯無金紙之分，因金銀漲落不定，故時有鎊餘鎊虧之結果。金貴則有鎊虧，金賤則有鎊餘。於是金銀比價漲落之風險，由各國而轉嫁於吾國，故從過去之情形觀之，法國祇知每年向中國收入一千四百餘萬佛郎之數，絲毫不冒風險，然則辛丑條約所以易銀爲金者，卽因各國不願自冒金銀比價漲落之危險，而欲以之轉移於中國之故也，如是，則條約中所用之金字，就當時立法之精神而言，必標明用現金交付之意義。若以金字硬作金本位之金解釋，對手各國必不之許，卽將此案提交國際會議公斷，深恐在會各國代表，亦莫能我助也。蓋辛丑條約，處處抱定以金交付之宗旨，一若預料今日有金紙之別者。豈能顚倒意義，任意斷定耶？

雖然。從他一方面觀察之，中國用紙佛郎交付之主張，在法律上亦非無理由。辛丑條約第六款，明明言賠款本付息或現金，或按應還日期之匯兌行市付給。(Capital and Interest shall be Payable in gold or at the rates of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e rates at which the different payments fall due)。又一九〇五年之換文，規定庚子賠款或以倫敦銀價交付現銀，或付金錢期票，或用電匯繳納，就此三種付款方法之中，各國可以自由擇定一種，照會中政府照辦。 (China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either in Silver, according to the price of Silver on the London market or in gold bills or in telegraphic transfers, at the choice of each power)。 由是觀之，庚子賠款，以電匯繳納，固爲條約所規定，我國仍以歷年舊例，按應還日期之匯兌行市，以現銀購入法國電匯付給可耳，此就法律而言也。若就事實而言，則現在國際間通用之佛郎，係紙佛郎。無論中法匯兌，或英法匯兌，皆以紙佛郎爲計算之單位，與支付之要具。蓋在法國

付出之匯款，皆用紙佛郎故也。今日法國對外並無金匯兌之行市，昔日英金一磅，祇買二十五個金佛郎者，在今日或可以買五十個紙佛郎矣。至中法之間，向無直接匯兌之行市，今日吾國上海規銀一百兩購買法國電匯一千一百五十個，係從上海倫敦間之電匯與倫敦巴黎間之電匯算出者。其式如下：譬如今日倫敦標準銀（卽大條）一翁斯（One troy ounce）之市價，爲四十九便士半，則上海規元一兩，必等於四先令十便士半。（規元一兩，等於倫敦標準銀一一八二郎等於英金四先令十便士半因1,182×49,5=58,5090便士=4先令10便士半）此之謂中英匯兌之平價。（其實銀本位國與金本位國之間，並無所謂平價）上海洋商銀行如匯豐等，日日有倫敦大條行市之電報，（如一翁斯等於四十九便士半）卽照此行市，將規銀之平價算出，得四先令十便士半，但此不過係一種平價。至電匯行市，必視供求之關係而稍異，如供過於求，則先令放長，規銀一兩，可以買得五先令一便士（假定），是卽今日之掛牌行市。由此可知倫敦電匯行市係直接的，其餘各國電匯，無論爲美，爲法，爲德，均係間接的，蓋須從倫敦電匯算出也。例如倫敦與上海有直接行市，倫敦與巴黎亦有直接行市，則上海與巴黎之行市，可以從以上兩種行市間接計算得之。甲等於乙，乙等於丙，則甲必等於丙矣。間接電匯，卽以此爲根據。請設例以明之。（以下均用假定數目）

倫敦電匯五先令一便士（規銀一兩）

倫敦至巴黎電匯　五十個佛郎（英金一鎊卽二百四十便士買五十個佛郎）

此兩種行市日有電報，茲根據此兩種行市，用連鎖（Chain Rule）之方式，可以求得規銀一百兩購買法國電匯佛郎若干如下：

究竟多少郎佛=規銀100兩

規銀一兩=61便士（五先令一便士）

240便士=50佛郎

$$\frac{100\times61\times50}{240}=\frac{305\cdot000}{240}$$

=1270佛郎。

此一千二百七十個佛郎，卽規銀一百兩購得之數也。足見倫敦巴黎電匯仍以紙佛郎爲標準，是在倫敦向無金佛郎

電匯之行市，何況在用間接電匯之中國乎？故在事實上，吾國以紙佛郎電匯繳納賠款，其理由極爲充足。蓋戰前之金匯兌行市今日已不適用也。加以法律上以電匯繳納之理由，對於法使改付金佛郎之要求，竟可以此拒絕之。雖然，金紙問題之解決，已有日俄兩國先例之可援。歐戰之時，日俄國幣均已跌價，於是該兩國賠款，皆易金鎊。法以利益均霑之國，固可援例要求，豈厚於日俄而獨薄於法哉？綜觀以上所述付金佛郎之理由，似較付紙佛郎之理由爲充足。此鄙人所以主張付金也。

最後他說付金有三個最大的利益：(一)七千八百餘萬如繳納於中法銀行，最後的利益可爲多數的存戶所得；(二)如允照中法協定改付金佛郎之後，則我國可要求各國退還全部賠款而亦用現金償付；(三)倘我國堅持交付紙佛郎以致中法協定取消，則日後損失將較七千八百餘萬尤大。

科學教育與中國

中國的科學教育素不發達，這是物質文明不能進步的一個最大的原因。美國渥海渥大學(Ohio University)教育學教授推士博士(G. R. Twiss)去年應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聘請，來華考察科學教育。近以考察的所得，演講科學教育與中國，原稿登在民國日報覺悟欄；首述科學教育的重要及美國青年研究科學教育的方法，繼論中國；

中國在十一年前，便樹了『德謨克拉西』的旂幟，雖經幾次波折，卒以民意戰勝，得冒險到今日，這是應有的欣慰。但是共和國家全在有民本的精神！所謂『民本』，實含有『民生』『民治』『民享』諸義。國民不但能了解共和政治，以監督政府，協助政府；尤要能自謀生活，直接或間接對於個人，社會，國家增進生產能力！欲達到這個目的，處處要賴科學做指導，因此，科學教育是民本主義的根本。

科學的應用極爲廣博，尤以應用於工業方面爲最重要，——農夫耕田，固是生產的要人；但是怎麼樣可以使有限的田地，收穫增加與豐美；怎麼樣可以使苦作之餘，得享安適的生活，都非藉助於科學不可！推而至於一般人民，倘不甘於故我，便不能不奔馳於『水平線以上的生活』之路。他如市政的整頓，火車輪船的設備，商場商港的建設，圖書館體育館醫院公園的創立，無一非工業振興之賜，亦無一非科

學發達之功凡此皆歐美文化已有的經過，亦中國將來必然的趨勢，但未來的中國能否如願以償，祇看國民能否根據眼前的境況去努力。

物質文明須與精神文明均等的發達。倘使中國人只知研究自然科學的價值而忽略社會科學的原理，那麼歐美物質文明的病態，又將重現於中國！所以我們提倡科學教育，在精神的修養上，道德的信念上，都應有充分的注意。欲振興工業，增進國家社會的生產能力，在分配方面，尤宜有精細的研究，以免貧富階級的戰爭。

中國要振興工業，非注意農業，鑛業，林業不可！因為『農』『鑛』『林』是工業發展的三種要素——中國有豐腴的土地，農林方面很有發展的可能，倘能利用科學方法，不難步步向前進展，農林既有根底，鑛業便容易發達了。美國當工業初盛的時候，山間林木，斬伐殆盡，幾至供不應求，其他事業也受了不少的影響。

我希望中國事前有種種的規畫，先發展農林鑛業，使工業上的原料得盡其利用，而免去『供不應求』的憂慮。

工業發展與交通的便利與否，有密切的關係。在現代的情形之下，肩挑馬載，是最不經濟最笨滯的，那麼先決問題便是應當注意——極力研究運輸的方法。以上種種的建設事業，須靠多數的專門人才，講到人才，仍舊又歸到教育的本身上去。

末請『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所以眞要研究科學教育，則非注意實際的社會生活不可。其餘如研究工業推而至於物理化學等科，除了原料之外，亦須籍助於日常的應用物品。總之『世界就是科學』，書本所記載的，不過渺小又渺小的一部分罷了。

中國之買辦制

『買辦』是中外通商的居間人，他在國際貿易上的權力很大。不過這種制度的內容很複雜，非深有研究的人是不容易明瞭的。馬寅初君近在北京通才學校經濟研究會演講中國之買辦制，對於內容方面說得很詳：

『買辦』這個名詞（英文 Comprudore），其源出自西班牙之 Comprar（=to buy）譯作買；現今則遠東各國，莫不有之。印度稱之為 Banian；日本稱之為 Banto；而我國名

之爲 Compradore，譯爲買辦；要皆代人買賣之意也。

吾人既知買辦之意義矣，然兩方交易(Transaction)，有對手人已足，何所用乎買辦也？是不然。中外通商言語不同，習慣各異，不得一能代表二方意思者，介於其間，(卽所謂居間人之類，)欲求交易之成，必不可得。中國之有買辦，溯自西葡通商之時，迄今已歷有年所。而一般所謂買辦者，亦未必能諳習外國語，嘗用一種同音異字無文法之言，卽所稱洋涇浜(Pidgin English)者是。以今言之，其鄙俗不足道，而西人則尚可領悟。故此種語言，積久而成爲一種專門學術，雖文化進步如今日，亦未能擯買辦而不用。

買辦之起源既已略知梗概，今分而言之，不外左之三理由：

(一)言語之不同。

(二)習慣之互異。

(三)商情之特殊點。

買辦既因上列事項而成立，其於社會上必有一定之地位，以其負交易上重大責任，則其人之資產物望，必有所考量，非盡人得而爲者。然則買辦果有何職責乎？曰：買辦之職責，最主要者，厥爲『擔保』。如我國商人向外國商人購物，其價給以莊票，(可作現金使用，)在外商不惟不知該莊票之信用如何，且上書文字，亦難識別，不得不令買辦爲之擔保。買辦於各種票據，必有精深之研究，必不至受人之愚。故上海一隅，亦有稱買辦爲『票據經紀人』(Bill Broker)者。

此名來自英國，蓋英國之大銀行，每經營大規模之事業，忙碌殊甚；對於買賣票據等事，無暇研究其孰良孰劣，爰利用 Bill Broker 之經驗，令其介紹，然後信而買入。不過票據之上，經紀人不簽字，若此票誠屬不良，經紀人負退還之責爲經紀人者，亦不肯隨意介紹，以失其信用也。但英人之票據經紀人，只介紹票據一種，我國之買辦，則除票據外，尚須擔保放款墊款透支等。凡於對方不能信用時，均得使買辦爲擔保，甚至生金銀貨幣，亦須委諸買辦爲之擔保者。則吾國買辦之責職，係賅括的，非英國之票據經紀人所可比擬也。

買辦既爲外國商家擔保某項事物，其負責任也固宜，使買辦而一旦失其信用，至資產不足抵償時，則受其損失者又何如？是不得不爲預防計也。預防之法惟何？『保人』是已。保人非僅一人，且須二三人或四五人連保。不特此也，保人之

自身，更須保人，如此輾展連保，使買辦或有重大過失時，連同負其賠償之責。買辦或保人死亡，有向其子孫取償之權，一若我國「父債子還」之通例。不惟中國爲然，卽印度日本等國亦如此。不過在吾國，於保人之外，更須所謂「押金」俗稱押櫃，欲爲買辦，必先繳若干金額作押也。無論現金契據債票證券股票，祗須確實可靠者，均無不可；買辦有如此之保證，欲其爲非，不可得也。

外國人所創立之公司銀行，旣用買辦，必備二種「帳簿」：其一由大班（洋行老板）掌之；其一歸於買辦。凡一交易之經過，必登此二帳，手續複雜，自不待言。於每日營業終了時，二帳必校對一過，其間不可有誤，或將各科目之結餘 (Balance) 校對一次，必須符合方可。如昨日王姓結存四萬元，今日又收到十萬元，若付去八萬元，則餘結存六萬元。二帳之Balance 不可不吻合也。又若大班交與買辦洋百萬元，收入莊票等又百萬元，付出一百八十萬元，尙餘二十萬元，當日結帳必將餘存交與大班，俟明日交易時再由大班交出。買辦之「酬勞」或付薪水，或付經手費 (Commission)，亦有二者均付者，而以付經手費者爲多，大半以成績之優劣，定酬勞之多寡。如近來中政府向某國借款經手之外國銀行獲利至鉅，皆因買辦之功，故予以極大之酬勞。買辦而善經營，致富之捷徑也。

外國商人賒賣貨物於我國之商人，於其人之信用，不敢確定，又不得不使買辦爲之擔保。他日收款，則買辦負其責。迨帳款收回時，經手費不必一定俟外商給與，亦可向其索付 (Charge) 若干，作爲酬勞。

馬君述了詳情之後，就加以批評。他以爲買辦制害多利少，最顯著的害點有四：

（一）扣息　如外國銀行貸與中國錢莊規銀一千兩，卽上海所謂拆票，二日爲期，假定日息三錢，二日則爲六錢，計一月之息不過九兩，實爲月利9%。經買辦之手，往往日息不止三錢，除將三錢明數歸於大班外，餘數悉爲中飽，二方均屬吃虧。然錢莊尙得高其利以貸與其他小商人，固無所損，而小商人實蒙其大害。

（二）不經濟　因用買辦，帳簿必備二份，旣勞校對，復費時間，辦事處必設二所，已佔地位，又多開支，若此煩瑣滯笨孰甚。

(三)從中取巧 中外二方不能直接交易，全憑人言，難免失眞。如婚媾然，全恃媒妁之言，未必能合乎雙方之意也。且買辦或因利之所在，從中舞弊。易受其愚。

(四)外商之欺詐 無資本之外商，欲經營商業，苦無資本，於是妙想天開，雇用買辦，而利用其押金爲資本，往往有被騙情事。

末謂現在中國人嫻習外國語的很多，要謀雙方的利益，儘可廢除買辦制。但是外人尚斤斤於用買辦居間擔保爲可靠，眞正可謂失計之極了。

根本救濟棉荒辦法

自棉荒問題發生後，政府擬禁棉出口以謀救濟。但這是一種消極的辦法，不足以持久的。最近申報星期增刊上載有東南大學農科棉作技師王善佺君擬的出五個根本的救濟方法。

一是推廣植棉的區域：

吾國黃河流域之直隸豫晉秦五省，及長江流域之蘇浙贛鄂湘蜀七省，皆產棉。其能植棉之地，大於美國。然而棉田面積僅三千萬畝，棉產僅淨棉八百萬擔。故苟再推廣之，區域絕大。如江蘇之徐海道滬海道，湖北之荊南道及襄陽道，湖南之濱湖諸縣，以及各省向種煙苗之地，若設法改種棉花，收效尤必速而大。苟果能實行推廣，則可於十年之內擴充棉地至一萬萬畝，殆非夢想也。

二是增加每畝的產量：

吾國現時每畝棉產平均不過淨棉二十七斤，較之埃及之每畝產量，不過五分之三。推究產量不高之故有六：(一)栽培方法未精；(二)品種不純良；(三)病蟲害；(四)水風旱；(五)缺乏磷肥；(六)缺乏改良農具。以上諸因，大部咎在人事之未盡，而不在於天災也。苟能集合全國農業學家，對於此種問題，逐一加以研究，而求其解決之方法，又能以良種良具良法，推行於棉農，則欲與埃及之每畝產量相等之目的，必可達到。故若畝數不增，但每畝產量增高五分之二，已有三百萬擔淨棉之增加矣。

三是改良品質：

現時吾國紗廠，因人工及營業之關係，多紡粗紗，但將來必趨於紡細紗之一途。據紡織專家陸輔舟之推算，吾國今日欲言紗布自給問題，至少須增錠數至四百萬枚，其中五十

萬包紗爲細紗，須用改良棉一百七十五萬擔。惟細紗之原料吾國最爲缺乏，現時仰給於美國。自民國九年以來，美國棉輸入突增，由數萬擔一躍而至五十餘萬擔，此所宜設法補救者也。考我國土種之平均纖長爲〇・八英寸。但今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已育種數種中棉，其纖長在一英寸左右，與輸入之美棉長度相等，或且過之。如孝感光籽長絨，青莖雞腳棉，及江陰白籽棉是。若將來以之推廣於適宜區域，自不難收品質改良之效。此外又有將近風馴之美棉兩種：一曰脫字棉，纖長爲八分之七至一英寸；一曰愛字棉，纖長在一又十分之三英寸左右；皆分別育種，以資推廣，而脫字棉及雞腳棉，已試爲推廣矣。抑有進者，前此吾國之提倡改良棉作者，以爲能購得大批美棉種子，發散鄉農，即能收改良品種之功，而不注意於去劣及風馴之手續，其輸入之種子，不久劣變，或反不及土種之優美，致棉田中發現無數退化之洋棉，使鄉農見而生憎惡之心。故濫發輸入美棉種子一舉，爲目下棉作改良推廣上之最大障礙物，不可不廢除也。

四是改良推廣棉作的機關及其辦法：

欲達到以上三種目的，非有一機關以實行各種方法，解決各種問題不可。然擔負此種事業之義務，應付託於天津整理棉業處乎？華商紗廠聯合會乎？東南大學之棉作改良委員會乎？抑其他之農業教育機關乎？曰，皆非也。凡改良推廣棉作之事業，應付託於負一區域責任之棉事試驗場。至於以上所述之實業及農業教育機關，雖與此種事業有密切關係，然不能謂之爲主體，因其或供給經費，或供給人才，或建設計劃，以輔助棉場之進行，然實施改良推廣棉作者，則爲棉場也。

棉場之規模務求宏大，場地需在五百畝或千畝以上，設技師一人總理技務，以植棉專家任之。場中應有試驗區，以研究試驗而解決栽培問題。有育種區以育成能適合於一區域內之純良品種。至棉場之事業，可舉要如下：

(一)按地方純種主義，供給各該地域以純良棉種。法於一縣設立育種場一處或數處，地積各在百畝以上，以擔負供該縣良種，及指導栽培責任，育種場直轄於棉事試驗場。

(二)指導改良植棉方法，如驅除病蟲害，引用改良農具等。

(三)發行關於植棉之印刷品。

(四)舉行棉作展覽會。

(五)鄉村演講。

(六)提倡農民組合。

五是推廣改良全國棉作的經費：

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棉作改良委員會曾劃分全國為八大棉區。今如於每棉區設立一棉作部分場及若干育種場，計一地積五百畝之分場需經費五千元，一地積百畝之育種場需經費一千元，全國十八分場共需經費九萬元，三百六十育種場共需三十六萬元，合試驗場及育種場計共需經費四十五萬元。今者東大農科得華商紗廠聯合會之資助每年二萬元，乃於江蘇河南湖北直隸共設棉作部分場六，另由校中聘植棉專家三人主持其事。二年以來，成績頗著，然限於經濟人才，原定計劃不過施行十分之一耳。穆藕初嘗言：吾國若實施改良推廣全國棉作之事業，則五年內可以增加棉產五百萬包以供世界之需要云。苟費四十五萬元之經費，而能增加二萬萬元之歲入，是耗一元而得五百元之酬報也。富國裕民之計，莫此為善矣。

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

湖南人近有『自修大學』的創設，他的宗旨在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希望入學的人都能自己讀書而共同研究，在中國現在『大學狂』潮流中，可算最實際的教育制度了。該校近發表宣言，說明創立的宗旨：

人是不能不求學的，求學是要有一塊地方，並且要有一種組織的。從前求學的地方在書院，書院廢而為學校，世人便爭毀書院，爭譽學校。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在他研究的內容不對：書院研究的內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祿之具，這些只是一種玩物，那能算得上正當的學問？就這一點論，我們可以說書院不對的很。但是書院也儘有好處。要曉得辦書院的好處，先要曉得學校的壞處。原來學校的好處很多，但壞處也就不少。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麼施教受教，不過是一種商行為罷了。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

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鐘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總括這些壞處，固然不能概估一切的學校說他們盡是這樣，並且缺點所在，將來總還有改良的希望，但大體確是這樣，欲想要替他隱諱也無從隱諱。他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銷磨個性，滅掉性靈，庸懦的隨俗浮沉，高才的相與裹足。回看書院，形式上的壞處雖然也有，但上面所舉學校的壞處，則都沒有。一來是師生的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索有得。故從『研究的形式』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得多。但是現代學校有一項特長，就是他『研究的內容』專用科學，或把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哲學和文學。這一點則是書院所不及學校的。自修大學之所以為一種新制，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

以上是說書院和學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學乃取其利去其弊。現在再說自修大學獨有的利，而書院和學校則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義與非平民主義。書院和官式大學均有極嚴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學，固不待言；實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為優才經入學考試而見遺的，便從此絕其向學的路，現在確實有好些有志青年，沒有得到求學的機會，實在可嘆可惜，是一。書院和官式大學，將學術看得太神秘了，認為只有少數特殊人可以來學，多數平民則為天然的不能參與，從此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奴使平民階級的怪劇，是二。書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學更非闊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學裏畢一個業，非千餘元乃至兩千元不可，無錢的人之於大學，乃眞『野貓子想吃天鵝肉』了，是三。自修大學力矯這些弊病，一則除住校學生，因房屋關係須稍示限制，外校外學生則諸凡有志向學以上均可入學。二則看學問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來就吃，打破學術祕密，務使公開，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則自修大學在現在這『金錢就是生命』

的時代，固不能使所謂『無產階級』的人，人人都有機會得到一份高深學問但心裏則務必使他趨向『不須多錢可以求學的路上去』自修大學的學生可以到校裏來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裏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種店舖裏，團體裏，和公事的機關裏研究，比較官式大學便利得多，花費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既如上說，那麼自修大學的內容怎麼樣呢？現在說一點大略於下：第一，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自修大學裏面的『圖書館』就是專為這一項用的。第二，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各種研究會的組織，就是專為這一項而設的。第三，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第四，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志願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最後要說自修大學在湖南的必要了。諸君，湖南不是至今沒有一個最高的學術機關麼？省立大學在最近期內之必無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過是一個官式大學，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資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萬湖南民族，他們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衝動，將如何去表現出來，發揮出來呢？湖南人儘管是峥嵘活潑如日方升的，儘管是極有希望的，但使沒有可以滿足其精神的欲求而發揮其文化的衝動，湖南人到底有甚麼意義？說到這裏，便覺得湖南人有一種很大的任務落在他們的肩膊上來了。甚麼任務呢？就是自完成自發展自創製他們各個及全體特殊的個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學之設，竊取此意。事勢上雖不能和湖南人個個發生關係，精神上必要使他成為一個湖南全社會公共的學術機關；雖不能說一定有很好的成績，但努力向前，積以年月，相信總有一天會達到我們的目標的。

該校現暫設文法兩科，文科裏面的科目為中國文學，西洋文學，英文，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新聞學，哲學等。法科裏面的科目為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這些都載在該校的組織大綱內，和上面的宣言同時發表的。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許崇智回粵軍隊在大埔與洪兆麟部衝突，洪令所部退讓。

●北軍盧金山開始向川東巫山進攻。

同　十七日

●曹錕吳佩孚及直系六省督軍請中央任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

同　十八日

●美國駐京公使與外交部議克門案，要求撫卹道歉及嚴懲負責軍官。

同　十九日

●福州二次閩局善後會議，決定請林森退省長職，任全省公路督辦；促薩鎮冰接任省長。

●天津會議進行倒閣。

同　二十日

●正太鐵路工會被直隸山西兩省當局勒令解散。

同　二十一日

●孫文自香港回廣州，稱大元帥。

●安徽旅京各團體對蘇督齊燮元與馬聯甲共謀推倒許世英及薦呂調元長皖事，通電反對。

同　二十二日

●政府因孫文已回粵，又有人醞釀最高運動，特下令申明：『在憲法未公布以前，凡屬國民應共遵守約法。』

●令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着內務交通兩部會同查明核辦。

●派高凌霨兼任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會長。范源濂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並更換京師地檢廳檢察長。

●徐紹楨奉孫文令繼胡漢民任廣東省長。

同　二十三日

●孫文指定在粵各軍防地，令即移防。

同　二十四日

●派谷鍾秀籌備膠濟路贖路事宜。趙守鈺爲西北國道籌備處處長。

●謝文炳奉孫令襲擊樂昌沈榮光軍，被沈擊潰。

●孫文通電表明回粵宗旨，並任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

同　二十五日

●河南招安土匪潘占魁等二千餘人在舞陽變亂。豫復匪熾。

同　二十六日

●許崇智電汕頭商會勒供餉銀，駐汕尹驥軍派隊堵截許軍。

同　二十七日

●財政次長淩文淵回參事本任，以蘇錫第繼任。內務次長劉馥回參事本任，以王嵩儒繼任。

同　二十八日

●孫文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駐滬，爲辦理和平統一代表。

●司法部更換直隸湖北高級司法人員，兩省司法界以命令違背約法，拒不接受。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

●土耳其取銷協約國軍艦不准留駐斯密那之禁令。

●巴黎大使會議接到美末爾革命政府業經取銷之消息，即決議許立陶宛享有對美末爾之主權，而附以若干條件。

●德國宣布暫不以機器等物送交法比；賠償委員會認此亦爲德國失信之一。

同　十七日

●愛爾蘭舊共和軍開會，組織中立會員聯合會，獻議臨時政府及黨軍領袖，兩方休戰一月。

●愛森市長夏佛因阻撓運煤赴法，被法當道判決監禁兩年，罰鍰一千萬馬克。又愛森治安警察被迫解散，軍民領袖受逮甚衆。

同　十八日

●愛爾蘭臨時政府自本月九日下大赦黨人令以後，黨人降服者頗衆。

●法國裴郁將軍與萊因河英軍總司令葛德萊會商法軍借用英軍區域之問題。

同　十九日

●意皇批准意大利南斯拉夫條約。

同　二十日

●波蘭立陶宛二國各將爭端電達國際聯盟。其爭端蓋由十六日波蘭軍侵入國際聯盟所定界線，立陶宛軍俘波蘭兵六十名而起。今日協約國代表以美末爾割讓立陶宛之決議文送交立陶宛政府；

美末爾法兵及高等委員之辦事員皆歸國。

●英軍區域杜倫一帶鐵路，由英人轉讓法人接管路工不願在法人管轄下服役，即相率罷工。

同　二十一日

●杜塞爾道夫市長被逐，德人宣布全體罷工，以示抗議。法人在梅恩斯拘獲郵局總辦，郵局辦事人遂全體出局，交通斷絕。梅恩斯某銀行行長因違令被判監禁五月，梅恩斯各銀行皆閉門停業。吉森克成國家銀行雇員亦因行長被拘，全體停業。德政府向法英比政府嚴重抗議驅逐佔領地德員事。

●凱末爾及伊斯美同返安哥拉，報告洛桑會議之經過。

●俄國外交委員姬采林致牒立陶宛政府，謂勞農政府表同情於立陶宛。

●愛爾蘭杜白林各公署均爲黨人攻擊燒毀。

●南斯拉夫亞爾巴尼亞均遵守大使會議決議分占所給予之中立區域部分。

同　二十二日

●比相比使與樸蔭凱賚福煦上將會議決定法比共同接辦萊因河左岸及魯爾之鐵路。今日法軍沒收德國市政局存款一萬一千萬馬克。又德國解往英國之款一百二十五萬萬，亦被沒收。

同　二十三日

●法人裁去魯爾全境稅關之德員而以法人代之。

●南愛爾蘭大索黨人。

同　二十四日

●波罕商會被法軍搗毀，宣布全體罷工。魯爾地方之德人被拘者，迄本日止，已達三百九十五人，此外，尚有平民九人被槍斃，十三人受傷。

●美總統請參議院允准美國加入國際法庭，附以保留條件。

同　二十六日

●法軍爲使稅關監查嚴密起見，佔收梅恩斯柯洛美可白倫茲三處之土地。

●美國總統所提加入國際法庭案，參議院議決延至下次議會討論。

●英法意各國通告安哥拉政府，願各留一艦駐斯密那，餘者均駛離該港。故土國驅逐各國駐艦問題完全了結。

同　二十七日

●美國基督教會聯合會撰文致十五萬教會主事者協力敦請政府參與國際問題，召集國際經濟會議。

同　二十八日

●美國參議院以四十八票對三十六票打銷久爭不決之商船津貼案。

原文献残缺